婦女雜誌



第十七卷

THE LADIES' JOURNAL

(Issued Monthly)

General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月一日初版

編輯者　楊潤餘　上海閘北寶山路五三八號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閘北寶山路第五〇一號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閘北寶山路第五〇一號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投稿簡章

一、投寄之稿或自譔或翻譯均所歡迎但篇幅請勿過長

二、投寄之稿望用墨筆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符號能依本誌之行格繕寫者尤佳

三、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詳敘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

四、文中如需圖表照片之類請用毛筆或鋼筆（勿用鉛筆）繪成清晰之圖黏於稿上譯稿中有圖者務請將原圖附寄

五、稿末請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六、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豫行聲明未載原稿亦概不檢還惟篇幅較長者如未揭載得因豫先聲明寄還原稿

七、投寄之稿經揭載後分三種酬報（甲）現金（乙）書券（丙）本雜誌

八、投稿揭載後其酬報種類及數目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商酌若投稿人欲自定者請於寄稿時聲明

九、投寄之稿經揭載後其著作權歸本社所有若本社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布者恕不致酬

十、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十一、投稿者請寄上海寶山路第五三八號婦女雜誌社啟

定價表

每月一冊　全年十二冊

零售每冊大洋二角

郵費　國內一分　國外二角　香港澳門劉公島八分

預定 時期	冊數	書價連郵費 國內	國外	香港澳門劉公島
全年	十二冊	二元四角	二元四角另加郵費二元四角	二元四角另加郵費九角六分

新疆蒙古及日本照國內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二角以下者爲限郵章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廣告價目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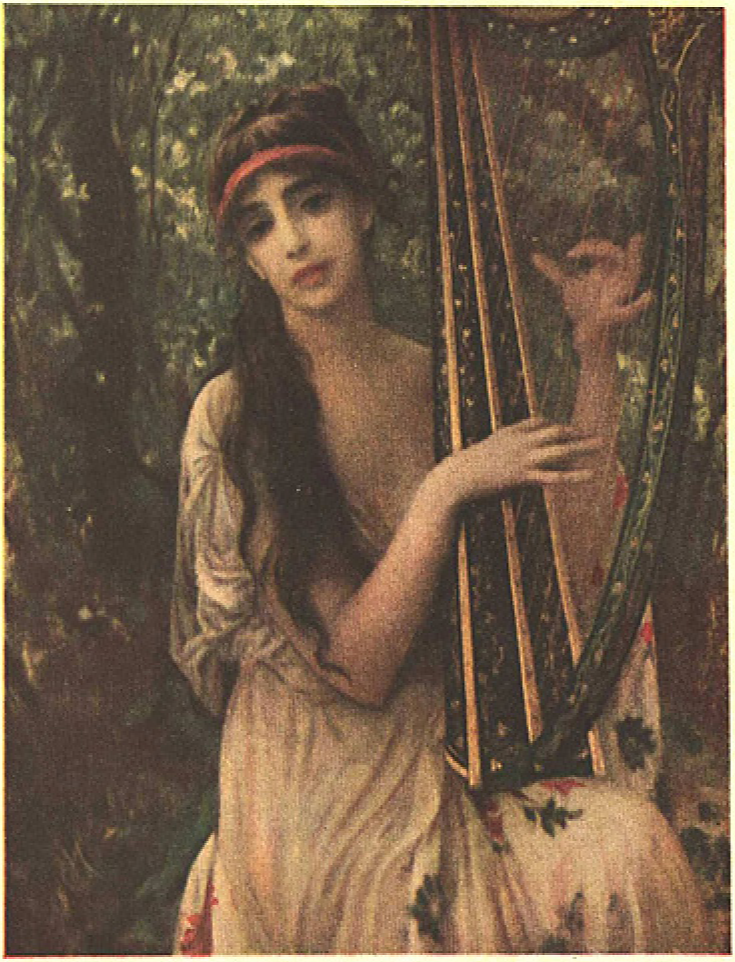
等第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七十元		
優等	封面及底面之內面	五十六元	三十二元	
上等	圖畫中	四十八元	二十八元	十七元
	正文前			
普通	正文中	三十八元	廿四元	十五元
	正文後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內「中國商務廣告公司」接洽　遠地函詢卽行奉復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信時務將

㈠定單號數　㈡定戶姓名　㈢在何處定　㈣原寄何處

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遵辦實緣定戶太多簿冊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奏琴的女孩 Hébert



德國女子的冬季健身運動〔一〕



德國女子的冬季健身運動（二）

德國女童的家事訓練



（一）



（二）

（一）擦皮鞋
（二）拭灰塵
（三）捧湯盤
（四）煮咖啡
（五）洗衣服



(三)



(四)



(五)

婦女雜誌 第十七卷 第十號

二十年十月一日出版

婦女勞動問題……謝曼 呂獻椒……二

本誌明年徵文……六

伴侶婚姻……忻介六……七

性妒與文化(J. William Lloyd)……黃石……一四

童話作法之研究……朱文印……二五

貓頭鷹與小孩(童話劇)(日本久保万太郎)……姜洪……三五

徵文當選 小家庭生活的經驗

幸福生活的基礎……cy女士……四三

愉快生活寄托之處……鏡瑀……四五

我們是愛好的……嘉光……四八
茶話……微萃……五〇
五里霧中（小說）（法國左拉）……汪炳焜……五三
蕃海中有永綠的晶瑩（詩）（德國海涅）……何德明……六〇
東京小品……盧隱……六一

婦女談藪

考古探險家安得羅夫婦的離婚消息……仲華……六五
日本中等女教員聯合與空前的大會……竹中繁……六七
全亞洲婦女大會的議決案……仲華……六九
世界網球女王海倫威爾斯的經驗談……仲華……七〇
本誌下期要目預告……七二
鬼池（法國喬治桑）（續）……陳君涵……七三
心病（長篇小說）（續）……李健吾……八七

徵文當選 秋令隨筆

秋楓點滴……劉恆女士……九三
秋之愁聲……游絲……九四
吃蟹……王浩英……九六
西子湖邊的秋色……珍……九七
星期日……宗植……九八
兒童身心的發展與健康……程瀚章……一〇一
醫事衛生顧問……程瀚章……一〇五


婦女雜誌
第十七卷
第十号

婦女勞動問題

謝曼
呂獻椒

女子專在家庭做事，是她們向來的任務。然而自從工業資本發達以後，社會上便造成了一般工銀勞動者；在這般工銀勞動者中有一部分的人便是所謂勞動婦女。那末，勞動婦女到底應該專門料理家務，而把工場裏的勞動作爲一種變則的或暫時的工作呢，還是也要和男子同樣地來擔負一切社會事務以應社會的趨勢？這是現在解決婦女職業問題的前提。

在目前的社會，我們所觀察到的，那種女子專門料理家事的家庭形式，已漸次的崩壞，而婦女也走到家庭以外（即工場等處）從事於各種社會的職務了。我們試想將來一般家庭生活變遷到的形式，最可顯得出的，就是勞動者的家庭，而且一般的家庭都要向着這等勞動者的家庭而變遷。換句話說，就是在一個家庭之內，只要是有勞動能力的，都要從事於家庭以外的職務。像向來那種專門料理家務，及養育兒女的婦女的家庭工作，在將來恐怕都要委託給社會去辦理。這種變遷必然地的還要由下層進展到上層。換句話說，在這個前提之下來考察婦女職業問題，以至婦女教育，婦女職業的開拓，其條件的改善以及家事育兒等社會設施的問題，必然的跟隨着發生。

一　婦女職業教育

職業婦女的增加，以及家庭生活形式的變遷，使婦女教育也必然要求根本的改革。這在我們一班關心婦女職業教育問題者，都是在那裏研究的。誰都承認，現在的小學校，應該給兒童以將來職業自立的必要的準備教育。會記得從前在美國，對於少年職業指導問題喧嚷一時的時候，紐約市裏面曾有過少年就業者的調查，這個調查的結果發見在該市內對於十四歲到十六歲的兒童，不但沒有介紹適宜於兒童的工作，卽使是介紹，而這種介紹也是十分危險的。就是，當時從事於工作的一般少年，如果他們的工作對於他們成年以後的職業缺乏相當的聯絡，而不給以各種職業上的訓練的，便不能使兒童來擔負。所以職業教育又是職業指導的先決問題。

在日本，雖然也高唱着職業指導，職業介紹，但對於這些先決問題，從來沒有加以注意。在中國的現狀，除了空口喊着提高女權，而對於婦女的職業指導問題更是少人過問。現在將婦女職業指導應注意之點，依個人的見解，列舉如下：

1. 對於婦女應該給以如何的職業?
2. 其職業的性質和條件如何?
3. 對於婦女職業應該如何準備?
4. 準備的場所怎樣?準備的費用怎樣?
5. 對於本人職業的性能和健康——就是適合或不適合的審查。
6. 最後才可以把適合者介紹於適合的場所。

上面六項假使顧不到,便失去了職業指導的真義。假使真實的講到職業問題,任何人都首先感到職業教育的需要;所以我們和中華職業教育社的職業指導者,時常討論着職業教育的改革。一九二三年,在第三次萬國婦女勞動大會中,就有獎勵女子教育和職業的特殊教育的決議。因爲婦女勞動是伴着從事於職業者的增加所發生的當然問題。然而這萬國婦女勞動大會,於中國可算沒有關係,這或者是因爲中國工業資本落後的原故。

在英國,加入勞動組合及消費組合的婦女教育的要求非常緊急,這是她們的政府當局者宣佈出來的。並且暑期學校,星期學校,對於她們勞動效果的增加,都有非常的有成績。就是沒有受過充分的學校教育的女子,而愛好文學,美術,音樂,和對於動物植物的研究或着濃厚興味的人也非常之多。而適應這種要求的,實在是成人教育的任務。在中國,對於職業婦女的教育要求,當然是同樣的。

二 婦女職業條件

婦女勞動者的數目雖然在逐漸的增加,然而一般職業還是多半被男子所獨占;因爲女子所能從事於那種職業的範圍有限,因此在報酬方面便不得不降低,這是婦女職業前途所橫着的一個莫大的障礙。換句話說,就是婦女運動的第一個目標,便要開放一切公私職業機關,要求男女工作的機會的平等,待遇平等。這兩個問題,一方面固然是女子職業上的能力問題,但對於使用女子的優是待我們應該要顧到的。所以雇用女工的工廠,必須男女公平待遇。再有,女子體質上因爲有所謂種族保存的重要任務,所以國家必須規定婦女職業的各種條件,以保護勞動婦女不爲使用者的營利的犧牲。

關於婦女職業的條件,雖然要靠雇用者的覺悟和國家的保護,但這不過是被動的;而職業婦女自身,無論在自衛上,無論在社會的幸福上,更必要作進一步的改善的努力。在歐美各國的婦女勞動者中間,對於改善勞動條件之目的的團體已達到。在北美合衆國,百人以上的婦女勞動組合,組織了美國全國婦女勞動組合聯盟。這個聯盟創立在一九〇三年,全國一共有十八個地方支部及委員會,並且發行她們的機關刊物,爲了婦女勞動運動指導者的養成,並且在紐約市設有勞動學院。現在將七個大綱記錄在下面:

1. 一切勞動者都要加入組合。

2. 對於同一工作，應該同一報酬。
3. 每日工作八小時，每週四十小時。
4. 依照美國的生計標準。
5. 女子完全有市民權。
6. 廢止戰爭。
7. 和各國婦女勞動團體密切的聯絡。

各國婦女勞動團體的組織，有國際的機關。所謂國際婦女勞動者聯盟，是產生於一九一九年第一次國際勞動大會的時候，在華盛頓開萬國婦女勞動大會，一九二一年在日內瓦開第二次大會時組織起來的。自從聯盟成立，第一次大會是一九二三年開於維也納，這聯盟的目的是：

1. 謀婦女勞動組合的發達。
2. 促進特別考慮婦女及兒童的要求的國際政策之發達，並審查國際勞動大會的議案。
3. 在關於勞動者福利的各團體內促進婦女勞動者的任命。

像這種團體的組織，在婦女界的職業中，無論如何是必要的。但事實上提高勞動婦女的地位，改善職業的條件，仍然不是容易的事。

三　婦女的眞正解放

所謂婦女解放，便是從婦女之社會的和法律（不平等的）的屈從的境遇中解放她們，並提高她們的地位。然而事實上女子向來是因於家庭的雜務之中，終日困守家庭。所以克魯泡特金說：『所謂婦女解放，不僅是要替婦女開放大學，裁判所，議會的門戶，而且要從家庭的洗濯烹調細事之中解放，使她自由把女子託付於理想的教養所而去參加社會的生活。』換句話說，婦女解放的第一步，便是家庭改造，關於家事育兒的家庭輔助機關的整備。

一　家庭的改造

在現代世界，幾乎可以說，一切的職業都是在家庭以外去做的。任何人都有這種經驗，像舊式家庭，對於家裏人出外做事是感到十分不便的。特別是在婦女從事於職業的時候，更是困難。而向來的舊家庭，都不能滿足這要求。所以要使婦女就職業便當，根本須改革家庭。因此我要連帶的討論：

二　食事社會化

在家事中，需要勞力和時間最多的，要算是每日三次的烹調。而且因爲男子幾乎完全沒有養成烹調的習慣，所以當婦女出外做工的時候更感到困難。勞動婦女因爲擔負着她職業與家事的兩重負擔，對於她的健康上有很大的妨礙，這是現代一般的狀態。而對於這種現象的救濟，使男子也擔負一部分的炊事，這也是一個辦法。但最緊急的，却是在能夠使炊事由複雜而變成簡單。

在電器昌明科學進步的現代，每日對於複雜的炊事要費去許多

時間和勞力，是很不經濟的。假使每週烹調一二次，將烹調好的東西設法保存起來，以爲一週的食料，這樣在時間和勞力上計算起來至少可以多出三倍的餘裕。如用公共食堂也是一個方法。

在美國有公共食堂，對於晝間從事於勞動的婦女極爲便利，但一部分的人反對這種公共食堂，以爲它能够使家庭生活的興趣減少。他們以爲由主婦之手所烹調的東西，更能增加家家團圓之樂；然而對於主婦過於勞苦的犧牲，他們却認爲不關緊要。其實一家族同圍於一桌之上聚餐，是很可以辦到的，這是我們在飯店裏的經驗。美國是這種簡易食堂最發達的國家，對於勞動婦女的飲食非常便利。這就是炊事社會化的最好的例子。我們要完全去除家庭的瑣事，是完全可能的。利用像美國這種公共簡易食堂的社會化的炊事，便可以救濟婦女的過於勞苦。而在中國的勞動婦女，利用公共簡易食堂，是十分相宜的。

三 育兒社會化

不但是炊事，洗濯，掃除等等的家事也常使婦女過於勞苦而不得自由，還有育兒，對於婦女的職業也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在許多場合，我們常常看到寄養嬰兒的事實；而寄養嬰兒的結果多半是不良的，這是我們的經驗。再有托付於一般育兒院，育嬰堂，結果也和寄養嬰兒一樣的不良。然而這並不是說育兒一定要母親在家中負責。有一般學者認爲育兒是母親最高貴的天職，而反對婦女出外就業。我們當然不能否認母親育兒的重要，然而依現代的趨勢，職業婦女將一日一日的增加，是很明顯的，而母親養育子女，也並不是她一生的工作，實際上是只占着一生涯的某一時期。在職業婦女，一日托付於他人幾小時是最妥當的。這和寄養於育兒院截然不同，寄養於育兒院往往母親對於嬰兒不能負責。而育兒院的育兒是職業的，母親的育兒是天性的，情感的。纔之不全然把母子分離，而只是在母親就業的時間付托之於他人，這是勞動婦女的一個安心的方法。像這樣的托兒所，在歐美近年來已增加得不少，然而劣點很多，不能給人信賴。如果能以有關於育兒科學的知識和經驗的婦女們來研究托兒所，組織托兒所，那我們可以相信一定要比單靠一般做母親的本能作基礎的那種育兒法，更安全得多。一方面由托兒所代她們保護兒童，一方面再使一般母親共同研究育兒的科學方法，這更可以改善向來那種單由母親獨斷的育兒法。這樣包括着雙重的利益。

由歐美的觀察，今後的社會單賴家庭中個人的力量來養育兒童是不可能的，無論怎樣，必要社會的協力。換句話說，我們認爲兒童養育的社會化，是現代社會的一種趨勢。況且不僅是兒童養育方法的社會化，就是養育費也是要由個人負擔轉移到社會負擔。自從世界大戰以來，歐洲諸國的家族保險制度外形雖沒有標榜，而實質上已明顯的有了這種趨勢。關於育兒社會化的設施，除了托兒所，家庭保險之外，尚須設有兒童康健所，牛乳及他種營養品的供給，兒童病院等等。待這樣的社會產生，設置漸次完備，則不但可以促進一般兒童的幸福，即對於勞

動婦女的負擔也減輕了大半，而使她們能安心職業。

關於婦女的職業問題，有幾點是很重要的，要使勞動婦女成爲一個獨立的勞動者，和男子享受同等的待遇，使用社會的一切社會設施以尊重母性。社會整備關於婦女教育的設施及家事育兒的社會設施，保護婦女身體免爲營利的競爭的犧牲。勞動婦女，因個人及社會的必要，必須以團體的組織貫徹其要求。更須男子承認女子的人格，並使之向上發展，改良家庭生活的形式，而使婦女樂於社會的服務。因爲婦女勞動不僅是經濟上的問題，同時是自身表現的一種方法，也是人類進步的必要條件。

本誌明年徵文

職業婦女的經驗報告

女子學校的批評和介紹

新式婦女的奢侈調查

婦女的文藝創作

△上四項徵文簡略說明載本誌八月號

△徵文改訂辦法三條載本誌七八月號

伴侶婚姻

——關于美國現時的婚姻的不安——

忻介六

像近年美國討究「家族研究」及「婚姻論」這樣喧嘩的事，怕是空前的罷！我們每月拿到美國的圖書出版月報，在社會學及社會政策欄內，總沒有一次沒有這種新書出版的廣告的。什麽「家族之崩壞」，「現代家族」「婚姻與國家」「婚姻底破產」等等，幾乎觸目皆是，實使人有「總找不到在這以上的更流行底題目了罷」之感的。這個事象的確是表示現代美國底婚姻不安底明顯的兆候。

獨身者逐漸的增加。據一九二〇年底統計，滿二十五歲至滿四十四歲的美國白人男子中，其四分之一以上爲獨身者；而同年齡底女子獨身者，也超過全數六分之一。這雖然其中有種種底原因，但女子底教養及經濟的獨立力增高了的事，的確是其一個重要原因。據某書的著者說，假若我們向 Old Miss 問：「你不結婚嗎？」若被問的女子是忠實的，那她一定這樣的回答你的：「因爲我還想再稍享樂些，然後結婚。第一我自己想做的事情還很多，還想到外國去旅行，還想……」，假若被問的是稍喜誇張的女子，那就要被她這樣的一蹴了：『我這一生中是決不結婚呢！』

而且，在生活之路上隱伏着「生活難」底明礁。從前底女性可以因生活而結婚；但是現今底女性不得不因生活而不結婚了。從前曾有「飯票結婚」（Marriage for meal ticket）底俗語，在今日底美國，這種結婚已不流行了。不已不能流行了！而且這俗語底本身，也已成爲 nonsense 了。

還有，離婚率底增加也很激烈顯著。「結婚難」旣是這樣的高潮，再加上離婚率底激烈地增加，所以獨身者底增加，是吾人所不能想像地增多了。一八七〇年有一〇、九六二件底離婚。至一九二六年，增加至一八〇、八六八件。由一萬件而增加至十八萬件，這怎不使人吃驚呢。而其總人口，在一八七〇年約爲三千八百五十萬人，一九二六年約爲一億一千七百萬人，大體祇不過增加三倍。

因爲美國是因了「邦」底不同，而其離婚法底嚴弛各異的，所以產生出由離婚煩難底邦到離婚簡易底邦，行與新婚旅行相反的離婚旅行底人們，也是當然的現象。傳說舊金山（San Francisco）底旅館業者間有在內華達（Nevada）——內華達是有名的簡易離婚州。

——底關口建設離婚旅館之計畫，這怕不至於完全是虛話罷。在某日底報上，有"Says chief industry of Reno is Divorce"底題目，值得吾人注目的。里諾（Reno）是由加利福尼亞（California）底薩克剌門托（Sacramento）出發，"火車入內華達後最初停留底一小都會，在這都會內並沒有什麼工業或古蹟可以引人注目，祇不過在近來爲「離婚工場」（Divorce Factory）或「世界底離婚首府」（Divorce capital of the world）而頓享盛名的。據說近年來每年有二二〇〇組底離婚，而這離婚工業，惠賦於累諾市底二萬住民底金額，每年實在三百五十萬圓以上。全美底需要離婚者，皆跑到這小都會去，這個情形實是壯觀，且據說其中混有不少著名之士。

結婚困難，而離婚容易了。但是人底性的成熟底法則沒有什麼顯著的變化，就是生理的成人期仍舊無變，而經濟的成人期較前遲了。或者可說生物的慾望仍沒有變化，而社會的欲望變遷了。總之，在生理上應結婚底青年壯年男女，在社會的制約之下，不得不過獨身生活，因此所謂風化問題，在社會上就成爲一個重要底問題，也是當然的罷。在 Changing Family 底著書中，菲斯克（Fiske），這樣的說着：『因了青年男女拜慕之風底激增，就有不少的都會致不得不閉鎖共同墓地，這個事實實是很可寒心底現象呢』

現在有 unmarried union 底話，就是「未婚底夫婦」底意思。道是雖然想結婚，但不願擔任由結婚所產生底責任及負擔底人們，祇了賣淫婦及其他不自然底手段的結果，而到達底一個事實。尤其是在學生及有教養底自活者間，此風甚盛行。一般底人們當然非難這種風習，而加以不倫，墮落等等底惡罵。但極力反抗這批判，進而大唱「未婚夫婦」底合法化的，就是審判官林得西氏（B. B. Lindsey）了。這就是所謂 Companionate Marriage（可譯爲「伴侶結婚」）底問題。

這個 Companionate 最初用爲這種意義的，是一九二四年五月發行底「社會衞生學雜誌」中底乃特氏（M. M. Knight）底論文了。但把這字用得更精確，而提供爲世間活躍的題目的，就是丹佛（Denver）底家事審判廳審判官林西了。他因宣傳自己底思想而行講演旅行，更因欲使其效果確實強大，而於一九二七年著"Companionate marriage"一書公世。

他說：「Companionate marriage 在我們美國，已是一個不可隱蔽底社會的事實。這是應尊重底事實。聰明底人們皆巧妙地避去世俗間底批評，在到處實行着避妊，而且任心所欲的超越法律，相互共謀以達到離婚底目的。恐怕將來他們也要這樣的繼續下去的罷」無論如何想用許多禁止的立法去阻止牠，但這是絕對不可能的。」所以無寧進一步去：「捨去如我們今日虛裝着甲而實行乙的僞善者的虛擬」，而同時，「把在今日爲熟悉科學的避妊法，因欲離婚而能請熟練的律師的智識階級所獨占底 Companionate marriage，使一般的人們都

能合法的公然的利用。——尤其應使最需要這制度底貧民及社會的落伍者，能敏活地利用牠。」

簡單的說起來，就是在今日的時世，結婚難及婚姻不安等，也是不得已的。或者有人說：在未具備如從前底維持結婚生活底能力之前，誰都應抑制性生活的，但是現代美國底生活苦實在過大了。因此人們已不行如從前的結婚家庭，換句話說，就是：不擔任結婚底社會的經濟的負擔，而僅努力於求取其實質的。這個事實決不能單以一句風紀墮敗的話來責罰，而實發源於深刻的社會苦的。這在法律上道德上無專說是正常的，而應樹立新規範的。所以林西審判官下了這樣的定義：「所謂 Companionate marriage 是允許合法的避姙，且賦與不付扶養費的同意離婚底權利於無子女底夫婦的合法的婚姻。」

林西審判官所著的"Companionate marriage"是四百頁字很細小的大著，但其中一半以上是寫着表示現代美國家族生活暗黑面底實例。他在丹佛家事審判廳積幾十年底經驗，而痛感從來底家族及婚姻形式到底不適合於今日底美國的。三角關係，四角關係，在今日美國已等於日常茶飯。而據他底觀察，這實起因於社會及法律者不允許結婚已失敗者底離婚之故。有些人們說：「離婚毀壞家庭，」這的確是事實。但是實際並不是離婚毀壞家庭，而是已毀壞了底家庭產生離婚。即使離婚是破壞了一個家庭，但由這破壞了一個家庭底離婚，而能成爲製造二個或三個底完全的家庭底原素的。——林西這樣的說着。

他又舉了如下的一個例子：「一對夫婦在長遠之間很熱心的想克服不幸底初婚，但終致失敗而離婚了。而現在這男人已娶了新妻，成爲有子女底圓滿的家庭底主人，而女人也嫁了人，成爲過着快樂的生活底母了。而且這女人的新丈夫也是於初婚失敗了底不幸者。」所以他的結論是這樣：「三個幸福底結婚代替了二個不幸底結婚！」

或者有人要詰問：「那末這不是與野蠻人底試驗結婚一樣了嗎？」或者有種人要嘲笑：「這不過是淺薄的自由戀愛論而已。」林西氏對這二種見解，很起勁的解釋其間不同之點：「所謂試驗結婚，所謂自由戀愛，其實不過是名稱的不同。試驗結婚就是利用法的形式底自由戀愛。……在手段上「伴侶結婚」與試驗結婚雖有幾個共通的形式，而在本質上是不同的。這二種結婚普通都實行避姙，且承認同意離婚。沒有子女底夫婦在需要離婚的時候，就毫無障害的脫除婚約的。但這二種結婚者承認並不是約定如普通人們結婚的時候所立誓永遠底成功的事實的。這二種結婚除非如上述的共通點之外，就沒有了。這是因爲這兩種結婚底重點，——尤其是心理的重點不同的緣故。……而且「伴侶結婚」雖然也如在試驗結婚似的承認『危險，』但常在強烈地努力於克服絕滅這危險的。這決不是因了浪漫的熱情降下，而就追求離婚的。……乃如上述了似的，伴侶結婚雖然與試驗結婚有手段的共通點，但法的手段決不能製成婚姻的。能製造婚姻的，祇是其精神與意圖。而「伴侶結婚」即使在技術上是相同，但在本質上與試驗婚姻。

完全是不同的。

全美對這 Companionate marriage 底反響，大體可分爲三種。第一是反對說。第二是贊成說。第三是並非不贊成，而以爲不能這樣簡單地由這種制度而除去今後底結婚不安的，可說是不滿說的。因爲與論決不能由其所出版底著作册數及頁數來決定其強弱的，所以在現在尚不能明瞭在實際上究竟何說爲最占優勢。但是在關於性底社會問題，好像有：雖關於其他問題抱急進主義底人，或自己自身雖嘗極急進的性生活的人，大抵都還是傾向於保守主義的原則的，所以在美國對 Companionate marriage 的批評，恐怕是第一底反對說最強有力罷！而且這種口吻的言說時常可以看到。

所謂反對說也有多種。有些人以爲這是違反人類文化的獲得物底一夫一婦制底原則的。也有以優生學的立場加以反對的。也有人恐因此達於風紀頹廢至不可救濟的狀態，而加以反對的。也有人主張：如今日這樣的快樂主義的人生觀，結局致社會滅亡，所以應振興特種的教育，如這種助長快樂主義人生觀的思想及制度，完全是如「源不深而欲流之長」的無謀之舉。有名的格羅夫史（Ernest R. Groves）自己雖標榜爲不偏左右底中正說；但他反對「伴侶結婚」說「婚姻與家庭今日所需要的，並不是其代用物，而是婚姻與家庭能更充分運用底社會的地位。」還有菲斯克（G. W. Fiske）雖然也承認今日底深刻的結婚不安，有改良家庭生活底必要，但否認林西底主張，說：「林西因爲職業上底關係，不免過於知道了悲慘的夫婦的，他的建築於偏僻的個人的經驗上底主張，決難得其正鵠的。」這的確是欲正確地批判這問題的批評家所應充分考慮的一點。就是：「伴侶結婚」是目擊無數的病的婚姻底人底主張，雖然看來是很有強力的證據的，但不免有把病理的現象當作生理的現象的危險的。

贊成說者底意見與主唱者底見解相同，在此無重述的必要。里德（Ruth Reed）在他的近著 "The Modern Family" 1929 中敘說「伴侶結婚」底必要，說：「伴侶結婚第一適宜於不願變更職業及不願放棄已習得底工作的職業婦人，第二適宜於無力負擔家庭底費用的男子，第三有使不願擔任家庭的負擔的青年男女，由這種無拘束的結婚，而消滅不規則的諸關係底效果。」

保守派的人們也有主張不滿說的，但在這時候，大多這不滿就變爲不贊成了。而在急進派方面底不滿說，在次善底意義上，已與贊成說合流了。如卡爾味東（V. F. Calverton）可說就是其代表者罷！他說：「從來底性道德是由男女別而規定底二重法典，近代工業文明，尤其是女子底經濟的進出，使對這種道德律底二重性起反逆，在今日全世界已達到「性革命」底緒端，而同時是正在摸索新道德底當兒。而林西審判官底所謂合法的伴侶結婚，可說是舊道德與新道德間底過橋的。」他又繼續的說：「伴侶結婚決不是能解決性問題的好方法，不過是如噴火口上底一張薄紙而已。不過由他所喚起的興味，可使人們明瞭地

看到通常由婉曲迴避所隱藏着的性生活上底矛盾的。所謂 Companionate marriage 底一語，不過是因爲夫婦應常是伴侶的，但從來底婚姻常產生非伴侶底夫婦，而對這「非伴侶結婚」（Uncompanionate marriage），林西等的人們發了義憤而創造出來底名詞而已。但是即使非伴侶結婚消滅殆盡，人底自由與幸福也仍沒有被完全保障的。」他的結論是：「欲永遠獲得新社會的最發底自由，祇有在階級消滅，經濟的爭鬪及產業的帝國主義告終底日子，纔可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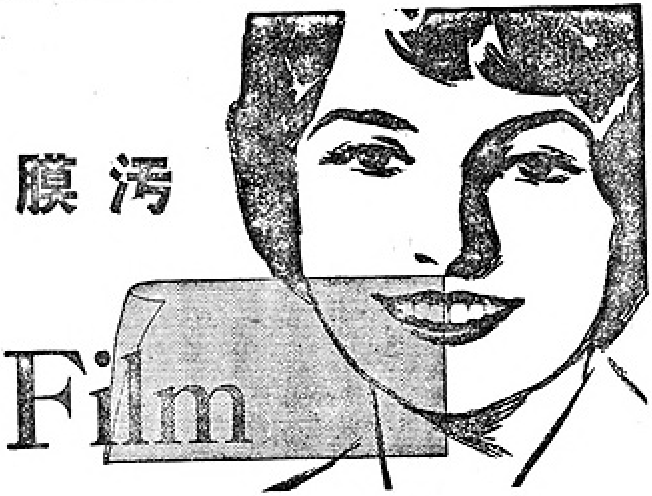
現代因爲經濟生活底進展，遂達到結婚問題底事實，是誰也不能否認的。美國在最近已達到能討論——不！不是達到不得不討論這問題底地點了。在現在尚未達到這地點底我國，在今日沒有來討論牠的必要，也沒有討論底資格。但這一定是明日底中國，或明後日底中國底我們底問題，這怕也是誰都不能否定的罷！

婚姻法，尤其是離婚法，在幾世紀來，以保障儒弱底「性」爲中心任務，而遂其發達目的。在女性幾等於「物」底時代，離婚法與物權法是一些沒有什麼差異的。但到了看做女性是弱者底時代，纔產生了制限離婚底法律。極力阻止獨占生計之鍵底男性捨棄女性，就是離婚法底使命。但是假若到了爲生活於社會的人底女性，不劣於男性底時候，是怎樣呢？難道法律還有把想脫離底夫婦無理地束縛着的必要嗎？這在美國已成了一個問題了。林西審判官乃是對這提出了一個答案的。即使在美國這個答案被認爲合格，但在還沒有觸到這個問題的我國，是決不許無端模倣的。因爲還祇給與我們以最初步的問題的緣故。在這點上我們決不能與現在的美國並論的。至少在女性底社會的進出未十分猛烈，其社會的地位未與男性接近之前，在性的社會問題上，是決不能與美國同列在高級生之隊伍中的。但是我們不可忘卻低級生總有一日能成爲高級生的事的。

離婚法有二個重心點。一個是儒弱底「性」底社會的保護，另外一個就是保育出生子女底問題。所以若在社會生活已失去了「性」的優劣，給與無子女底夫婦以離婚底自由，在法律上是不發生什麼礙障的。美國底自由離婚論就是以美國已到逹這境域底事實爲前提的。所以林西也以「無子女底夫婦底同意離婚」爲 Companionate Marriage 底要素的。托爾史泰在活屍中所主張的是什麼？就是正當的自由離婚底理想。但法律實恐懼這個理想，或者在高級生是能解答的問題，而在低級生是不能耐底課題。這恰如在大人有益的書，在兒童未必一定是有益的一樣。

能毫無障礙地行同意自由離婚的社會，至少非是無優強底「性」與劣弱底「性」的對立底世界不可。現在的我國與這個世界尚有很大的距離。但我們可以相信：這決不是我們不能達到的社會。

Companionate marriage 是今日底美國底問題，不是今日底中國底問題。但是有爲明日或明後日底中國底問題的可能性，怕是誰也不能否認的罷。



去除污暗之污膜 足使齒牙潔白

污膜使齒牙變色而傷齒
牙醫用特別方法以除之

吾人之齒牙若不潔白光亮請勿擔憂十有八九祇因齒上滿被陰暗之污膜污膜吸收食品與烟草中之污質而使齒牙現污暗之色污膜黏附於齒上堅凝成爲牙垢數千百萬微生蟲即繁殖於其中齒上有微生蟲與牙垢即易釀成牙槽流膿症欲除污膜請用特製除膜牙膏名曰必素定此牙膏之作用能使污膜凝結易於除去而無損於齒上琺瑯質舊式牙膏決無如此同樣功效試觀真正潔白光亮之齒即知必素定功效之神速必素定不含灰石或粗砂用以洗刷幼童之嫩齒毫無損害

請受必素定牙膏之試驗

欲知必素定牙膏之功效者請購一管試之必素定乃牙膏中之聖品各處藥房均有出售或寄郵票三分向上海郵政局郵政箱一四一六號必素定公司索取樣品即有足以試用十日者一管寄奉不誤

The Pepsodent Co., P. O. Box 1416 Shanghai

Pepsodent

9-57-E

性妒與文化

——J. William Llyod 著——

黃石譯

這個年頭，我們披閱報紙，差不多天天都有因妒行兇的新聞。試問有多少人對於此種事確實表示憤慨的？我們自己就是有妒性的人，在心裏常常擁護這種「不成文律」就是在陪審席上，也常常替牠辯護。假如設身處地，我們之中也有不少的人犯妒殺的罪案。我們覺得妒殺是最可原諒的犯罪，或竟以爲不算是犯罪，更有以此爲一種公義者。此種精神往來於衆人的心坎中，自不免結出血淚的果子。這將會鬧到那步田地——這是文化嗎？

普通常說，妒忌是惡德，並且常加以唾駡，但是一經分析此種矯僞的唾駡便見得只有被認爲變起病態猜疑，毫無故實的妒忌，才受人指責。我們整個的兩性系統，俱奠立於認可人人視爲合理的妒忌心之上。而事實上，一切妒忌在表面上無一不合理。可以說沒有一次妒忌是無根的——因爲妒忌很聰明，彷彿有天眼通的本領。實則妒忌所要求的是排他獨佔的愛情。在無誤的表象證明愛情正傾注於己身之時，妒忌心便暫時休止；一旦同等無誤的表像，顯出愛情已不存在，妒忌心便遽然警覺，施行戒備了。關於愛情爲什麼引去，轉向何方，其新對象爲何，與那新對象有何關係等的忖度，或者會錯誤，但愛情的乖離或撤退，是根本的差失，這感測卻總不會錯的。

所有我們的情緒，歸根到底不外一種，就是自愛，妒忌就植根於自私自利的情緒上面。

自愛有兩個形式，一爲「自關」(self-relative)，即我們的自愛心正當地尊重自己的需要，及對他人權利的正常關係；一爲「自私，」即自愛心力圖侵掠他人以求自利，因而阻撓其較高的進化。正爲如此，我們一切情緒便有正常合法的，及損人利己的兩種形式。妒忌心亦然。

就正當的形式與程度而言，妒忌是滿心喜愛某一件寶貴之物，合法佔有，及保護那種寶貴之物及其所有權。其最卑劣的形式，便是佔奪所欲之物，不容他人問鼎，及堅執其自私的獨佔權。普通所說的性妒，（即兩性間的妒忌）正是如此——所求乎愛人的愛情及其寵錫，已經撤回，妒忌心就努力用強姦的手段奪回這些寵錫，（如不得愛的同意，而強索愛情的寵錫，是謂強姦）單獨佔有，並且阻止其自由施予於他人。

此種妒忌的動作，亦有所謂合法的答辯爲根據，現在我們得審核這種理由，看牠對不對。

動物的結合，是雌者邀請，接納，同意。倘若雌者一脚踢開，倘若她施愛於另一個較合意的雄者，都沒有法律妨阻她。那麼，雄者的妒忌，便等於努力自表值得雌者之愛。動物既變成人類，不久就成爲戰士，凡戰士皆擄掠奴隸。於是乎他們就擄掠女奴，用暴力強姦及保護自己的獨佔權，不讓他人來強姦。他的妒忌心，是奴隸主人式的。再進一步，便是各奴隸主人協議，彼此承認及批准這種關係。這麼一來，婚姻就成爲強姦的「許可，」經過一種禮式，成爲合法的權利——由宗族執行。❶

婦女變成財產了，替人生育如家畜，被人擄掠如戰利品，被人買賣如貨物，被人授受如禮物，被人看待如奴隸。一切都靠妒忌保護。

及後稍爲進化，婦女獲得一部分個人的自我性，通常要取得她的同意，然而一經由禮式給予及裁可，那麼，這種同意只可解作許可人強姦，（這就是說，縱使她不樂意，也得任人擁抱）及自動的終身爲奴而已。到了今日，我們剛才開始打破這個觀念，但牠的精神，仍與我們同在，只稍爲改變一下，許婦女也有同樣以男子爲奴的「權利，」所有現代妒忌的踰常和犯罪，都可以由此得解釋，我們仍舊用暴力或奸計佔奪所拒絕的；我們仍舊覺得有奴隸主人對財產的特權；我們仍舊把同意解作一經給予，便享用終身；我們仍舊習慣用傷害或殺戮來維護獨佔權。我們所信服的宗教，所責自私自利，但我們倒把自私自利推崇，神聖化及合理化了，視爲兩性生活最高超的美德；因爲兩性生活是社會生活的根本，故一切制度，動作與反應，亦必然的自私自利而行。兩性生活的侵掠欺騙，自私，獨佔，演成經營業務及政治上的侵掠，欺騙，自私，獨佔。流水斷不能高於牠的源頭。一個人如果自私地佔奪，及妒忌地保護對一個女人的性的「權利，」（其實這絕不是權利）自然也一樣的自私地佔奪及妒忌地保護一切他所能侵佔的對隣人的法律上的特權，以及他的國家對別個國家的不平等利益了。我們的性生活，愚弄了我們的宗教生活，乃至一切社會和政治關於自由，平等，及四海同胞的抗議。

文化是一個很廣泛的名詞。大家都愿意自稱爲「文化的，」到底是嗎？什麼是文化，什麼是野蠻？文化豈不是指人們互爭私利的社會狀態，文化豈不是指人們誠心合作以求公益的社會狀態嗎？建基於刼掠之上的社會，可以叫做文化的嗎？野蠻的標語，豈不是侵掠和獨佔嗎？文化的標語豈不是自由與服務嗎？

今日的國家，彼此妒忌相同。彼此都知道異邦是侵掠的，牠的政治家都是善於欺詐的，一有機會就佔人的便宜。國際間存着深刻的憎恨，極度的不相信任。在本國內呢，人人各警備及不信任他的隣人；沒有一個人能够高枕無憂的。在這個基礎上，那裏能够有文化呢？然則這何由而來？淵源何自？人生萬事除了性之外還有別的淵源嗎？

華爾特・惠特曼(Walt Whitman)說得好：「兩性包含一切。」

我們都是從性生出來的。性是我們嬰孩期的種子，土壤和氣候，今之心理學者皆知幼年生活的印象有極深的意義。背逆本意的母親，豈能產生佳兒，豈有不受她歡欣之愛的大氣所包圍之理？父母家庭裏的空氣，在幼年的教育上是最恆久最強勁的勢力，絕無例外。假如父母之中，一個是暴君，一個是奴隸；假如家庭間有惡毒的妒忌；假如其間滿是欺騙，戾酷，虛僞，兇暴，謀利，憎恨，投機，貪慾，物慾，此等事在兒童易感的心版上，豈有不鏤刻深痕呢？反過來說，倘使母親甘愿受擁抱，甘愿產孩兒，懷孕之時，時時刻刻俱以溫情蜜愛的放射勢力培養腹中塊肉；倘使家庭中常充滿父母恆常真誠相愛的空氣；父母之間，無一須靠法律維持；除自由與真誠之外，無所謂權利；沒有謊言；沒有投機；沒有齟齬；各自動的謀對方的利益——這些也不能沒有印痕刻在孩子的心版上吧？等到後子長大成人，入世與長成的人相處，你想創造文化的，都是那一種孩子呢？

文化必始自兩性生活的精神，倘若已經開始了，則我們必須牢記，文化生活的精神，是自由與服務。文化的存在，須造成美而健的人類，並且常常促進他們的最高幸福。從觀察可以證明除了人類是自由，安全，且受四周的人慈心服役，結果彼此都得自由安全與慈愛，便非幸福。

今日的性生活，托根於一種理想，法律與輿論俱致力維持那種理想的「形式」。這理想便是自選一個愛人，而終生以真誠，永久不變的愛情相黏合。這是理想，倘能真誠地實現，寧非人類最美滿的關係？

但不幸人們從來不着重「真誠」二字。須知若果堅執要真誠，則常致解除關係，社會及其法律只堅執維持那種關係的形式，縱然真誠的內容已經消失，亦所不計。故社會上和政法上的妒忌，成爲種族性生活的精神，而真誠反受嘲笑，阻礙，無人相信。

戀愛是歡樂的互相服務，但強令不樂意的人服務，便是奴隸，在各方面大家都承認此理，唯獨性生活一方面，卻不承認。最近文化的民族，今日俱承認真文化不能含有政治的奴隸制，然而奴隸制的真精神仍然暗中活躍，努力強迫人做不樂意的服務，並且造成及維持獨佔。不論藉何口實，亦不管用的是直接武力抑經濟侵掠，強國常假把「開化」後進的民族之美名，征服他們，縛束他們，彼卻於中取利。同樣的策略又復應用於國內較柔弱，較後進，較忠直的同胞——及努力霸佔一切自然界及人類技術的利益，據爲獨佔事業，以攫取利益。看透了這一切，便知道其精神與過程，恰好正是歷代的性生活與家庭生活所用的那一套，由此便認知一切都是從此起始的。這在家庭裏產生悲傷，憎恨，投機，疾病，物慾，在民族生活上自不免產生恐怖，猜忌，仇恨，不安，內戰及國際間的戰爭了。我們的宗教和民主的格言，因缺乏一種根本精神，一切都是空言。試返觀我們兩性生活的矯僞，便知其所以然了。

個人與民族，要想幸福，必要能盡量自由按照自己的本能天性的法則，去追求及達到那種幸福。他們的感恩和愛情自必流播及於四周同情及幫助他們的天性的人們了。實際幸福的秘訣和法則，是先解放

自己，次幫助他人，以達到相互的和諧；建基於相互的和諧及實際的幸福之上的社會，便是文化。自由是第一個步驟。

要知道今日的妒忌與自由，正立於兩極，此存則彼亡。

妒忌心始於最初的男性，以禽獸般的鬭爭，霸佔女性。在生物學上，這未嘗不是一種種族的益處，使最強最勇的男性繁殖，使柔弱者也變強了才得生殖——因爲這些鬭爭不特武器，或許很少致人死命。在生物學上，這是有益的，牠令女性選擇及容許最優的男性，用這種方法時，女性的選擇差不多自自然然就使女性受科學的謹嚴指引。

在生物學上，女性更非選擇最優的男性爲每個子女的父親不可，然而情形卻已經變更了。條件愈來愈複雜，並且也不全在物質方面。鬭爭已不能處決，因爲今日的人，雖利劍或手鎗，體質衰病的人，可以打敗最優良的人，最衰弱的人也可以生存。妒忌心從前拒卻情敵，等到他變强了才來反攻，現在卻一變而不自然地用法律幫助不適的人永遠拒適者於千里之外。今日的妒忌，已不是在公平競爭時決定誰是適者的那種妒忌，而是獨佔的妒忌，雖法律的特權而獲得及保持牠。現在倒是反乎生物學的，因爲牠阻止女性在發覺目前的配偶不適合時另尋較優的男性。

男子憑藉勢力或狡詐，守法或犯法，去霸佔婦女，而婦女一經被人這樣的擄掠，買賣，乞憐或欺騙，而勉強同意，這種事態，久已成爲風俗；及幾時代推進，婦女漸漸獲得同樣不公道的部分能力，以糾因男子，這麼一來，事態也只稍爲減輕而已。這就是歷史上的「婚姻」；其最劣者是女子完全做人奴隸，最好亦不過互爲奴隸而已。妒忌成爲欲情，雙方都肯定，及遵行這種奴隸制，認爲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是爲文化的基石。我們的整個社會，俱建於其上，且極力維持之——這種事實，矜誇的倒比否認的人多。

既知我們的兩性生活與家庭生活，俱植根於奴隸制，而我們的孩子，從小就受牠的影響，然則一切人間的關係，俱染有奴隸制的本然情態——侵掠，獨佔，殘酷，慈悲，或公然的憎惡與仇恨，又何足爲奇呢？水是從源頭流出來的。

人生不能專趨一極端。我們固然要有自由，但也得有秩序。——自由要均衡，非有一種紀律不可。但秩序不要太嚴——牠必須與自由諧洽，必須有伸縮性，可適應性，必須與我們的發展一同發展，並且適於發展——這才是文化的「秩序」；至於野蠻的「秩序」，則爲不能消化的頑硬果子，或爲健者的瘋狂衣，或爲奴隸的上鑰刀鋒。我們的秩序，當爲現時的常識，未來的先見。

等到我們開化了之後，我們就有常識可以見到愛情絕不是一件可以偷竊，買賣，驅佔，固着或藉法律佔有的物件，而是一種「情緒」，十分真實，並且說不出的強勁，但很神秘，不能言宣，並且完全不能馴伏的。不管牠原來多麼強而純正，牠常像一切情緒一樣，是很善變的。我們將有常識見到戀人同性格和臉相一樣，各各不同。至此，我們便有常識放

開雙手，知道法律對於愛情，一無所能，只數人雖知雙手必要放開而已。

花卉中有所謂季令之花，與經年不謝之花——季令之花只開一季，經年之花則四時並茂。人類的愛情亦然，有短期的愛情，亦有永久的愛情。但不能因愛情短促就說愛情是薄弱，不眞誠，不純潔，應受非難。季令之花是最美麗，最得人愛的花——同別的花一樣的鮮艷，可愛，茂盛，芳香。爲時很暫的愛情，有時倒是我們一生最銷魂最可紀念的事。試想強使季令的必須爲終年的，這種法律是何等狂易啊！今有一條法律說，因有一男一女誤以短促的愛情爲永久的愛情，就得永遠相羈，使成爲永久的愛——使短促的美，變爲長久的厭惡與憎恨，這也是一般的狂易。

結婚是一男一女同做情侶——捨此別無他意。大家都知道結婚與兒女，持家，共同做事，乃至同居，沒有必然的干係。我們又知道世間儘有眞正結了婚而不生育，或子女爲別人所生，或自己生有子女而交義父義母撫育的。又知道不結婚，無愛情，由強姦，及由優生學的實驗，亦可以產生子女。又知道那些可以眞正結婚的人，各有各別的居所，各別的職業，各別的進款，各僱工人服侍，住在旅舍，或旅行於千里之外。但我們知道愛情已受厭惡代替的，就沒有，並且不能有眞正的婚姻。那麼，爲什麼有這一類虛僞愚弄的事實呢？爲什麼呢？無非因爲這是古代奴隸制的停留，在現存的野蠻中仍然理想化罷了。

我們的一綫希望，就在乎現代的思想和本能的動作，差不多都無意之中正在反抗及打倒這個古代的婚姻觀念，要求一種較科學的較眞誠的。然而我們仍舊傾向於執着古舊的妒忌——私人的，法律的妒忌，獨佔要離棄我們的東西的妒忌，把持不肯同意於我們的人物，維持已失意義的形式。這在我們一切生活上，做出種種不公義和欺詐來。我們以守着一個軀殼爲滿足——不，我們心裏實在不滿足，如同對地獄和死亡一樣。

我毫不躊躇地斷言，假如不改良我們兩性生活的精神，文化便永遠不能達到。我們得創立一種新的妒忌——即使我們的性生活上之每一意念，每一言語，每一動作，都是眞誠不僞，及建立於絕對的戀愛自由之上的妒忌；因爲愛情之所以持久，全在牠是萬分可愛，令人不忍放棄，而同時又長是毫無束縛的。這種妒忌欲令子女俱由同意及愿欲，並照優生學的智慧而產生，在和諧的家庭裏長養。不管要付若干代價，我們都得這樣做，否則我們將永們滯留在野蠻狀態中。

倘若人皆知眞誠的愛構成結婚，那撤回了那種愛情，便自然構成離婚了。

倘若眞誠成爲婚姻的理想，而非強迫的持久，那麼，相愛的男女便明白彼此間除要求那瞬息間的眞實之外，便再不能要求什麼，除此之外，如「婚姻的權利」用服從或獻身的誓言來保證將來，亦不得謂之眞誠。他們的愛情，他們的婚姻，是恆常自由的同意，刻刻更新，一不更變就不存在。子女是自由產育的，愛情與和諧，把同樣的精神推而至於全

世界及一切關係上。這才是文化的根源，文化的中心，文化的秘訣。

倘使眞誠變爲婚姻的法律和證據「形式」便無關重要，亦無須制定法律了。假如一對愛人全心要一夫一妻相守；假如兩個女人同愛一個男子，又彼此相愛，及相愛彼此的子女；又假如兩個或幾個男子同愛一個女子，誰管得着呢？倘若處處都有愛情，自由，善意，倘若當事者個個都確實滿足，誰有工夫，誰有「權利，」只因後兩種在科學上叫做一夫多妻制及一妻多夫制，便橫加干涉呢？要是有自由，則到他們覺得關係不滿足之時，便馬上終止這關係了。眞誠美滿的，他們就許可，反之，就不許可。這句話有幾點得再細加說明：

在心理學上，因爲我們的根本愛心是自愛，所以當我們說我愛他人，實則是我們要擴大自我。愛是結合的元素，當我們說愛他人的時候，我們就覺得那個人是我自己的一部分——不論我們覺得是取他人來增益自我，抑或把自我去增益他我，都是眞的。這便是常從各個愛情關係迸發出來的那種奇異的佔有之感的基礎。我們覺得我佔有自己，是本能的感覺；把這個觀念推廣開去，假如所愛者是自我的一部分，則所愛者也被佔有了。故愛情元始的形式，恰與自由對立。一個男子爲所愛的女人存妒忌心，正如他爲自己的身體生命，及一切貴重的產業存妒忌心一樣。縱使我們確實自信完全把自己獻給他我，實則暗地裏正施行一種詭譎的自欺，我們只想用反乎公然刼掠的方法，佔有他我能了。這正如野蠻人獻身於部落與酋長，自覺爲其一員，並且在佔有部落與酋長，沒有部落與酋長的人，與野蠻人只差此一點而已。

人類其始純然是本能的，情緒的，與動物無異，其後理性出來拿私人的謹愼，與社會的成功的利害來控制此種本有的動物的天稟。由此發生「民型」[2]及我們稱爲道德或倫理的那些觀念和風俗，而歷史上每個時代的道德，均代表當代的社會領袖所認爲最能達到所欲的目的的風俗。故道德是可變的，進步的，每隨種族的變遷及其知識的增長而變動。但道德常管束原始的本能，情緒，且常管束其動作，須得把牠完全推倒。

除了自然爲種族的利益而出來干預的地方之外，原始的情緒似乎完全是自關的，或竟是自私的。強者爭鬬而掠取糧食，強者爭鬬而取得異性。本能是掠奪的，凡物俱恃武力而攫取及保持，沒有一物是大家共享的，自私是最高的法律。道德的初步，也許就是覺得勇敢勝於怯懦，故其所控制與壓倒的，必定是叫人屈服或逃避的那種本能。勇敢是最古的美德。

其後，更覺得聯結與團體合作，更爲安穩，強健，成功。——於是先從家族做起，也許先從母子間起，然後逐漸擴充至於部落。忠心與合作演成爲道德性，這麼一來，又要控制及壓倒原來的一部分自私心了。所有的德性，都是照這個樣子，用這個方法發現及發展的，亦正惟有這樣的道德生長，人類方能從獸性野蠻，半開化，而進化於文化之域。

自由這個道德的觀念，是最後演化出來的，自由的觀念，就是覺得

假如各個人享有自身及自身的能力，並且有不背一般人的安全與成功而享有這些的機會，則對於一般的福樂與個人的幸福都較爲有利——文化的實現，絕對少不了這個條件。這個晚近的造詣，其理由很顯淺。初民只用他的自由謀私利及規掠，對待其他一切人，儼然一種武器。只有到公義與同情的德性已經發生，才能安然承認自由，公義是要人利益均沾，同情是要人有苦同當。

蚩蚩者氓，尚未能承認相互的自由爲道德所必需，因爲這得先革除了一種較古的道德，即以一切福樂僅爲強者而設，而最大的幸福，乃由掠奪弱者，奴視弱者得來。但一般人都承認自由的理論，不過在實行上不明白，及反其道而已。在愛情上尤甚，因爲在這裏古代尊敬的道德習俗已經理想化，合法化，且爲人所享受，對所愛者都要求有「權力」及佔有權。於此，直到最近才有點道德的進步。自私心不但沒有侵犯，反而擁護牠自身及牠的理想，「權利，」法律，成見，風俗，以及極端特別的「道德」上之排他權利。他們用古老的心理學詖詞分辨說，要求排他的特別佔有權是一種美德，而不知其實是強姦。只需睜眼一看，便知歷代世俗所接受認可的戀愛生活，背後都以妒忌爲最高動機；處處都與個人自由，尤其是婦人自由的新道德相矛盾。

我們的家庭，我們的法律，禮儀，教會，文學，音樂，戲劇，乃至日常的言動，既充滿這種妒忌的觀念，又何怪乎那些自命爲「自由戀愛者」常常差不多不自覺及自欺地表現出來呢？他們已經克勝了怯懦，也許已成敢作敢爲的英雄；已經克勝貪婪，成爲豪俠慷慨；已經克勝趨械的私心，對於錢銀事已是十分廉潔；認識平常的奴隸制度是犯罪；然而對於極端真誠地予所愛者以完全自由，當爲一種沒有疑義的權利這一層，仍認爲怪異，不可思議的本然錯誤，混亂的開端。妒忌建立在過去一切時代之上，其本身又建立於過去大多數的制度上，要望人類一致超出其上，同今人對怯懦，貪欲，不誠實（這些都包含在牠內面）一樣的憎責妒忌，當然非經過長時期的教育及道德的發展不可了。

人類總必有一天把任所愛者真誠地自由，視爲當然，時時皆然，這種能力，將被視爲道德品格的標準，愛情的試驗藥液與憑證，但大家不要盼望這種道德的升格，立刻實現。少數已是一個大數目，目前只要有正直，同情，已儘夠了，但一般人在實際生活上，確能克勝妒忌心，這恐怕還得再等幾世紀吧。故此文化還得等候。

然而人生是自相矛盾的，牠建立於彼此間相反的必要上，我們的道德進化要求我們保存的一切本能與情緒，不會消滅，只屈從於一種較合法的功能罷了。妒忌的合法功能，是愛重，寶愛，及保障所愛者自由施予的愛情，但要認知只在確。是自由施予的那一剎依法享有才算，自由施予的瞬間一過，便不算了。新妒忌將必兼含爲所愛者這種寶貴的自由而妒忌，並且出力保護牠。

現今妒忌心的普通表像，有兩個形式，一爲「痛苦的」妒忌，一爲「攻擊的」妒忌。痛苦的妒忌，許是常見的。關於攻擊的妒忌，只需說明

一點，即這種妒忌常以防禦自解，因妒忌是我們所有的一切情緒中最等於欺騙，特別是「自欺」的。當人嫌惡及完全拋棄攻擊的妒忌之時，痛苦的妒忌便存在了。這種痛苦，與所愛者死後所感的痛苦相同——一種寶貴的東西已離開了生活，只遺下一個虛空——不過較爲尖銳而已，因爲人可以相信愛情不隨死亡俱逝，而在發生痛苦的妒忌時，則愛情本身已經死去了。此種痛苦，是人生不能避免的悲劇。但若果回心一想，所失的愛情，自有失去的權利，便可減輕一點；有眞誠慷慨的愛情者，想到所愛者或者會到了更幸福的地方，就反會得快樂。這好比公義要我們縱然不捨得金錢，也得還債，也不管我們如何急需金錢，亦無權希望不樂意施捨的人，把債當作一件禮物施予給我。同樣，我們也得擁護此人停止施愛於我，而施於別人的自由。設有兩個男子同向一個女子求愛，一個被拒絕了，不管這令到被拒絕者感受若干的痛苦，在現世決無人覺得被拒絕者有權破壞那被接納者，或殺害他。這痛苦是免不了的，必得忍受，誰都不負其咎。將來必有一天，人們應用同樣的邏輯去評論已配合的情人分離，一方撤回愛情，失戀者受痛苦的事件。這痛苦必要忍受，因無人尸其咎也。末了，假如人人都明白，並且時常都知道愛情會得停止，並且有人人所承認，社會所認爲合理的停止的權利，我們就會早作準備，這一定少受些痛苦；現在卻不然，人皆以爲愛情可以保證終生佔有，萬無一失，要是一旦撤回，便是過錯。

女人的妒忌同男人有分別嗎？本質上也許沒有。女人常比男人爲較爲情緒的，生活愈是情緒的，便愈近乎初民；故女人的妒忌心常比男人較急遽，較無恥，因爲男人的理性較發達，情緒受道德的節制較多，並且較努力擁護這種節制。他比較的羞於盲目屈從情緒及表現情緒。故男人的正義與自由的知覺，比女人較強，並且較出力擁護牠，因此，有以俗尙的妒忌爲不公道的觀念，及以表現妒忌爲恥的男人，比女人較多。男子愈有理性，妒忌亦愈少見，種族亦然。但他方面說，男子財產權的觀念，往往比女子較活潑，因之在視女人的身體與寵媚爲財產的男子，妒忌，心更大。有些溫柔或富於同情心的女子，妒忌心比較的小，或者不如遇到同樣事件的男子那麼殘忍。女子痛苦的妒忌，通常較爲敏銳。女人常覺得失戀後所失比男子較多，妨礙較大，而機會較少。男女間既然萬事平等，那麼，也許妒忌心也是半斤八兩，不分上下的。

然則子女又怎樣處置呢？這是主張強令人白頭偕老者的最後持論。他們先假定若果予人以自由，世間便無一夫一妻，或終生不改的夫婦了，其實絕不是的。眞誠的愛必不會滅絕。假如一夫一妻制確是眞愛情所當採取的唯一形式，那麼，一夫一妻制既然建基於自然之上，則凡是眞愛，必自自然然地表現爲一夫一妻制了。凡以眞愛結合的夫婦，眞愛一日存在，決無能破壞其關係的永久性者。自由不能改變愛情，但是凡眞愛及僞愛之所在，牠必表露出來；牠是分別眞愛的眞金與僞愛的渣滓的烈火，一經牠煆煉，後者便馬上脫去，並且往往使前者質地更純。誰說不是呢？若果把問題公正討論，誰敢替許僞辯護呢？

其次，他們又說一切配偶的長相廝守，是爲子女的緣故所必要的；不生育的夫婦無子女的夫婦，不願意而生子女的夫婦，或在夫妻不和，黯如地獄的家族裏煎熬的子女，同擁抱是多產的，父母是眞誠的伴侶的那些兒童，一樣的幸運。

他們又說，不管家庭壞到那步田地，總比公衆機關好，因爲那裏沒有愛。這話對嗎？

當尙武時代，婦女若無某一個戰士保護，勢必致受雜亂的強姦，而她的子女，除她自己之外，亦更無維護之人。戰士除非佔有她，便不肯保護。所以她寧願做一個戰士的性的奴隸，所謂兩害相權，取其最輕也。如是，不論家庭如何不宜於父母，總是子女最良好的地方，並且母親還常同他們在一塊兒。但今日事情大變了。我們的婦女個個都受過教育，並且很多出來幹「事業」的。父母一年中多半離家遠出，已成常態。如要執行母職，便得犧牲事業，不然就把子女交托僱用的靠不住的僕人。成人的生活與兒童的生活相離日遠，所有兒童與成人，俱各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這不獨今日爲然，不過野蠻時代沒有相隔得那麼遼遠而已。近代人已漸漸覺悟社會對兒童的關係，是親子的關係，所有成人，在某種意義上，都是一切孩子的父母——這才是文化的態度呀。又人們愈愈見到兒童的各方面都需要專家的注意和服務，而父母差不多都不是這樣的專家。從前病人常在家中療養，今日則移入醫院，交醫生看護，時刻注意調理。還有比普通兒童需要專家恆常的留意與服務更緊要的——即聰明仁慈地回答他的不停的但完全合理合法的問題，縱使不爲他故，也得如此。姑勿論普通爲父母者，沒有那種忍耐，縱然是有，也沒有那種知識與時間。

最合邏輯的解決，便是創設一個機關，俾父母到別處作事時，可以長期，短期或竟完全付托在那裏。因知兒童在彼需要看護，教育，訓練之時，自有人悅意，和愛，熟練地料理，就大可放心了。這種機關絕不是慈善機關，恰如父母料理子女不算是慈善一般。而是全社會給所愛的兒童的愛的恩物，由大衆公同負責供給，其設備比任何的家庭都較完善，較愉快，甚且勝過富人的家庭。反對者說此種機關缺乏愛心，這不是難題，只需定規一條堅決不移的先決條件，即凡願在此機關當看護，教師或各種僱員者，必要生而有愛孩子之心，樂意料理他們，並且受過熟練的訓練——質言之，即專門的兒童愛護者——相信時時地地都有許多這樣的人，踴躍投身於這種專門事業的。

婦女要得實在的自由，與男子平等，非如此不可。在過去的時代，男子覺得除使婦人生小孩之外，別無他法維繫她。婦人生小孩愈多，倚賴愈甚。假如能擺脫了小孩的牽累，她便可能與他平等了。那麼，這種機關是婦女解放的一個極實際的步驟，同時仍許她們充分執行母職。因爲沒有「強迫」健全能幹的母親把孩子寄托在那裏，既已寄托，又隨時可以自由領回，如果她願意，亦可自己親自到那裏用自己的方法料理。這只是保障婦女的自由，不是侵犯牠，更不侵犯舊式的家庭。但這可以

作爲收容受虐待兒童逃難的安樂窩。

要注意這種機關裏沒有婚姻的妒忌，也沒有家庭的爭鬧來毒害兒童在發展，容受，模仿的心靈，一切影響都很容易操縱使之在不知不覺間不絕的訓誨愛，謙恭，公正，相互的公義，自由之心。兒童從四周的實況所學習到的，比人所教的更多。

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的秘訣：到了我們的性妒停止爲因強姦及霸佔不悅意者的妒忌而成爲爲愛的絕對真誠，建立於每一瞬間的同意或拒絕的自由之獨一根基上，至此，我們整個的人生，社會，教育，政治的生活，就發展成爲真誠而且非常自由了。

譯後記

"Sex Jealousy and Civilization" 我一翻開 V. F. Calverton and S. D. Schmalhausen 合編的那本 Sex in Civilization，便被這條新鮮的題目吸攝住了！一口氣讀全之後，覺得不但議論新穎，道人所未道，並且把好幾條根本的婦女問題，都納入題內，一併解決，比之徒逞空論的「妒非婦人美德論」之類的文章，切實得多。在時下空泛無邊的婦女論壇上，似有介紹的必要，就隨手翻譯下來。

本篇的作者 T. Wm. Lloyd，不但見解新異，生活也很不尋常。他是一八五七年生于英國新澤稷州的西田的，他的童年，大部分在新開拓的森林中度過。他沒有讀書的機會，只刻苦勤奮自己教育自己，後來居然成功一位萬人知名的文學家，著有詩歌詩文集多種。他對于新成立的「竹學」也有很大的貢獻。Psalms of the Race Roots, The Karezza Method, Iris Heart 等書，是其代表作。讀本篇雖然無緣拜讀他的名著的讀者，亦可以大略窺見其思想和風格的一斑了。此公今尚健在，但在洋房高聳的熱鬧都市，卻找不到他的蹤跡，大約他是仁者吧，他現在加州山間正做着一位隱逸的文士哩。

讀到那本 Sex in Civilization，不但題目動人，內容亦很別緻，編者以兩性與文化爲中心，而邀請學有專長的人執筆爲文，每篇有每篇的觀點，和獨特的主張，讀此一編，可以窺見當代的學者對于兩性與文化問題的持論。篇首還有舉世知名的性學創建者靄里斯的導言，由此更可窺見性學最近的趨勢。燕京大學教授劉廷芳博士，現正領導弟子從事翻譯全書，我這篇算是佔了他們的先著。假如讀者嫌這篇譯得不好的話，那麼，不妨稍等一等，看較好的譯述。

附註

❶按此句原文殺錯字句，極其精美，異國文字，不能傳譯。今將原文寫出，讓大家欣賞：

"Marriage became the might to rape, legalized by a rite (and enforced by the clan) into a right."

❷按原文 "mores" 一語是拉丁文，似風俗而實非，與「民俗」意相近而不全是。他的意思大約是民衆俗習的典則，我國尚無相當譯名，今譯爲「民型」，姑採用較常見的譯法而已。

童話作法之研究

朱文印

一　引言

童話並非簡單的祇是兒童文藝之一種，而且還是兒童教育的要具。它本身之教育的效用早已被世界的教育學者，尤其是兒童教育研究者所共同承認了。因爲在人之兒童時代，正是人之內心的各種智能發育滋長的時期；在這一時期之內，人之智情意各方面都需要有均等渾成的發達，以期培養出完美的人格來。而且在這一時期內，與其用那種枯燥無味的注入式或命令式的教育，反而遠不如給兒童們以充分的愉悅和興趣，在無形中啓發其內心的各種智能，更爲來得有效。童話便是被公認爲滿足兒童們這一時期的這般需要的最好教材之一。童話的內容是多樣多方面的，它具有足够啓發培養兒童們的智情意的各種要素。特別是它那有詩意的情境和有生氣的描寫，能給兒童們之活潑的心靈以最大的愉悅與興趣；且能剌戟其種種的本能活動，而誘發其種種創造的反應。這樣一來，便很容易使兒童們的心智和情緒，在不知不覺之閒得有均等渾成發達的機會，而其效果也遂很有可觀了。兒童教育研究者曾稱童話爲「兒童的心靈之糧，」這並不是偶然的。

如果我們認童話爲兒童們的心靈之糧，則供給和運用這心靈之糧的最適當的人就該屬之於婦女們。這並不是說要把這一工作完全歸之於婦女們，不過就這一工作之便利上說，比之男子們，婦女們覺得更爲適宜罷了。婦女們因爲歡喜愛撫兒童，所以對於兒童們便有了更多的親近的機會；在言動上所留下的影響，也格外使兒童們容易感受；所謂比較上的便利與適宜卽在於此。

而且在人之兒童時代，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兩方面都屬必要，不可偏廢。有時候，家庭教育在效用上甚至於比學校教育還重大些。當做家庭教育之比較好的教材還要算這被認爲兒童們的心靈之糧的童話；而負有家庭教育之主要責任的便是婦女們。就這一關聯上看來，則婦女們對於兒童的心靈之糧的供給與運用，不僅只在工作上之比較適宜，而且在關聯上也已屬於實際的必需了。在這裏，我將以關於童話之製作的若干考察，來供獻給有弟妹有子女的姊妹們；這一供獻，是多少有實際的意義的。

關於兒童們的心靈之糧的童話之供給，其來源大概不出於如下的三方面，就是第一從古代傳承下來已成的童話裏頭加以選擇，第二

就這些已成的童話加以增删修改，第三便是完全由於新作而產生。第一第二兩方面因為不屬於這裏所要考察的範圍以內，暫置不論。在這一篇文字中單以關於童話之新作的考察為限。

關於童話之新作，在表面上看來好像並沒有多大的困難，或什麼特別的問題的；祇要具有了文藝上的素養，略為了解兒童們的心理和生活以及童話的本質，好像什麼人都有製作出來的可能，這在現在的我國，一般人對之大都是當做很簡單的問題看的。其實，關於童話之新作並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麼簡單。假如我們更真摯更周密地來考察其潛在的諸方面，恐怕誰都會碰到了種種的頗難解決的問題。特別是關於童話製作之構成的原則及方法，絕對不是僅憑個人的揣測所能為力，一定要經過比類歸納的研究幾能把捉其要領。我國近時童話界雖然日見發達，而真正優秀的童話還很少產生，其主因便在於對這一工作的內容尚缺乏深入的考察所致，本篇所要加以注意探究的也即在於此。

二　關於童話製作之兩個先決問題

童話，就其原始上說，其本身之發生是人類的，而其發展是民族的，這原是古代人類集團之感情思想的產物；然則在嚴密的意義上說，童話之新作到底是否有可能呢？這便是我們開始作關於童話之製作的考察時，首先要發生的一個問題。其次的問題便是即使童話之新作在理論上是有可能，則應該在怎樣的構成原則及方法之下，纔可以使新作成為完美的作品呢？這兩個問題都是要使童話真能成為兒童們的心靈之糧的人所應加以深長思考的。

我們且先就第一個問題來考察，這便是童話是否有新作之可能的一個問題。關於童話新作之構成諸原則及方法，即由於對這一疑問之肯定或否定而決定其得成考察對象或否的。因此，我們不可不先從這一問題之解決為開始下手處。

童話到底是否有新作之可能呢？對於這一疑問，我們不能對之作完全肯定或否定的斷語，我們祇能答以半否與半然。為什麼半答以否呢？這是因為在童話中之神話傳說等一類之作品，在嚴密的意味上說，現代的我們是根本沒有可以產生它之心的本質和環境的。那些從很早的古代傳承下來的神話傳說及原始童話，就其本質上看來，好像都是『被生成的東西』而完全不是『被作成的東西』。給這種童話以自然發生的時代，在現在早完全過去，是再也不會倒流到現代文化民族的心上來了。

神話是古代某一時期人類之心的發展階段的產物。在那一時期，人類對於自然現象及自然物之活動，是當做裏頭有人格的超自然力存在着看的；現代的文化民族則早已超越了這一心的階段，而且加以唾棄了。從古代傳承下來的童話，其中之一部分便是這些神話的餘滓；其另一部分則大都由於古代民族之集團的享樂要求而表現而形成

的。自從神話所由產生的古代種種宗教觀念失了它那潑剌的活力以後，集團的享樂要求便開始了活動。在這時候，古代的人類已能漸次從其實際信仰的拘制之下給自己解放出來，當時在他們之中，那當做空想的產物而出現的便是所謂古代的原始的童話。然現代的文化民族則不但已失了那可以產生神話的古代種種宗教觀念，即那種古代民族之集團享樂要求的情緒也早已一併喪失了。

至於傳說，則大部分是一種古代之地方的特殊的事象，或者是各種事物之物語的解釋。在傳說之中，我們可以看出那種對於自己鄉土之無邪的誇負，而混和着對於超自然力之信仰與讚美。這種情緒在現代文化民族中是非常稀淡的，甚至於已被厭棄了。

如上所述，我們就人類之心的發展階段上看來，人類在現在早已繼續進化到完全脫離那種可以產生神話，傳說及原始童話之低級文化的階段了。在現代文化人的心上，種種超自然存在之想像——神，精靈，怪物，巨人等之幻覺的預感——已經沒有再產生的可能了。在村落的木蔭之下，燃着火而羣聚在那裏，從術士或預言者的演述中聽受神話和傳話那種集團情緒的欣求，在現代人的心上早已消失，而且也不會當做真實去感受了。因此，在現代文化人的心裏想要產生出那種有真的意味的神話傳說或童話來，殆已成爲不可能。以歌德那麼偉大的天才，尚且還不能創作童話。就是那對於童話的本質有了很深的理解，論斷也下得很中肯得要的瑙佛里斯氏，結果連他自己也寫作不出真好的童話來。托爾斯泰的童話也並不是真的童話，不過是一種合於兒童口味的寓言而已。安徒生的作品可以配稱爲童話，然其骨幹，其氣分，其形式仍然不外乎那種原始自然產生的童話之巧妙的再現。這便是我們對於『童話到底是否有新作之可能』這一問題半答以否的所以。

其次，我們對於這一問題爲什麼又半答以然呢？這又有如下之三大理由。其一，在童話之中，像那些幼稚園童話，無意義談，滑稽談，寓言等類的作品，即以現代文化人的氣分和心情，是亦可以很好地被創造出來的。其二像歷史談，故事談，自然界物語，實事談等類，祇要有這些材料入手，則新形的童話也便可以被製作出來。其三，如前所述，神話傳說和原始童話是所謂沒有新作之可能的；因爲這些都是過去某一時代人類之心的產物。但即在這一理由上去推究，則現代人之於童話是亦有新作之可能的。爲什麼呢？因爲現代之文化民族在其過去之低級文化階段的時候，乃至當其在野蠻或未開化的時代，既能在當時的心情和氣分中產生出他們的童話，則和此一樣，我們亦可以在現代人的心情和氣分中創造出我們的童話來。因此，我們對於『童話是否有新作之可能』這一問題亦可以半答以然。

如是，關於童話之製作這一問題，我們可以區分爲兩個考察點，即全然認童話是由於自然形成而不能創作的觀點，和認爲有得被創作之可能的觀點。如果以這兩種觀點爲根據，進而考察其製作之原則及

方法，則在第一種觀點，即就所謂全然認童話是由於自然形成而不能創作的觀點看來，我們對於童話之製作祇能取如次的三種方法：

1. 將自然形成的古代傳承下來的童話給以極藝術的再表現。
2. 對於這類童話之極巧妙的模擬。
3. 對於這類童話之極巧妙的改作。

在第二種觀點，即就認童話有得被創作之可能的觀點看來，則問題便在於童話的製作構成原則及其方法之討究，這正是本文所要加以考察的對象，在以下將有比較詳細的敍述。約而言之，則在製作上有二大要項，即：

1. 在形式上要具有童話之應有的各構成部分，如發端，本幹，大團圓，結論等諸部分，而且要與藝術諸原則相契合。
2. 在內容上要具有可以啓發培養兒童們之內在諸智能的要素。

在此二大要項之外還有非常緊要的一點，這便是童話之製作者，首先他自己對於兒童們必須有純真的愛。這對於兒童們之純真的愛是賦與他所作的童話以潑剌的生命之最有力的泉源；假如缺乏了這一可寶貴的泉源，則童話之製作者，無論他的文藝上的技巧怎樣高妙，而且在科學上他對於兒童之心理活動雖有深徹的了解，然而他的童話作品依然還不能當做童話而給兒童們享用，祇不過是缺乏活的血肉之無生氣的具形的童話而已。托爾斯泰的童話所以能有那麼惻惻動人的魔力，其主要的原因便是由於這位大哲人之深剴博大之人間愛有以致之，這是很値得我們注意的。

二　童話發端之研究

童話之製作或演述，無疑義的是一種創造的藝術；因此這也和彫刻家或畫家之需要通曉關於彫刻或繪畫的法則一樣，欲從事童話之製作或演述，亦有先通曉其內容的形式的構成諸法則之必要。關於童話內容和形式之構成諸法則是頗爲多面而且頗爲複雜的；要完全知悉理會，那是專門的故事寫作者或故事演述者的工作，在一般人則殊無求其具知的必要。茲僅就其若干主要的原則加以考察，這些原則都是負有教養兒童之責而有志於童話之製作者所應該知道的。

一切種類的童話都是由四個部分組合而成的，所謂四個部分就是發端，本幹，大團圓及結論。這四部分各有其特殊的構成法則，茲分述於下。

先就其第一部分，即童話之發端來考察。童話之發端在其全篇上是佔有頗爲重要的地位的。因爲一篇童話在其發端的時候必須以強有力的，被壓縮的，短響的章句來介紹話中的人物；而且必須以此發端來引起兒童們的熱望，使他們在一聽到了這樣的發端之後，時於話中之人物及其行動，馬上便起了要知道得更多的迫切要求。要而言之，發端之主要的使命，便是以引起兒童們對於這一篇童話之內心的愛好

爲其本質的。在『瑪爾達斯王故事』那一篇童話上，其發端便是以『在古昔的時候有一位名叫瑪爾達斯的國王，這位國王一天祇是黃金黃金，除了黃金以外，是什麼東西都不關心的』這樣的章句爲開始，這便是一個很好的實例。這幾句話在表面上看來雖然很簡單，不過僅把話中之主人公介紹給聽者而已；但就在此簡短的章句中卻能以很大的引誘力牽引聽者。兒童們一聽到了這樣有引誘力的發端，便自然而然會起了『那末將以何種方法去得黃金』及『得了黃金又將怎麼處置』等等疑問來。又如另一篇童話的發端：『古昔的時候，在渡過海的很遠的某國裏有一隻雛兒很多的母雞，她的雛兒的羽毛統統是黃色的；僅只其中的一隻，身上的羽毛卻半帶黃色半帶黑色，而且身上的器官也殘缺不全，祇有一只眼，一只脚，一只翼，因此遂被呼爲半雛』兒童們一聽了這樣的發端，就馬上會預覺所聽的是關於一隻畸形雛雞的冒險故事；於是對於這一器官不具的雛雞之如何冒險以達於成功，遂起了很強烈的好奇心。真的，在一篇童話之開始像這樣具有引誘兒童魅力之發端是不可缺少的。關於發端之構成及其應守的法則如下：

第一，發端必須簡單明瞭　發端是一篇童話之前導而並不是童話的本身。其主要的使命在於把話中之人物，地方，時代或境遇很簡單地提示給兒童們，與以聽受這一篇童話之心的準備，而同時又引誘他們使有急欲一知其究竟的希求。這一任務一完了，就該潔身引退而讓渡於童話之本幹。因此童話之發端在其內容和形式上必需求其警銳簡明，如果在發端上太繁雜拖長，則其本有的作用必因此而喪失，即全篇的童話亦或許因此失敗了。爲什麼呢？因爲兒童們在發端之開始一經其挑唆引誘之後，就馬上要求知全篇事象的究竟，對於童話本幹的欲求是非常迫切的。因此在童話之發端上，必須把那些不急或不必要的成分割棄，而僅將其最本質的精華來成立。里葛斯東所謂『和在演劇上必須於最初之一瞬間把捉觀客的興味一樣，在演述故事時亦必須在故事之開始的一瞬間致力於去把捉聽衆的興趣，』正可以引用作發端的箴言。因爲兒童們之心的發達還很低下有限，特別需要删繁就簡以求其適合於他們。要而言之，在發端上，祇要對於何人，何時，何處這三個問題給以解答就好了。在解答這三個問題時，在可能的範圍以內要運用很簡素的言詞而同時又須充滿着誘引挑唆的魅力，這是特別要加以注意的。

第二，發端必須具有刺戟官感的作用　在童話之開始既以把捉兒童們的全心爲其主要的使命，則必然要以可訴於他們之官感爲手段。像那些能引起飢寒等可憐憫的同情或喜悅美化的愛好等作用的章句，都可以當做發端之成功手段來運用。一切優秀的童話大都是契合於這一理法的。試徵之於實例，像『賣火柴的女孩』那一篇童話之開頭便是以『這是一個寒冷的晚上的事情。一個幼少的賣火柴的女孩一面呵着兩手慢慢前進，一面「火柴，火柴，請買火柴呀！」這樣地叫呼，在那裏這邊那邊地往返走着』這樣的章句開始的。兒童們一聽到

了這樣的發端，便馬上會對之注其滿腔的同情。在另一篇童話上則有如下這樣的發端：『古昔的時候有一個婦人，她生育了五個男兒，因爲沒法解決生活，大家都挨着餓。這婦人爲了她的飢餓的孩子們，便設法製成一只米糰子。』這一發端很能引起了兒童們之同情與好奇的情緒，他們聽了之後一定要追問：飢餓的孩子有五個而米糰僅有一只，那將怎樣辦呢？又如王爾德童話中那一篇『暴戾的巨人』在其開頭上便是這樣寫的：『在午後，小孩子們一從學校裏歸來，便到巨人的庭中遊戲，這是很通常的事情。』小孩子們竟和暴戾的巨人在一起，這不是很危險的事情麼？爲什麼小孩子們要在巨人的庭中遊戲呢？兒童們一聽了這樣的發端，他們的內心便馬上會隨之緊張起來而呈現一種危懼的期待。因爲兒童們之內心是充滿着想像的活動的，一聽了這樣的發端，其官感既被刺戟，則他們馬上會在內心描想出種種和此有關聯的心像來。童話之發端便是給塡嵌這些內心的描想的底板，而由此開始將他們引進於童話之本幹的。如果童話之發端能具有把兒童們誘導於這樣的心的活動之作用，這便是發端本務之完成的表現。

第三，發端必須具有一般兒童所共同欣賞的對象　在童話之發端又一必須注意之點，就在於要把捉一般兒童們之共通的興味。如果不以他們所共同欣賞的對象爲內容，則聽者或覺有趣，或覺無味，必將給一篇童話以致命的毀傷。爲什麼呢？那些在開始時對於這一篇童話不感有興味的兒童們，則對於這篇童話之進行一定不能給以持續的注意，甚至於或顯示討厭與吵擾的。這樣一來，則不僅全篇童話之進行要被破壞，即那一部分的在開始感有興味的兒童們亦將因此而徒勞其心了。

第四，發端絕對不可附加什麼序言　在童話之發端，就一般原則上說，是不允許有什麼序言之類附加在先前的。換句話說，在發端的人物時代地方之介紹出現之前，將種種的龐雜的敍述附加上去的事情，除了在某種特別條件之下，是被公認爲大禁的。在這一點上，童話之發端是和一般所謂趣話之構成完全不相同。一般的趣話之開頭大都不馬上入於本體的，或先用那些無意味的世間通套語，或用那些和其本體有僅小的交涉的言詞當做冒頭語而被放在發端之上，常常經過了若干之嚕囌的迂迴，然後纔開始話歸本題。但這些祇能在趣話上爲可用，因爲趣話是以大人們爲對手，所以卽使這樣也沒有什麼不可。而在童話則不然，像這樣非本質的序言體的敍述是絕對地要免避的。因爲兒童們在聽話之最初的言詞上，早已懷着要知道事件之發生，繼續，及其究竟的期待，心的活動早已緊張起來了。這種心理上緊張之激起，在童話之效果上有極爲重要的作用。假如在這時候話的冒頭出以不急的迂迴的敍述，而不很快地繼續述說何等事件之開始發生，則兒童們已緊張着的心的期待必因此弛緩下來，而感到一種不滿意的失望。如是則兒童們之注意力將因此渙散，對於所聽童話的興味也將因此而喪失了。

因此，童話在其發端之構成上不可不具有如下的兩個條件：

1. 童話中之主要人物要馬上在發端上出現。

2. 這些人物一出現便馬上要在繼起的本幹上開始其某種的活動。

這兩個條件常常是互相依存的，因爲二者如缺其一，則其他也必隨之喪失其自己存在的理由。第一項之必要是根據於兒童們嫌惡那些非本質的迂迴敍述之心理要求而來的。然而第一項條件雖然具備，如果第二項條件不隨之而繼起，則依然還是無從起作用的。例如在演述童話的時候，特地在話的開頭拉出許多人物來，不馬上使這些人物進行活動，而僅只將這些人物之頭髮哩，眼哩，服裝哩等等之類加以靜止的描述，則兒童們對此，心境必被引陷於渙散的狀態。以此童話必須從一開始便單刀直入地使話內人物很快的出現；在人物一出現之後，便馬上要開始其某種的活動。

於此便引起一個疑問來，就是某種童話在其冒頭如有附加若干序言之類的必要時，則我們到底應該怎樣去處置呢？據一般童話研究者的意見，在這樣的時候亦可以在話之開頭加上序言之類的一部分，但必須說得非常之巧妙，要使兒童們聽起來不會起『在什麼時候這正話纔開始』的疑問，必須話術上有這樣的誘導力才可。特別需要先看清對手，而應機穿戴。富於機智的序言亦同樣的能把兒童們之心牽引到正話中來的；但在沒有特別必要時，總以省卻爲佳。

第五，發端必須選用記述體　在童話之發端上，與其以對話體開始，則不如以記述體開始爲優。在一般小說上，以對話體開始是常見的，而且在許多地方已顯示這種體裁頗爲有效；但在童話之發端上便不同，這寧可以記述體開始爲其常則。其理由——

1. 在演述童話的時候，特別是演述的人不是一個專門者的時候，則比之用對話體，遠不如用記述體之較易爲演述。

2. 童話之發端如以對話體開始，則話中人物的風貌很難直訴於兒童，而且不易留下比較深的印象。

由此可知無論在製作演述這一方面，或就聽者那一方面，在實際運用上和直訴作用上，都覺得以敍述體開始爲優。我們可看到許多優秀的童話大都是嚴守這一原則的。

四　童話本幹之研究

在前一節上，關於童話之發端的諸主要法則已略加考察；在發端之次繼着出現的，不消說就是童話之本幹的部分。這一部分，因爲是構成一篇童話之最主要的生命的部分，是一篇童話之眼目，是一篇童話之核心，所以在製作時不可不特別留意。如果此主要生命的部分構成不得其宜，則一篇童話之全體必因此而告失敗。然則這一部分之構成的法則，應該怎樣才能得其宜呢？玆約舉如下。

第一，在未達到全篇之終結以前，到處要充滿着懸宕的延續　童

話之本幹部分是由種種樣樣事件之連續而成立的，這種種種樣樣事件之連續是一步一步地朝着終結的部分推進的。我們要注意在其連續推進的行程上必須到處使充滿着懸宕的延續。所謂懸宕，便是那隨件話內事件之發生而牽引讀者或聽者一同前進，使他們的心由被緊張而懸垂在那裏的一種作用。在一事件之次，其他的事件將以怎樣的形態發生起來？這種期待的追求和好奇的情緒便由於這懸宕作用之牽引，纔能在兒童們的心裏被誘發起來。在兒童們的心裏，大都要求早一刻知道全篇之結束的。但和此相反，童話之製作者和演述者卻須注意全篇結束之被預先測知。如果全篇的結束很早地被兒童們看透，則他們對於未完的部分便不會惹起注意和興味。因此我們在演述童話的時候必須注意在內容之推進上要牽引聽者朝向終結，而同時又須注意預防其終結之被看透。話內事件之連續發生，要像天衣無縫似地使兒童們找不出它的端倪，時而使喜，時而使憂使驚，而又到處能給他們以愉悅和滿足。童話之本幹部分如真能達到這樣的境界，則可說已臻於理想上的完美。

第二，在內容上要以漸層的進程趨向終結　童話之本幹的部分是由種種樣樣事件之連續而成立，及這等事件之連續一步步地朝向終結推進已如前述。如果在原則上既然應該這樣，則事件連續之進行決不會在任何方式之下都得其宜，這一定要採漸次的一層逼緊一層的方式進向終結纔對。所謂漸層的進程卽指那由一事件向其他事件進行推移的時候，使後起的事件比之前事似乎更爲重要更爲增大的進行方式。只有這樣纔能令全篇童話之後段部分亦不現鬆懈之態，使讀者聽者亦能從頭至尾永續保持其心的緊張，這也是在本幹上所應該注意的一點。

第三，在內容上必須保持其有機的統一　童話是一種藝術品，因此它也如一切的藝術品一樣，在其內容上必須使其首尾互有很好的照應，在各個部分的相互之間亦必須保有生命的統一，使成爲一個渾然的有機的全一體。這正如愛塞威因氏所說的「在話之發端既響出一種調子，則在其全個本幹便不可再響出其他的調子。」因爲在童話之發端上既用某一種調子響訴於兒童們之心靈，則於其中途便不可把這個調子變換而另用其他的調子，必須保持其始終一貫，把最初的調子繼續保育下去。必須這樣纔能使物語之個個部分都保有有機的統一，而賦與以激刺的眞生命。然則所謂響着同一的調子者，到底以何種表現爲條件呢？約而言之，則有兩個要點，卽人物性格之統一，與事件連續之統一。例如在童話之中有甲型性格的人物出現，則該人物在話中必須徹頭徹尾永續保持其甲型的性格，而採取可被意料的言動。如果以良善的人而做出邪惡的行爲，或溫順的某女而忽吐兇暴的言詞，這便是人物性格之分裂，必然是一種不可解的矛盾，卽所謂不是響着同一的調子了。祇有某種性格的人物，在某種特殊情境和理由之下，可以故意裝出和他平素性格不同的言語動作來。例如惡人爲要欺騙他、

的對手面暫時假裝善人之類，這是被允許的。否則旣無何等特殊的原因或必要而昧然在物語之中現爲性格上的矛盾，這在話中是不應該有的，須注意免避。其次應該注意的便是話中事件之統一。在童話之中，雖每篇所含的事件並不多，但在其個個事件之間必須保有密切的連絡。換句話說就是各事件之前後發生必須合乎因果律的必然性而被統一起來，必到達：乙事件之發生就甲事件看來是一種必然的結果。那樣地保持其因果的連絡。以兒童爲對手的童話，在其構成上是和一般的小說故事不同的，特別要注意這一點。一定要把那些和全篇內容沒有何等關係的材料剔除出去，以免避組織上之繁雜與渙散，使各個事件之間保有生命的有機的統一。要達到：去其一就會破壞全體的結構那樣地保有密切關係的程度，纔算是童話製作之藝術上的成功。

五　童話內大團圓部分之研究

一如一切的故事一樣，在童話上也非常之需要有大團圓。一篇童話，在其發端時即已在兒童之心裏播下了可感興的種子，到了相當的時期，大團圓便成爲先前所播下種子的果實。因此，如果在大團圓這一部分未臻巧妙，則一如播下的種子之不結佳實一樣，必然會是一個很大的缺點。如以童話之本幹作爲全篇童話之生命，則大團圓這一部分便可以說是一篇童話之命脈。話內主人公之所有一切精神的肉體的試鍊，及所有的鬪爭達到了其最高點的時候，就是童話逼近了終末的時候。在聽者的兒童們這一方面，在心理上也會覺得話中之主人公曾受了這如許的苦惱或歡樂，做過了如許的忠實或邪惡的事情，則從其行爲之善惡而判決其價値，也已到了無論如何非把其結果顯示出來不可的時候了。到了這時候，一篇童話之大團圓便到來了。在這種意味上，童話之大團圓就是一篇童話之一個頂點，是一個在此以上再不許有什麼事件展開的絕頂點。因此，大團圓遂成爲童話之精髓，它對於全篇童話是有畫龍點睛之作用的。這一部分之成功與失敗便是決定全篇之成功與失敗的緊要關頭。關於大團圓之構成法則，約舉如下：

第一，大團圓應該成爲全篇旋渦的中心　大團圓是全篇童話之一渦流，即以前許多事件之開展所形成的一大旋渦之中心。所以在這一部分上應該把話中所有一切的事件在組織上盡可能的使集合於這一中心的陷穴，特別要將話中之主人公一步一步地推入這一旋渦中，然後在不久之後再無事地給他重行出現。這一出現即是全篇之頂點，也即是聽者心上情緒緊張之絕頂點。在一篇童話之中，無論它的內容進展到什麼程度，假如不給主人公推進於這一旋渦的陷穴之中，任其隨在徬徨不得其歸宿，則這一篇童話在其終結的部分一定還未能推進到它的絕頂點，而全篇童話也必將因此而告失敗了。

第二，大團圓應該有感人的驚愕作用　童話之大團圓部分必須有一種能給聽者看者以驚愕而使他們的心理有很深感動的作用，必如是纔能給他們以滿足的愉悅。這是關於大團圓構成之又一根本法

則。茲舉葛理瑪童話集中『忠實的約翰』那一篇童話之大團圓爲例：老僕約翰爲要救免他的國王的危難，終於使他自己的全身冷卻而化爲石頭，國王思念他的忠實和功勞，便祈於神明，無論如何要使約翰復活過來。於是神明告答國王說：『殺了你的兒子，把你兒子的血塗在石上，約翰就可復活。』國王驚憂迷惑，莫知所可。最後便決定殺了他的兒子而把血塗在石上。這樣一來，那石頭便馬上重活爲約翰。而出人意料之外和此同時被殺的王子亦由於神明之力，在國王不覺之間重活過來。這是怎樣地可喜的驚愕呀！在大團圓上一定要有這樣的鮮明有力的驚愕示現，纔能給兒童們以最大的感動和愉悅。

六　童話結論之研究

最後，我們考察到童話之末尾的結論來了。在童話之構成上，末尾的結論並不像那發端，本幹及大團圓等部分之非具備不可的。在某一篇童話上有結論，而在另外一篇則沒有結論這也是常有的事。即在有結論之童話上，亦大都被包含在終結之所謂絕頂點之內，或在所謂絕頂點之後加上一些簡短的附言而已。結論之對於童話乃至對於童話之聽者看者的作用即在於能給予心理上的受用。因爲童話之本幹和大團圓是誘引兒童之心進向終結之某種頂點的；但如果把兒童們的心引進到終結的頂點而任它懸置在那裏，則他們將仍不能感受最大的愉悅與滿足。例如我們在聽合奏樂的時候，樂聲誘引我們，將我們一步一步地拉向終結上去，而由於最後的美的旋律的曲調將我們的心重新回復到周圍的事物上來；經過了這樣的回復作用，我們聽樂的快感纔得到一種滿足的受用。在童話上亦是一樣的，童話之頂點在兒童們心上不過給以一種緊張而已；當他們心的緊張很強烈的時候，如果不以某種手段使之很快地弛緩下來，則兒童們便很難入於安易的至樂之境而享受眞正的愉悅。在這樣的時候，結論之於童話便成爲必要的一部分。其作用就在於：

1. 給聽者的心以安易的休息。
2. 給聽者對於全篇童話所流注的事象以反省的餘裕。

這兩點上。茲再就關於結論之構成法則來考察。

第一，在結論上必須給人以安息之感　結論是全篇童話之總的集約，因之凡是大團圓上所已提出來的一切事件都絕對不可稍給損減。又結論到底是一個結論，所以又不可在結論之中隱含有連續到其他童話的作用。根據藝術教育之原理，藝術的第一義便在於給人以美的享樂。爲要完滿地去受美的享樂起見，則對於由藝術而攝入的對象必須有個別的隔離，給以滿足的安息，使眞能受用享樂。因此，眞正的藝術作品它的本身，一定是從宇宙之其他事物隔離開來而自成一體的一種對象，我們由於吸收這單一的對象纔感受舒快的安息。如果將童話當做一種藝術作品看的時候，則在其構成上亦應當要遵依這一原則。換句話說，所謂某一篇童話，這是由於和其他童話之聯絡完全隔離

而構成的。這必須和其他童話斷絕了聯絡的關係，纔能構成其自身之渾然的統一，纔能使聽者得有安息之感，而享受其所給予的愉悅。

第二，在結論上必須盡力免避提示某種教訓　在童話結論之構成上還有一條應守的法則，這便是在童話終了的時候絕對不可以拿出含有教訓的提示。有許多不了解這一原則的童話製作者每喜在童話的結尾添了『因此人們不可不做這樣的事情，』或『因此諸君們應該記得這樣的事情是不應該做的』這一類言詞；或發了『現在這一篇童話究竟以怎樣的事情教給你們呢？』的提問，其實像這類不得其宜的親切言詞在童話結論上都是應該避免的。童話之製作者和演述者衹須把童話傳述給兒童們就够了，至於這篇童話到底給他們以何種的教訓或內含有何種意義，這可以委之於兒童們，讓他們自行考察好了。但於此或引起了如次的反問，就是說如果在話之終末不提示其中所含的教訓，則聽者將不會引起何等的注意而隨便放過。不知童話對於聽者之能否引起注意並不在於終末教訓提示之有無，而在於童話之製作和演述是否達到了藝術上的成功。假如這一篇童話本身是優秀的完美的，則並不須特加提示而其中的教訓自然會滲入兒童們之心的底裏。我們要相信兒童們是和我們一樣地具有智慧的，他們自己會領受，會考察，祇要在演述上能感引他們。如果當他們的心情正在感受愉悅之際，我們忽然加以說教式的教訓，則必然會使他們反而因此感到失興與乏味；即對於全篇童話也是一種無謂的凌辱。因此在童話終結的時候，切不要妄把話中的教訓提示出來，或以此質之於兒童們；寧可在這時候給兒童們以幾分鐘的沉默，使他們有反省的餘裕還比較來得有效。讓兒童們自己理會了自身所受的教訓，比之由於他人的喋喋提示還來得明晰，而且還將因此而留下更深刻的印象來，這對於兒童們不是更爲有效有益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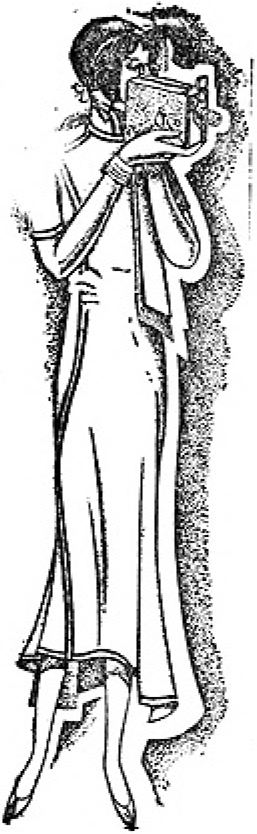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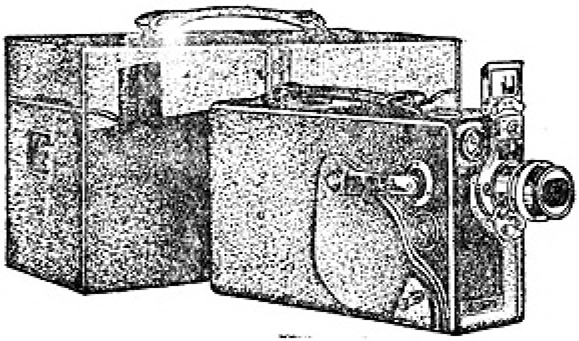
以上所述都是關於童話之內容形式的考察，就中所舉諸項都是童話之製作者和演述者所應共守的法則。要而言之，如果要製作優秀的童話，則在其構成上必須具有：一、能喚起興趣與好奇心的發端，二、統一而簡明的本幹，三、能使情緒緊張的團圓，四、有着落的結論；這便是童話全篇構成的要則。

鉤心鬥角之柯達電影鏡箱
爭妍賽豔之巴黎時裝

一而二 二而一

巴黎女子之衣裳顏色。豔麗奪目。冠絕一時。柯達家庭電影鏡箱。顏色鮮明。式樣入時。與巴黎女子之時裝。同一著稱於世。





拍攝家庭電影。唯柯達鏡箱。最爲合宜。用法之易。與白朗尼鏡箱初無二致。祇須注目對光鏡中。視所攝景物。適在其中。快門一按。笑貌神情。盡行攝入。影片送至柯達公司沖晒。不取分文。晒畢送上。即能裝入柯達放映機。機聲軋軋中。人影幢幢於銀幕之上。栩栩如生。家人子弟。團坐觀覽。謂非高尚有趣之娛樂而何。欲謀家庭娛樂者。舍柯達家庭電影鏡箱又何求。

柯達家庭電影鏡箱各地經理都有出售印有說明函索即寄

美商 柯達公司

上海 香港 天津

CINÉ-KODAK

貓頭鷹與小孩（童話劇）

——日本久保田万太郎作——

姜　宏譯

登場人物

成衣匠。

陶密　成衣匠長子。

喬尼　成衣匠次子。

陶密與喬尼的祖母。

老貓頭鷹。

第一場

貧窮的成衣匠之家，夜間，成衣匠在燈下作事，祖母坐在對面編織着什麼東西。

成衣匠　（一面作活，一面嘆息）一點不錯，所謂孩子，真是一種贅累的東西。

祖母　但是，你以前曾說過孩子是寶貝哩！

成衣匠　（自言自語）什麼孩子是寶貝——

——奶奶！那是說的別人家的孩子，像咱家的孩子，無論是陶密或喬尼從朝晨一睜開眼睛，就跑到外面去了，不到黑天不回來。他們每天針尖大的一點事都不做。即偶然叫他們出去做點什麼，他們就在路上玩耍不回來。叫他們掃掃地，他們就弄得塵埃亂飛。——希望叫他們做點事，或掃掃地，還不如自己去做，倒還少生些氣。

祖母　但是，剛纔他們不是看着小毛頭來嗎？

成衣匠　看是看了，叫他們去看，他們不得已纔去看的——但還未看到五分鐘，他們就弄得小毛頭像被火灼着一般的大聲哭起來。以為是怎麼了，走去一看，不料小毛頭正在靜靜地睡着，他們卻故意把他鬧起來了；他們一見我的影子，立刻把小毛頭拋下，哇哇地喊着跑出去不見了。最後，我去把他弄着睡下，——唉，我有多麼吃力呵！

祖母　（安慰着）他們總還幼小，——但眼看着他們也漸漸地明白事情了。

成衣匠　（受騙一般）那不知到那一年他們纔會明白事情！

陶密和喬尼從左邊進來，不知倆人打算作什麼，兩手抱着一些木屑稻草，一路走着，那木屑和稻葉皮里拍拉地落在地板上。

成衣匠　（見狀）剛纔掃過，不要再弄髒地板！

陶密　喬尼！你收拾收拾！

陶密把木屑稻草拋在一傍，儼然的樣子坐在椅子上。喬尼聽了陶密的吩咐，不愉快地把木屑抓出門外去。

成衣匠　還有好些草葉，都好好地揩乾淨它。

喬尼覺得麻煩，只是揉成一團，塞在椅子底下，陶密一點不在乎的又從袋中拔出小刀，亂削起木屑來——住了一會。

陶密　爸爸！我肚餓了、給我東西吃。

成衣匠　你要到這時纔回來，吃的東西一點也沒有了。

一邊說着，離開了作事場，大約想找什麼東西，走進右邊的門去了。

陶密　（走到祖母身傍）奶奶！眞的一點吃的東西都沒有了嗎？

祖母　眞的，今天晚上一點吃的東西都沒有了，孩子！

陶密　眞討厭！

喬尼也走過來。

喬尼　奶奶！爸爸爲什麼那樣生氣呢？

祖母　你爸爸當然要生氣的，你們想：他數天的作事，所以很疲倦。

陶密　奶奶！爸爸疲倦的時候，便生氣嗎？

祖母　那也是因爲你們天天只知鬧玩，一點事也不幫助他，所以你的爸爸很不愉快。

陶密　但是我們不能做呢！你說是不是？喬尼！

喬尼　嗯！（頷首）

祖母　但是，能不能做，你們不做做看，怎能知道呢？

陶密　若是做，就能夠做嗎？

祖母　無論什麼事，只要做，就沒有不能做的！

陶密　那麼奶奶做的事，我們也能做嗎？

祖母　當然能做，你試把這段布片剪剪看，剪得好，你是好孩子。

祖母將布片給陶密。

陶密　喬尼！你把那柄剪子遞給我。

喬尼取剪與之。

陶密舉剪剪布片。

陶密　奶奶！這樣好嗎？

祖母　（視之）這樣太短，不仔細量一量尺寸是不行的！

陶密　（以尺量之，但終覺麻煩，卽舉剪剪之。）這次怎樣？奶奶！

祖母　這樣又太長，最好再稍微短一點。

陶密　若是太長，把這段剪去，不就合適了嗎？漫然舉剪剪去。

祖母　但是，這樣剪法，不是暴殄天物嗎？

陶密　這是沒有法子的事！

祖母　怎麼沒有法子，天下事都有法子，小心做去不就可以了嗎？

陶密　（倚在奶奶的坐椅上）奶奶！我已經乏了。

祖母　小心，陶密！你這樣倚着，不是會把奶奶推倒的嗎？

陶密　但是……

祖母　（向喬尼）你倒很老實的呢！

喬尼　我渴睡了。

祖母　渴睡了嗎？好吧！奶奶的事情快完了，完了之後，就領你們去睡，稍等一會兒。

喬尼　嗯！（頷首）

祖母　那麼我先講一個故事給你聽吧。（向陶密）陶密！你也聽嗎？

陶密　講個什麼故事？奶奶！

祖母　啊！別忙，我想一想，講個什麼樣的好呢！

陶密　奶奶講個妖精的故事吧！

祖母　妖精的故事？是的，那就講一個布洛尼吧！

陶密、奶奶！你常說布洛尼，究竟布洛尼是什麼東西呢？

祖母　那是古時候的一種矮人。

陶密　他住在什麼地方？

祖母　住在這兒，住在陶密和喬尼的家裏。

陶密　奶奶！真的嗎？

陶密吃驚的問。

祖母　當然是真的。

陶密　那麼他作什麼呢？

陶密想像不出的問。

祖母　他作的事是在朝晨大家還未起身以前，他就開始掃地，生火，預備飯做其他的各種事情，——但是誰也看不見他，他事情一完，便悄悄地不讓人看見的走了；只是常常聽見他們嘻嘻哈哈的聲音而已。

陶密　那麼，他這樣作事，我們報酬他什麼呢？

祖母　不！布洛尼是很親切的，他是真正幫忙人家的，他不願受人家的報酬，所以在夜裏，洗面盆裏打上很清潔的水，玻璃盃裏倒上牛乳，——有時候，布洛尼卻倒在水裏放上錢哩！

陶密　那麼，布洛尼爲什麼再不來了呢？

祖母　那是因爲有一天，侍女看見布洛尼了。看見他穿着破衣服，侍女就做了件新衣服給他，又給他牛乳和麵包吃。這樣以來，——布洛尼就穿了那件新衣服在廚房裏跳躍着說：

這裏有的東西：

大麻，小麻。

我不再來踏進這地方！

這樣唱着出門去了，到底到什麼地方去了，從那以後，再就沒有回到咱家來。

陶密　這是什麼緣故？他不喜歡穿新衣服嗎？

陶密有點憂慮似的。

祖母　是啊什麼緣故，那除非去問那老貓頭鷹纔會明白哩！

陶密　（強迫着）奶奶！請再說一個布洛尼！——別的人家也有布洛尼嗎？如今還有布洛尼嗎？

祖母　有的，如今還有好些，他們一到誰家去的時候，說不定有兩個三個。

陶密　兩個三個？

祖母　嗯嗯！

陶密　（自言自語）布洛尼不能再回來嗎？

這時成衣匠自左門進來，

成衣匠　（叱責似的）你說什麼？

陶密　說的布洛尼，我想布洛尼再回來有多麼好呵！

成衣匠　說什麼？（又看喬尼）你看這怪樣，喬尼！怎的啦！

陶密　喬尼！

喬尼不知什麼時候，坐在後面的椅上睡着了。

祖母　可憐呵！真渴睡了！（走過去叫醒喬尼）喬尼！喬尼起來！喬尼醒來。

成衣匠　喬尼！喬尼！快到牀上去睡吧！

祖母　來！奶奶帶你們到牀上去睡。

喬尼　（一面揉着眼睛，一面默然頷首）

祖母　來！陶密也來睡！

祖母帶着陶密與喬尼出左門而去。成衣匠又開始坐下工作。

第二場

樹林的左首可以看見池之一角，右邊有儲藏小屋，月亮上昇，貓頭鷹叫着，陶密穿着睡衣，從那邊走出來。

貓頭鷹　嚯！嚯！

陶密聽了這叫聲，走到儲藏小屋這邊來。

貓頭鷹　嚯！嚯！

陶密推開儲藏小屋的門，月光透進，小屋內立刻明亮起來，貓頭鷹站在樑上。

貓頭鷹　嚯！嚯！

陶密　老伯！貓頭鷹老伯！

貓頭鷹　陶密君！你來做什麼呢？

陶密　我想向老伯問一件事情。

貓頭鷹　想向我問一件事情？你想向我問一件什麼事情呢？

陶密　老伯！你知道布洛尼嗎？

貓頭鷹　布洛尼？哈！哈！哈！（笑）就是這件事嗎？我很知道！

陶密　（睜大了眼睛）知道？

貓頭鷹　豈但知道並且知道兩個！

陶密　那麼，不能叫布洛尼到我家裏去作事嗎？便是一個也可以的！

貓頭鷹　是呢！這沒有什麼不可以吧！

陶密　那麼布洛尼究竟在什麼地方呢？老伯！

貓頭鷹　在什麼地方？就是在你家裏！

陶密　在我家裏？

貓頭鷹　是的！

陶密　在我家裏，那麼他爲什麼不作事呢？

貓頭鷹　大約他不知道作事的方法吧，因爲沒有人教他呢。

陶密　在我家裏？在我家裏什麼地方？若我看見他，我就可以教他作事的方法。

貓頭鷹　你？哈！哈！哈！（笑）你能教他嗎？

陶密　當然我可以教他，這並沒有什麼難處——朝晨在爸爸未起身之前，就開始掃地，生火，整理桌子，接着收拾屋子，提進煤來，把我弄的木屑掃起來。若能這樣做不是很好嗎？而且你看這不是很容易的嗎？

貓頭鷹　哈！哈！哈！（大笑）這是很對的，你既然明白這個，那麼我就告訴你吧！——我既知道第一個，自然也知道第二個了。但是，陶密君！你必須依我一件事呵！

陶密　無論什麼事，我都可依着做去。

貓頭鷹　你等月亮昇上來的時候，先走到池邊去，再閉上眼睛，這樣唸着沿池轉三圈：

轉！轉！轉！

布洛尼快把原形現！

你轉完以後，就睜開眼睛向水中看，那水中就有布洛尼出現了。

陶密　布洛尼在水中出現？

貓頭鷹　是的！

陶密　現在月亮已經出來了，現在就可以嗎？

貓頭鷹　當然可以。

陶密　那麼我去試試看吧？

貓頭鷹　可以！你去試試看吧！

陶密　但是，倘若看不見怎樣？

貓頭鷹　那不會看不見的，你能依着我說的做去，自然會看見的。

陶密　走到池上，閉上眼睛，「轉！轉！轉！」再怎樣呢？

貓頭鷹　「布洛尼快把原形現！」

陶密　「布洛居快把原形現！」這樣說着轉三圈？

貓頭鷹　是的，這樣說着轉三圈。

陶密　我去試試看，現在就去試試看。

陶密走出小屋向池邊去。

陶密　（閉上眼睛）轉！轉！轉！布洛尼快把原形現！（這樣說着沿池轉了三圈，睜開眼睛，向水中看什麼也沒有，以爲沒有看清楚，又揉揉眼睛仔細看了一遍——）這不是什麼也沒有嗎？

過了一會——陶密又走回小屋去。

貓頭鷹　（大聲的）怎麼樣陶密君看見了吧？

陶密　（噘着嘴）什麼也沒有！

貓頭鷹　什麼也沒有？不會有這種事吧！

陶密　但是，實在沒有看見呢，我什麼也沒有看見。

貓頭鷹　什麼也沒有看見？！！哈哈哈（笑）這豈有此理！這豈有此理！

陶密　我說什麼也沒有看見，就是沒有看見！——如果不信，可以同我一塊兒去看看，除了我的影子以外，我什麼也沒有看見！

貓頭鷹　哈！哈哈哈哈哈（大笑）聽了你的話，不是已經看見了嗎？

陶密　我仍是說沒有看見！

貓頭鷹　但是，剛纔你說的什麼呢？（學着陶密的口吻）「除了我的影子以外，我什麼也沒有看見」如此說來「我的影子」不是已經看見了嗎？

陶密　（蔑視似的）眞糊塗，那不是當然可以看見的嗎？

貓頭鷹　當然的？！！哈哈哈（笑）這樣說來，那麼陶密君你呢？

陶密　（不顧和對方說話似的）我不是布洛尼！

貓頭鷹　（略加鄭重的）不一定說你不是吧？

陶密　嚶！（傾聽）

貓頭鷹　哈！哈哈哈（笑）

陶密　我知道我不是布洛尼！（有點鬱然之色）

貓頭鷹　我知道呵！你是有名的懶惰者，然而世上一切的小孩都是布洛尼！

陶密　（自語似的）我不會像布洛尼那樣作事。

貓頭鷹　爲什麼？爲什麼不會做呢？像掃地，生火，整理桌子，收拾屋子，提進煤來，掃起你弄的木屑來，——這些事情你剛纔不是說能做嗎？

陶密　做是能做，但我不願意做。——我想叫布洛尼做。

貓頭鷹　那麼你呢？

陶密　我嗎？

貓頭鷹　每天閑玩，對不對？

陶密 （無言）

貓頭鷹 你知道小孩子為什麼生到這世界上來嗎？

陶密 （良久——不能回答）老伯！小孩子生來就是做布洛尼的嗎？

貓頭鷹 是的但也不能一概而論。像不做事而只知胡鬧的兒童，那是叫做稻草人。

陶密 稻草人？

貓頭鷹 因為牠只站着不動，所以叫牠稻草人。

陶密 （無言）

貓頭鷹 總之所謂一家之餐累者，那是和人一樣吃麵包，喝牛乳，但是一點事情不知道做，並且他一時也不肯靜一靜，各處亂跑亂跳，所能安靜一下的，不過只是在夜間睡覺的時候而已。——白天把那掃淨了的地板弄髒，管那些不應該管的事，不聽任何人的話，其間父母也縱慣着這麼樣，漸漸愈學愈壞了……

陶密 （知道這是誰的自己，不安的抱着頭）稻草人可不好，我想做個布洛尼。

貓頭鷹 哈！哈！哈！（笑）明白了嗎？

陶密 明白了。

貓頭鷹 你記着吧，布洛尼長大起來，有了小孩，那小孩也成為布洛尼。稻草人長大起來，有了小孩，那小孩也成為稻草人，如果成了稻草人，到那時候，後悔也來不及了。

陶密 （點頭）

貓頭鷹 但是布洛尼做事的時候，誰也看不見，是在誰也未起身之前，就去做各種事情的。

陶密 老伯！我都知道了。

貓頭鷹 夜已深了，你已明白，那你就回去睡覺吧！

陶密 是！

貓頭鷹 夜一深，就很冷了，受了涼可不得了，快回去吧！

陶密 以後我再來。

貓頭鷹 好，請再來。

陶密 那麼再見！

貓頭鷹 再見！再見！

陶密 請安眠！

貓頭鷹 彼此彼此！

陶密掩上小屋門，穿過樹林回到家裏。

第三場

成衣匠家的廚房，——陶密開開正面的門走出來，喬尼也隨在後面很遲緩的慢鬆的跟了出來。

陶密 （申吒）這樣遲緩不行，趕快來！

喬尼 （揉着眼睛）但是我還渴睡哩！

陶密 渴睡？那麼我不渴睡嗎？但是若再睡便做不成布洛尼了。

喬尼 （一面打着呵欠，一面揉着眼睛）不做布洛尼，不也可以嗎？

陶密 （強迫着）蠢東西，不做事只知胡鬧的孩子是稻草人。

喬尼 稻草人？

陶密 貓頭鷹老伯這樣說，所以我們都該盡力作事，來！你生火，我掃地。

喬尼　生火之類的事，我不能呢！

陶密　怎麼不能？你以前不是常常在後院裏弄火嗎？

陶密拿着帚和簸箕，喬尼不愉快地走到火爐前生起火來。

陶密　（掃着地）喬尼！此處放的這些木塊稻草是你吧？

喬尼　（在爐邊）是我，那沒有法子。

陶密　什麼沒有法子？你能留心一點，不就可以了嗎？弄得這樣亂七精八，掃的時候多麼吃力呵！

喬尼　那不祇是我不對，你也有不對的地方！

陶密　我知道！所以並不叫你掃。——你生好爐子，再整一整桌子。

喬尼整理桌子。——這時他不知看見了什麼東西，鑽到桌子底下去了。

陶密　（見狀）喬尼！你幹什麼啦？

喬尼　（從桌子底下伸出頭來）我發見了一件好東西！

陶密　好東西！什麼？什麼？

喬尼　是父親許久不見了的尺。

陶密　尺？在那兒？

喬尼　在這兒。

陶密　把它放於桌上，父親見了一定會驚喜的。

喬尼　是的。

陶密掃完屋子。

陶密　現在我到後面去拏山芋來，你好好預備一下，等奶奶起來，好快做飯。（推開左門出去）

喬尼　從擱板上拿下碟子來放到桌子上，——一會陶密提了山芋回來。

陶密　（把山芋放在桌子上）提來了，接着燒烤吧！

喬尼　（走過來）我也來燒烤！

兩人剛想動手燒烤的時候，聽見有人走來的足音。

陶密　喬尼！你聽有人來了，快快藏起來，布洛尼是不讓人看見的。（兩人慌慌忙忙地各自笑着轉着藏了起來）

成衣匠推開正面的門走進來，向周圍看了看，看見屋子全都收拾整齊了，走到火爐前，伸手試了試，又走到桌傍用手抹了抹看，又向周圍看了看，於是坐在椅上，一轉眼看見桌子上放着許久不見了的尺，他就起來跑到門口。

成衣匠　（大聲的）奶奶！奶奶！布洛尼又回到我們家來了！布洛尼又回到我們家來了！已經掃了地，生了火，我以前失落的尺，也給找出來了。陶密！喬尼！快起來！快起來！布洛尼又回到我們家來了，布洛尼又回到我們家來了。

這樣喊着又走出門去。

陶密與喬尼悄悄地走出來，相覷而笑。

陶密　爸爸不知道我們是布洛尼哩！

喬尼　我們告訴爸爸吧？

陶密　不！這樣做很有趣，我們再這樣做幾天。

喬尼　但如果被父親知道了我們是布洛尼時，父親不知怎樣喜歡哩！

陶密　那一定說孩子是寶貝！　（完）


三花牌
赫德納製造
RICHARD HUDNUT
三花牌
美容妙品
各藥房化妝品店
洋貨店均有出售
三花牌化妝品。純用花精配合。香濃色豔。婦女每日用之。必得秀麗之色與如花之貌。三花牌香霜。善使肌膚細嫩。不受風日塵垢之侵犯。每晨搽此霜後。再敷以。三花牌香粉。則爲效更顯著。不獨使粉終日存在。而粉色亦愈見鮮明。（一）
紐約巴黎赫德納公司精製
中國分公司
上海廣東路三號
THREE FLOWERS VANISHING CREAM
THREE FLOWERS FACE POWDER
RICHARD HUDNUT

徵文當選

小家庭生活的經驗

幸福生活的基礎

cy女士

以前，可以說，我是沒有家庭的。父母從幼就拋棄了我們，隨後姊姊出嫁，哥哥離開家鄉去做事，一個人孤單單的過着枯燥的生活；有時去寄居於姑母的家庭中，看着表哥表嫂的和愛親暱，感嘆着自己渺茫的身世；受着姑母的問寒噓暖，愈覺得無父無母的苦痛。時代的大手，改變了我的環境，今年我和他結婚了。在沒有結婚之前，我的心中湧伏着許多矛盾的思想，有時憧憬着家庭生活的幸福，有時煩悶那操持家務的瑣屑，有時歇斯的里似的恐懼着可怕的結果——意見不合，進而愛情破裂，最後至於離婚。時間是不肯停留的，結婚的一幕喜劇是過去了，實際的生活，現在是過着而且希望能永久的過下去。

結婚第一天感到的印象，就是我身邊有一個親愛的人，這個人我是將我整個的生命，純潔的心靈，一生的幸福，完全託付給他了。他是充實我富有意義的生活的靈魂，他是消滅我過去的創痕的藥膏，更是增加我未來的幸福的良伴。我們的生活，是簡單的，樸素的，適合於個性，而且亦可以說是合理的。

婦女在中國的家庭中，本來沒有做人的地位，完全像

奴隸一般的生活着。你看，內則內規定的無人道的嚴酷的做媳婦的規則：『子婦無私貨，無私蓄，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還有那侮辱女子的片面的七出，都可以看出以前的婦女在家庭中是過着怎樣的生活。這種重男輕女的傳統思想，雖則是不適合時代的潮流，但在中國的家庭中，至少有一大部分的家長，想竭力維護着大家庭制的存在；一方面，許多做媳婦的婦女，還和她們的前輩一樣的忍受着精神上的痛苦。我是反對籠罩着虛僞的大家庭，所以沒有說出我的家庭生活之前，先把我一個朋友的生活來作個陪襯。

她是嫁了祇有四年的婦女，家庭中除了丈夫之外，還有丈夫的父母，在普通的眼光中，並不算大家庭。她和丈夫的愛情很濃厚，但是爲了家庭問題，有時不免要爭吵，而爭吵的對象，是丈夫的母親，她自己的婆婆。她婆婆是一個十足舊式女子的典型，愛兒子而不愛自己的媳婦。表面上是少奶奶長，少奶奶短，一副笑裏藏刀的面色，使人敬而遠之；背後則數說媳婦的短處，有時還要言語中破敗媳婦的名譽，不想到媳婦就是自家人。譬如說，吃飯，媳婦吃得多轉背要說她窮鬼和，假設吃得少些，又要說她獨自去上館子。所以她有時朋友來看他，她從不敢留便飯或是暫住；至於其他較重的事情，媳婦當然沒有自主的權限，更談不到獨立的人格。假使做媳婦的是沒有受過教育的，還能相安無事，可是我的朋友曾經受過高中教育，於是不滿和不安的心理，處處表現於言語行動之中。我沒有說婆婆待媳婦都是這樣，但是至少可以說，因爲出生的時代的先後，年齡的不同，教育程度的高低，思想的互異，婆媳很少有合作的可能。

我們的家庭，是以我和他做主位的，他的父母並不和我們住在一個家庭中，所以我的行動，在他的指導和監督下，能發展我的個性。我歡喜音樂，每天晚上總要彈彈風琴，唱幾首諳熟的歌，可是單單風琴和音樂，還不能滿足我的音樂慾，所以我學提琴笛簫一類樂具；他非特不壓抑我的個性，從而勉勵我，發展我的特長。初學時一種怪難聽的音調，一定會引起婆婆的厭煩，如果她和我們同居着，或則在她的心目中，以爲婦女的職務，並不需要１２３４５６７……的腔調。

我有一個惡習慣，是從學校中就養成的，就是早睡晏起。沒有結婚前，回到家裏，因爲缺乏天倫之樂，夜晚和早晨，是最無聊的時間，把最無聊的時間，消磨於黑暗的睡鄉中。這固然是怠惰的辦法，不過在睡夢中，或則能和已故的父母見面，稍稍彌補心靈的缺陷，或則能遇到得意的事情，使一個孤獨無依的女子，得到些微精神上的安慰，壞習慣養成了，是很難改除的，到現在還是要早睡晏起；幸而是小家庭，否則又要受妯娌間的冷笑。當我說起壞習慣時，他的「身體要保重，睡眠要充足」的這句安慰語使我深深的覺得慚愧；更因他的勸勞努力，晏睡早起，我曾經好幾次立誓要起早。

我們兩人，雖則已經成年，還脫不了孩子

氣，彼此鬪要說笑話，有時甚致仿頑童的惡作劇。我是喜歡青梅的，味說而美，望見了不禁流涎，他總是說梅子是酸而有害的，禁止我吃，有時限制我祇准吃一個或二個。好幾次，他把我買來的梅子藏過了，我是遍地的尋找，尋着了，他來向我手中搶，我一手抵制他的暴力，一手把一個梅子塞進了我的口中，其餘都被他奪去了，結果他是哈哈大笑，我是又氣又好笑；有時尋不着，我把身子直殭殭的躺在牀上，一動也不動，裝作死腔，他叫我推我，問我，我都忍耐着，直到他把梅子拿出來，我纔骨碌碌的起身，變成了活人。為了「梅子，」我吃了許多虧。這許多虧是要報復的。他用飯時，最怕吃肥肉，有二三次，他因為事情，放下飯碗出去，我便急急的選了一塊最肥的肉，放在他的飯中間，等他回來，一坐定，塞進了一口飯，連飯帶肉都吐了出來，搖搖頭說聲「可惡，」我心中暗暗的好笑，有時見他搖頭蹙眉的滑稽相，不禁哈哈大笑的不住了。

我們的經濟並不十分寬裕，亦不十分拮据，因為父母不住在一起，所以我們對於自己的經濟，有完全的支配權。每個月至少有一個星期日，假了買另星物件的美名，往西子湖去遊玩。家庭中，固有書籍有報紙可以消遣；有風琴有簫笛等可以作樂，但是過久了，亦覺得乏味，不得不換換空氣，調個環境來舒適一下。

家庭中沒有孩子，太覺得單調，生活亦會平淡無奇。雖則孩子會使你不能安靜的睡眠，不能舒適的吃，更不能使你自由的出去玩，或者坐下來讀書寫字；但是孩子終究是安琪兒呀，她的微笑，她的跳躍，他的咿唔，甚至於他的哭，在母親的女性眼光中，會給她精神的舒適。可惜我們的家庭中，正缺少這樣的一個安琪兒，來調和我們平淡的生活，願造物者在不久的將來，賜給我一個可愛的孩子。

最使我不安而窮於應付的，便是他疾病的時候。心中非常的憂慮，一面要服侍他，同時要請醫買藥，一個人不能够做主婦而兼主人呀；假使婆婆是同居着，至少服侍照顧病人的職務，一半由他擔任去了。可是這種思想，在他病愈後就不會再出現。

家庭生活的幸福，完全是建築在相互諒解，真誠的互助和合作，物質的環境是沒有多大關係的，我們的家庭，正是建築在諒解，互助與合作上。

愉快生活寄托之處

鏡璘

我生性自大，不願向人求憐，寧甘自苦；幸他也好，一樣嗜好也沒有，只知在困苦中掙扎以求生。我們初來上海，組織這窮寓的伊始，是何等地艱難，何等地困苦。至今回憶，猶覺慨然！更有那在世幾九日的舊廉，也因此而犧牲，思之常增悲楚！

他供職於社會，始於婚前一月；所以新婚後四日，就要來滬消假翁姑感到種種的不安臨觸提了這大的案件。他很感覺自己的力量倘未足組織小家庭的資格。但上命難違，只得

俯首順從。於是從未遠離過故鄉慈母膝下的我，從此過着異地生活，消磨那寂寞思親的光陰。

初來時，帶了一個姑身邊很靈變的娘姨，以爲她是老上海，使服侍素無經驗的兒媳，必很放心。然而她是做慣住洋房坐汽車的闊公館，來做我們這個草創的窮寓，眞是勉強。於是每當工作之際，時露不滿。而我終日無所事事，只倚窗望着故鄉的白雲，含淚思念父母。回顧房中，靜沉沉的一只鐵床，上面雖鋪着摺疊得很整齊的二條綢被，窗口僅擺着一張向二房東借來的舊式梳頭棹子，已將搖搖欲墮了。鍋爐等的零星物件，都在牆邊的地上。四壁空空，露着那雪白的臉兒，好像是譏笑我們的無能。唉！父母的心血賠我簇新的妝奩，都在故鄉他的家裏。如在這裏，已是綽有餘裕。如事前知道，我定要他們到這裏來置辦的。如今迢迢千里，無法運來，且翁姑又是不贊成的。過了幾時，即須歸還二房東的東西便不管經濟的寬裕與否，就去買了一張很蹩脚的寫字枱，八角錢的二只圓凳。他每日進了實驗室後，祇有我和那個善於譏諷的娘姨，留在權當臥室、讀書室、會客室、餐室、廚房的小室中。

我病了，他要爲我延醫；但我以爲延來價昂，便勉強起來去應門診。醫治了幾次，漸漸見痊；但區區的收入，減去了意外的醫藥費，一月的用度，已受影響。幸虧慈母給我做帳子的款項，尙未用去，總算補救了難關。坐在硬挺挺的圓凳上，很不舒服。見同住的椅子十分羨慕，但始終不敢去買。人受了激刺，在平時是容易沉靜忍耐；一致於病，總要發些牢騷，我也這樣的一個。幸他始終心平氣和，只向我道歉，所以我往往自悔；但悔過又犯。好在我們同居以來，雖在患難艱苦之中，從未有過口角相爭。如他有時氣憤而發怨言，我也不敢置辯。因異地人疏，二人相依爲命。爭鬧起來，還有何人來調解呢！

我有了身，好像水土不服，數月不斷地似病非病。但回鄉即愈。因爲在鄉間得着自然的空氣，比在這裏委縮在侷促的樓上，煙塵彌滿之中，當然舒服得多，當然不藥而愈了。

他孤身在上海，到初秋的時候，寄給翁姑的信，說「起居不愼，患了瘧症；」於是我又不得不再來。火車到站，他早已在月台上等候我了。偕同抵新居，已是晚上八時許。他付了車錢，引我上樓，我坐在上半年爲慈母來時買的鐵舖上，室中電炬也沒有，只桌上燃着陰沉沉的一枝洋燭。我因這日早上沒有天亮就起身，未免睡眠不足；又沿途困勞，很覺疲倦。肚中的小生命，也跳動得很，便躺下了。他在底下，不指那我在鄉間新雇的女傭去泡開水，我們揩了一把臉，他也坐在舖沿上。

『你看這所房子好嗎？上頭還有一層。方向是東十分風涼。這裏想你住得慣了。』他很得意地說。

『房金多少？』

『你不要過慮，如今我們身體要緊。尤其是你，天天在寓裏，不要如前的侷促一室，蹲得你一身是病。』

『倒底多少？』我很焦急地問。

『大約三十餘元。』

『電燈呢?』

『電燈要我們自己裝的，這裏是新屋，竣工不過月餘。鐵床在三層樓上，因這裏是方格窗，不能運進偌大的棕棚。』

我心裏很感着怎樣的房金，我們如何負擔得起?可是我發急也來不及了，房金和小租，已經付出，無法追回。看他也露出倦態，就無言地秉燭上樓。

我奔波了幾日，過於勞動，蒙之受寒;寒熱大作，粒米不進，只昏昏地睡。他就近請了一個中醫，吃了一劑安胎退熱的藥，也不見輕重。隔日復診，我見他的病勢不稍殺，再三地要求他附診。誰料這個粗莽無知的女傭，把藥汁顛倒。擲他的藥汁上來，給我吃下。幸她見我吃下以後，忽然驚覺。很焦急地私瞞了我們，解囊拿他的藥方去藥店裏重配一帖。這事於一月後始聞底蘊。她雖粗莽無知，尚有一點良心可恕。否則他也吃錯了，我們如何能知道呢。我因為吃錯了藥，這夜勢更轉劇，真所謂「吃好不見效，吃壞立刻就有功。」李某君介紹西醫服西藥，一日三次，有時自己坐起來冲服，無須她的手忙脚亂，總算苟安下來。由此我信任西醫了。但中醫我是並不反對，惟煎藥種種的麻煩，在大家庭，有親近的人照管，人手多些猶可。如我飄泊於客土，除他出外，形單影隻，臥病在牀，舉目無親;雖擲了鉅大的醫金，昂貴的藥費，誰能去照管呢?勢必至委於無知的娘姨。唉!區區的藥汁，粗莽的女傭，我命幾喪於此!他雖精神疲困，形容憔悴，為了生活的長鞭，日日仍勉強去試驗。我獨臥在寂靜的三層樓上，只有那無知的女傭在底下。我有時需要她，雖喊得聲嘶力竭而不見應。因這一門內，除我睡在樓上，只有她一人，任憑她如何都管不到。醫生囑吃飯衣粥，她覺延宕到過午三時，始拿上來。我吃了幾日，便不耐煩，叫她不要燒了，勉強用他們吃的飯，和開水而下咽;而她每晚尚擱着二腿，說「一天不知扒了幾次的高山峻嶺。」（三層樓梯。）我惟有好言來安慰她，鼓勵她，使她安心地做下去。

病中，我為房子的問題，和他商量了幾次。以滬地人情難測，我們出外經驗未多，欲租出些空房子以減輕負擔，談何容易。他始恍然而悟，於是等我病甫起牀，就喬遷了，回復到三房客的地位。我又經了一次責包車的顛勤，以致這歷盡艱險的小生命，再也忍不住;只八個月而下世了。適我的母親已來，照顧我很周到。但這僅存皮骨未足月的雛兒，只哺九日而殤，唉!這五官端正的善康，覺因我的東奔西走而殉身了!

我經了這次的創痛，纔知道我的錯誤，非關我的境遇，實因我不能痛改舊習之過。我既不能貢獻於社會，於這百廢待興的窮寓，也不能發憤輔助於他。一意苟安，於心何忍。便不經他的同意，把那女傭辭退了。日常的瑣事，自己操作。初感困難，後來漸漸地自然了，反覺有趣。如初幾次的熬油煮菜，總是生油氣的，不堪下咽。好在只和他共餐，沒有所謂「翁姑的責備，妯娌等的訕笑。」後來我知道這乃我性急之過。洋爐子的火力，較柴炭為慢性。立候油熟，實是氣悶。旋有了一個兩全的法子，鍋子擦乾，盛

了油。需要的東西一切都預備好了。遂坐旁手持當日的報紙，細細的閱讀。見鍋中的油氣，如青煙地上升，纔立起施手續。既省時光，又解氣悶；而燒的東西也沒有生油氣了。又自己到小菜場，見這樣好，價錢合算，便買這樣，隨我所欲。半載以來，也稍稍感輕些負擔；又受不着傭工的嘔氣。寄生的生活，手指一動也不動的習慣，經了如許的波折，至現在始改革了。他以前車之鑒，和我約定，逢他有空，每星期必出去跑跑。也許到公園中去走走，換些空氣。自改革後，身體雖沒有特殊的豐腴；可是病魔早已退避三舍，精神爽快。這是勞動的結果，也許就是愉快生活寄托之處。

我們是愛好的

慕光

朋友：

我要告訴你，我們是愛好的，——無論如何——在我們中間是有那歡樂的影子，那不盡是兩性中和諧的合奏，也是在一切音樂中最能打顫心底迷人的聲音。我快樂得正如我底妻，當她每天早晨把窗推開了用她半個身子露在窗外看着我漸漸走遠了那種熱情的樣子，使我感激得流出了眼淚！真的，她太歡喜我了。你說，我應該怎樣告訴你纔可以把她的慰愛與熱情寫在紙上，不，那是文字上修飾過的文章，那是經過思慮以後的塗飾，我不能確定告訴你我這樣說是對的；她的愛我，就是你——我親密的朋友，你也難想像她是怎樣隨時的顧算着我，當心着我。她的慰貼，她的撫愛，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她常常為我在操作，常常為我在補綴衣裳，一顆鈕子，一個襪子上的破洞，她必定親自給我縫好補好纔放開手，有時為了一點點東西的冷熱，她也得親自試一試寒溫。我們常見了面就摟在一塊，她用熱情的聲音呼着我底小名。我說，愛呵，你待我太好了，她祇笑了一笑，用她的眼睛說盡了無窮的話，我應該對她怎樣說纔好呢？我們愛好總是真情，她為了我，不知道也受了多少冤枉的閒氣，流了多少的眼淚。她左右的人都說我太窮了，不應該任她去選擇了這樣窮光棍——一直到現在，他們還是那樣看待我——人家說鄉下人雖然窮，還有三畝地，而我，除了一個光身漢還有什麼？或者有人說「鴇兒愛鈔」，我說那是不對的，因為一切人都以「錢」為對象，無論是愛情，地位，名譽，那一樣不是可以用「錢」買得到？朋友，你是經過世歷的人，你應該有相信我的話的可能。從前，我曾想以狡猾的手段去賺不名譽的錢，那是不應該的，因為欺騙人是天下的罪人。但是現在我知道錯了，你要能欺騙，你能騙得使人相信你並不是欺騙，那你的事業纔可以成功，你不怕沒有人用熱臉來換你的冷氣。在一切世情中，是不缺少這種情形的。而且，朋友，我還是以前一樣地疑惑，疑惑有錢的人的錢未必都是「淨乾」錢，我不是說我要代替窮人吐一口氣，或者說對有錢人說說壞話，而實際情形，我相信我是對的。

但是，我的妻並不這樣，她知道我，她並不爲了我沒錢輕蔑我，她知道我還年輕，還能找機會努力，因爲從努力正直中掙來的錢，那纔是可貴的，雖然貧乏總還是可以安心。

我們祇租賃了一間極小的房間，過着我們任性的少年人的生活。迴想在家的時候，實在沒有那樣隨便，那樣自由。你走一步路，都得驚動了全家，若使與他們意見相左的事情，他們更有許多阻撓的理由，實在那個不能一定說是他們的錯處，而種種習見和思想使他們不得不和我們少年人走着相反的路，那是真情。而在這沒有牽掣的樂園裏，我們找着我們歡喜的事情去作，我們幾乎是沒有時度，沒有拘束幹我們高興的事情；我們常常是在半夜十二時以後從外面回來倒到牀上，或者覺至下午二點鐘纔弄好我們的中飯。我們又都是電影迷，常常爲了一齣電影，連飯都來不及吃，跑上一家又髒又小的麵館去吃炒麵，往往祇吃了半盆子的又黑又髒的麵，我們便推開了走了。到晚上回來，往往又喜歡弄我們的東西吃，橫豎有的是打汽爐，倒上火酒，燃着了那幽幽的火光，打了汽，爐子燃着了那陣激刺刺的聲音，使我們歡喜得常在那上面煮東西吃。記得在家的時候，我們決不會這樣任性幹這些玩意兒的。你想想，朋友，我們竟也會吃包飯的菜吃得太討厭了，自己跑上小菜場親自去買菜的事也幹起來。起先，我們還覺得有一點難意爲情，拎着青菜生肉在街上走，後來漸漸地也慣了。我們往往買了許多魚肉，蔬菜，任性吃個爽快；自然我們不是天天上小菜場去的，因爲我們祇有兩個人吃，燒了幾樣，不是天熱，總還可以吃幾天；但是我們在那又潮又溼的小菜場裏擠來擠去的時候，感覺到一陣特有的情趣，我們一樣和那些太太奶奶爲着一個銅板和一個小販爭論到多少時候，往往也爲了買一樣東西，來回走了好幾趟。我們自然是不敢浪費，我們也懂得爲什麼太太奶奶們要親自到小菜場買菜的理由，我們爲什麼不這樣做呢？我們自然可以小心點學學看。尤其是我，也漸漸感到自己染上了那些女人顧着細小盤算的脾氣；在從前，我是從來不會這樣幹的，爲了一個銅板竟也會斤斤的去爭論價錢。不過，那實在也是很大好處給與我知道錢的艱難。我們還沒有到賺錢的時候，但一舉手都是有消費的可能，每月的房錢，娘姨錢，包飯錢，電車，電影，零用錢，那一樣不要拿出那圓圓亮亮的錢去。若使在家裏，我們便不必顧慮到這些了，我們不必爲着飯菜要忙一個上午，煎呢，洗呢，做呢，煮呢，是我們常幹的事情。也不必到月底爲房錢娘姨錢預先去擔心。但是，我們常又感覺到我們事可在外面好些，在家裏，是沒有那樣自由的。

我們對這些事情，無論如何總是感到快樂，我們可以照着我們意思去做，我們不會受到那一種人的反對，因爲那種頗合近於我們的理想，雖然有時生活是太沒有規律，凌亂散漫得正像我們這些少年人，而活潑新鮮那是我們的象徵。在家裏，那覺有滯重障礙灰澀的東西，不得不使我們頭痛。習慣，禮貌，虛僞，鬭氣，那有什麼好處？那儘有許多不值得說的事情，

在扁嘴，在搬弄，在嘔閒氣。朋友，我幾乎沒有看見過一個完全和好的大家庭，你如使願意知道這一家人的真實情形，你不必聽那些表面諛詞，所謂「好福氣」這一類話，你應該打聽打聽他們的底下人，他們如使多嘴的——大半是多嘴的，我敢說——你一定可以知道婆媳是怎樣不對，姑嫂是怎樣的嘔氣，婢女是怎樣地在暗地里搬弄嘴舌，一家儘是氣；看看一個偌大的人家，而他們生活組織的成分裏缺不了「氣的作用，那實在是好笑得很的，是不是？朋友？

而我們現在敢說沒有那種情形，就是我們有時也為了一些極小的事嘔氣，我們都沒有成見的，在過後還是歡樂如初的忘記得乾乾淨淨！

朋友：我敢把這樣意見告訴你，你以為怎麼？

無論如何，我們總是愛好的！

你的朋友○○

二，六，一九三一，嘉興

茶話

薇芊

W君在上月結婚了。婚後，就在學校的附近租一所屋子，組織了一個小家庭。

照例，每逢一個新婚的同學回校後，同學們就集着關他講演新婚後的生活。現在當然也不會例外，到了晚上，我們還是那樣的把W君擁進了宿舍，買了些瓜子和花生米，泡了茶，緊閂了房門，於是就要他開始演說。

W君生性是十分嬌嫩的。雖然我們差不多用武力來強迫着他，他祇是紅頳頳臉，始終不肯報告。

『好吧，既是W君害羞，不妨讓我先來說幾句，替他開個頭。』結婚快已一年半的D君直爽地說。

大家贊同了他的話。於是他說：

『我結婚快一年半了，而我倆的小家庭的組織，也和這有等長的歷史。現在，我認識了這小家庭是個什麼東西，並且我也嘗到了所謂小家庭的滋味。從我所經驗的結果，我可以下一個斷語說，小家庭的本身，確實是人類的一種甜蜜的組織。但是，如果一個人在他經濟沒有獨立，——或覺是在他的收入不敷一個家庭的支配時，他就不能組織小家庭。

『當我沒有結婚之前，我就想到我們應該組織一個小家庭，免得她一人留在家鄉感着寂寞，而我在這地空自相思。那時我想這小家庭是怎樣甜蜜的組織呀！所以，在我們結婚之後，我就把她帶到了上海，這是還得了我倆雙方父母同意的，並且我父親還答應了我五十元一月的家用。五十元是怎樣的一個數目，我不能說，但我家裏全家的開支，也值八十元。

『最初，當然她對於上海一切的情形都是陌生的，除非我領導她，她自己是很少需要零用的。所以，我們的生活，雖不能說得是富裕，但卻也可以安安穩穩地度去，那時，我不是到了晚上總是溜回家去的嗎？的確，那時我沒心讀書，功課做得很壞，但是，這的確是我認為我

們生活中最甜蜜的時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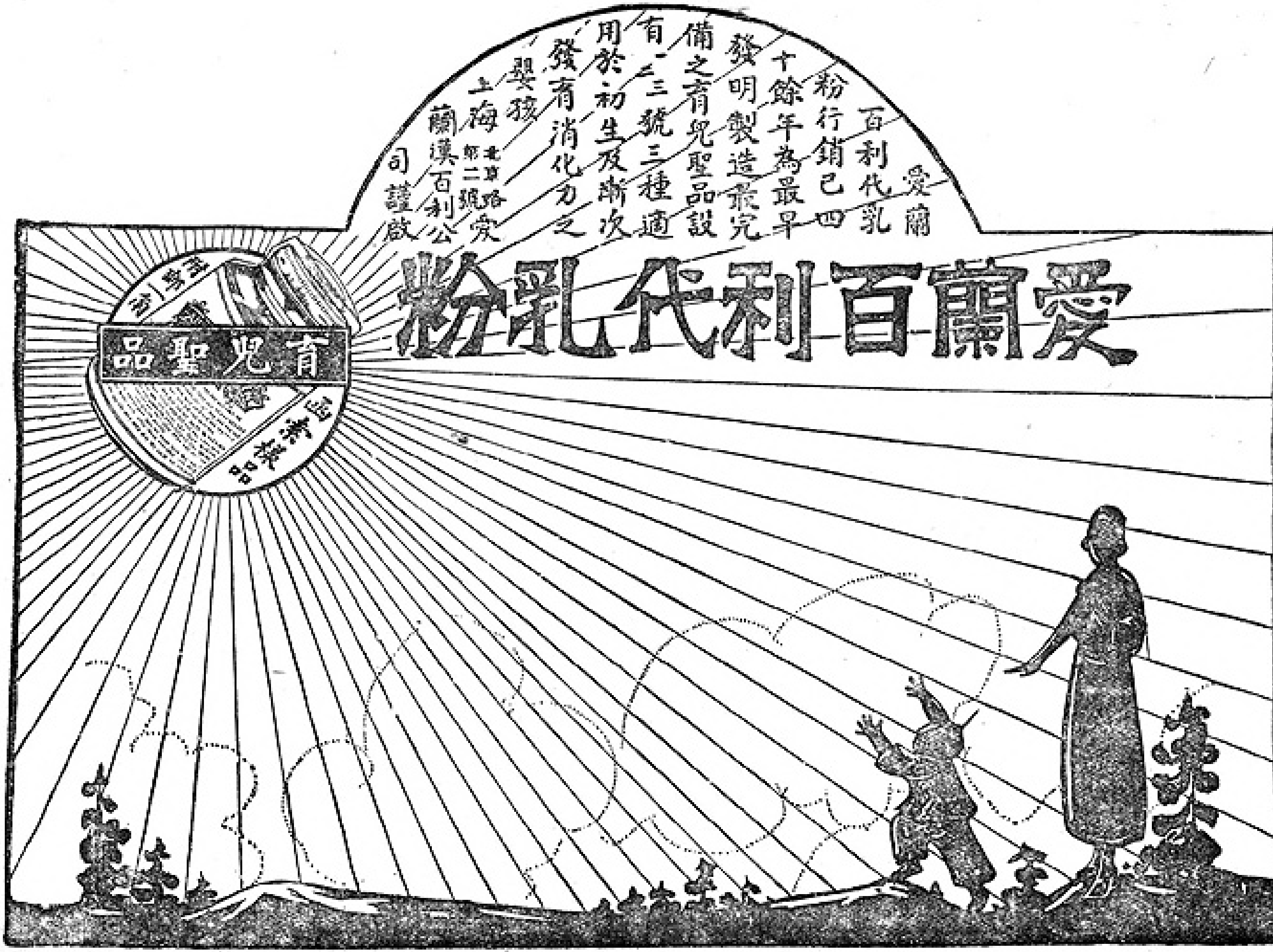
『以後，漸漸的，她認識了上海；當我在學校裏的時候，有時他一個人感得無聊了，於是就到馬路上去散散心，而我回家後，她又要我伴着她出去玩。有時，在馬路上隨意買一些小東西，有時回家時搭搭車，這樣我們的支出裏，就無意中增加了一筆消費，因此，我不但很少機會，使我安心讀書，並且還常要顧慮到家裏的支出的分配。

『漸漸的，漸漸的就變得更糟了，有時家裏需要添補一些家具，有時她要求添一二件時式的新衣，——其實，她的要求也進了，太奢，——而我們的唯一的收入，卻祇五十元。我就常是感得難於應付了，現在，我們每次從家裏寄到了錢，差不多用不到十天就又完了；於是有些變易，我們就不得不記賬，有時更不得不寫信回去要添補家裏的錢雖然寄多了些，但是錢終不是自己賺得的，於是就常是說要我們節省，有時竟找到了責罵。女的呢，因此常爲了一些小事情和我鬧意見。我呢，一方面要讀書，不能賺錢，一方面卻又不得不顧慮使錢，眞有些悔我不該早婚，在讀書時代——未能賺錢的時候早婚。

『我覺得，我們的時常鬧意見，實是一種可怕的裂痕，是我倆一生中的不幸，雖然我們的愛情不是建築在金錢的基礎上的，但是在這經濟的社會中，我們的確需要充分的金錢，來應付我們的環境。所以我現在就很想我們不如回到大家庭中去生活，免得我家裏多我這一門的負擔，免得我們自己的操心，免得我們我們的因金錢問題而喪失和氣，免得她在這裏使我分心，免得……這些小家庭的短處，在大家庭裏是可以免去的，雖然在大家庭裏不能再有像我們小家庭的自在，無拘束，但是，在我未能賺錢之前，這些痛苦是當該忍受的。況且幾年之後，我的經濟能獨立時，那時我們的小家庭的歡樂，也許會百倍於此呢！

『但是，W，你不要害怕，祇要你的經濟不發生恐慌時，當然就不會找出這破竇的！好了，現在應該你講啦』

『我們的生活，還沒過得幾天，除了甜外，當然無從報告，我希望過後日子多了，話多了，我再邀你們聽講』W敷衍說，雖然他的話不能使我們滿意，但是D君的話，卻是確實堪以深思的。


愛蘭百利代乳粉
愛蘭百利代乳粉行銷已四十餘年為最早發明製造最完備之育兒聖品設有一二三號三種適用於初生及漸次發育消化力之嬰孩
上海北京路第二號愛蘭漢百利公司謹啟
育兒聖品

五里霧中（小說）

——法國左拉原著——

汪焜炳譯

夥鬆是在二年前，我乘着自由車向奧吉凡爾附近一條荒僻的路上兜圈，無意中看見一座磚屋，我不覺就跳下車來走近去仔細的觀察。它聳立於十一月的天氣之下，並不見得怎樣高貴。廣大的花園內聳峙着幾株蒼勁的古樹，寒颼在枯枝敗葉中呼呼價行使其大破壞。一扇被風雨剝蝕了的堅固之門也頹然倒在地上，好像這全部房屋已經宣告着拍賣了。

什麼東西使這地方如此凄涼以致我心目中滿佈着可怕的氣象的呢？我因爲受了好奇心的驅策以及凄然與不安的縈繞，遂不知不覺躔進了這花園。

這屋大約已好久無人居住了。它飽歷着風霜雨露的摧戕，以致牆頂與簷壁上的磚瓦和滿蒙靑苔的窗檻都遍佈着破裂底痕跡。蜥蜴等縱橫驅馳於屋的正面，似乎在報告災殃的將臨。牠們還留了些痕跡於這看似堅固而實則荒廢不堪的牆壁之上。踏階的外表被風霜凍裂且爲野苧蔴和覆盆子之類所封鎖。總而言之，這些動物植物已給予這座屋子以枯塚與慘敗的景象了。然而最蒼涼的要推那些無帷之窗，它們裸露着像死人底睜着的眼睛。這花園的周圍全體罩在荒涼的景象和悲哀的空虛之中。昔日的美麗的花壇已爲荆棘蔓草所纏絡而失去本來的眞面目了；那小小的曲徑已被饕餮的植物所吞噬了；那籬笆呢，也已變成槎枒的新枝；而滿地的野綠又令人聯想到荒廢的公墓，它們正在老樹的濕陰之下灑落它們僅存的殘葉於秋風秋雨之中，發出悲鳴的聲音啊。

聽了這種種外物所發的失望的叫聲，幾乎失去了我自己的感覺了。這種沈重的刺激使我的心靈煩悶悲傷——覺得對於這屋有了解與同情的必要。

當我最後決定離開它時，方才覺到在這屋的左端有一家小酒店。我就決意到那裏去開懷暢飲幾杯，藉以略略探究這屋的大概。

我走進去時看見一位老媼，她送給我一杯啤酒之後即訴說在這冷僻的所在營業的淸淡及每天很少看見二輛汽車往這邊經過的話。她並把自己的身世用一種含糊不淸的語調告訴、我說：她是被人稱呼爲禿遜脫媽媽，她以前和丈夫從凡農到這裏來經營買賣，最初生意還

過得去;然而現在是愈趨愈壞了。而且在最近的過去她又不幸做了一個寡婦。……當她說畢這喋喋不休的話時,我就乘機問問她關於近旁這屋的情形她聽了,似乎窺覘而又懷疑地瞥了我一下,彷彿慮我是要從她那裏騙取一件重要的秘密般似的。

「哦!是的,拉瑣凡吉這屋是有鬼的,大家都這樣說。……先生,關於這事我所曉得的並不多。我於三年前一個耶穌復活節遷移到這裏,那時已有這屋了。所以這事的發生,至少須在四五年前。當我們到這裏時,這屋內的情形已同你現在所見的一樣。夏去秋來,除掉磚塊的坍落之外,一點也沒有變異。……」

「但是他們既標着拍賣,為什麼不能售脫呢?」我問。

「為什麼呢,我怎能知道?不過大家都說這屋裏是變故迭出的。……」

最後我又用一種方法去感動她,她方才信任了我。於是就很懇切地告訴我大家關於這座屋子所傳說的話。她說:在每天黃昏之後,鄰村的少女頑童是幾乎一個也沒有敢進這屋的;因為傳這屋裏常有厲鬼出現。

「這件怪事居然能在巴黎附近發生嗎?」

我不覺露出驚訝的神氣。她呢,也肩頭一聳,好像她雖然已經說過了這屋子的秘密,她心中依然深藏着說不盡的恐怖呢。

「先生!你看那是真有的事實呢」但是為什麼這屋不能早日售脫

呢?我常見許多人很想買它,可是他們總是乘興而來,敗興而返。因此就沒有人再來嘆了。而這椿無論誰走進這屋都有機會碰到的怪事:——那門窗無緣無故會砰的關閉着,不久又呀然的開着,這彷彿有一陣怪風在那裏搖動似的。至於可怖的哭泣,呻吟,和哽咽的聲音常常平白的會在暗室中發出來。你假使多停留一刻,你包可以聽見一種令人心膽俱裂的悽厲而不斷的「恩傑琳」「恩傑琳」的叫聲。這可怕的現象我很可以擔保它的真實。——因大家都異口同聲的這樣說咧!」

我相信我是受了沈重的刺激全身不住的在打寒噤了。

「那末誰是恩傑琳呢?」

「唉!先生,我所說的已等於把全部的事實重演給你看了;總之,我已把我所有曉得的全對你說了。」

但是後來她畢竟異把這全部事實告訴我了。大概七八年前,有叫狄基先生的,他在脫爾審郵局中佔了一個位置。後來妻子因病死了,遺下一個十歲左右的女兒叫做恩傑琳。她容顏的美麗恰如她母親的復生。不到二年,狄基又同一個已故的將軍的夫人結婚了。——她亦是著名的美人。大家都說自從繼母進門後,一種可怕的妒風遂飄揚激盪於母女中間。這女兒看見昔日父親對於親母的寵愛生生的為繼母所奪,很覺得傷心。而後母也因恩傑琳酷肖生母,所以腦中常常鐫刻着前妻的觀念和影像因此嫉妒之念遂潛滋暗長了。……這座房產是繼母的賠嫁物,而這件悲劇也就是發生在這屋中。有一天晚上,她的丈夫正親

熱地擁抱着恩傑琳，她見了，妒念不覺勃發，就拿了一根粗棒擊中了恩傑琳的頭顱，因受傷過重，這可憐的小孩就跌倒在地板上死了。……後面的事情尤其凶惡呢」她爲欲替丈夫解脫謀害親子的罪名起見，就把這小小的遺屍埋葬在這屋的地底。夫婦倆爲着蒙蔽鄰居的耳目計，就宣說她的女兒是住在姑母家中。及到後來終於被一隻黃狗在狂吠的聲中把那屍體挖抓出來，這樁奇案方才被發見了。可是脫爾害地方的官吏，恐怕把他倆用法律交辦是有損官箴的，故這案就馬虎過去了。然而他倆去世之後，恩傑琳的靈魂卻仍不時出沒於這屋中呢」

『鄰居總不至於對我說誑的吧』禿遜脫媽媽最後這樣說：『所以這事的可靠猶如二加二之等於四啊！』

我聽完了這故事，不覺非常地驚訝，而且終於被束縛在這強有力的慘慘的悲劇中了。

噢！狄基先生，——我聽她常常說及，腦中存着他的印象很深。——他只因爲娶了一位後妻，遂致全家日處愁雲黯霧之中。然而這事是真的嗎？若然，那是何等動人悲戚的故事呵！（以至無論誰都被喚起了他的熱情到了瘋狂的程度。）呵！最害人的熱情之罪，——一個少女，太陽般地美麗，爲她的父親所崇拜的，繼母所坑殺——呵！這完全是太重情愛所致，然而牠的事實亦太可怕了。

關於這事，我決定再進一步向旁人去探訪探訪。但是我又自問道：『這究有什麼目的呢？爲什麼這可怕故事的顏色在我心目中仍是如此的鮮明深刻呢？』

當我重新跳上自由車，對這座房屋作最後的瞻仰時，夜已降臨。這受災殃似的房子的辛苦而空虛的窗像死人之眼老是朝着我看。那時秋風落葉正在古木上颯颯的泣訴着。

爲什麼這故事盤踞在我的腦中？甚至它將成爲一個魔鬼樣對我搏擊呢？而這已經遐邇皆知的故事與我實在沒有特別的關係，雖然心目中常有這死後的纏綣，——那美麗而可憐的恩傑琳。

在這一年初冬，我幾乎完全從事於探究這事。如此變幻離奇，——它自己雖毫不介意——我想這一定有充分戲劇的興趣會在最近報章雜誌上登載的。我於是又走進收藏檔案文件很富的國立圖書館中去找資料，可是並沒有什麼消息看到。因此我就不得不向從前曾經在脫爾害郵局服務過的人員詢問了。然而他們一個也不曾給我以明確的答案。我剛要拋棄採求此事真相的念頭，——雖然我是爲這祕密案件而頗煩惱着——一個早晨，好的命運卻給我一條新鮮的路徑了。

因我每隔二週必有往訪朋友一次的慣例。那溫厚可敬的詩人維霸，——他才於去年四月裏逝世，大約有七十多歲吧。——他患着癱瘓病，常躺在一間臨臺斯街的小書房中的搖椅上而不能動彈。這房的窗外就是盧森堡花園。他在那裏過着栩栩然神仙般的生活，而且常常飄徵於想像的世界中。他曾經在這個世界中建築了他自己理想的天堂，他在這天堂內所有的愛惡憎欲都與真實世界相離遠甚。

然則他不能再喚起他少年時所保存的天眞活潑的面孔，鬈曲而美麗的頭髮，以及碧綠晶瑩的眼睛嗎？這對於他實在沒人敢說。因爲他是常在睡鄉中的。在實際上他不斷地創作。而且你決不能夠說出何處是實在的末梢？何處是夢幻的開始？他完全是一個達觀的老人，常遷移耋耄之年使向少年活潑之路。而且他的談話之鼓勵我們，猶如造化的明睿而又有含蓄的啓示。

在這樣一個値得紀念的一天，我在他的狹窄的房內靠着窗邊坐着。屋內生着一個火爐，很覺溫煖；然而探首窗外則寒冷得可怕。窗外是盧森堡花園，它鋪着一大片光瑩潔白的雪。我不曉得如何同他開始談到關於這座拉瑣凡吉屋內我所聽見過的故事。但我終於對他談及了。他聽了我的話很平靜地微笑着。可是當我告訴恩傑琳父親的續絃，繼母之嫉妒小女之酷甚其生母以及後來之埋屍於地下等話時，他似乎隱隱伏了悲痛的情緒，然而隨即靜默着。那時他那暗淡的目光無目的地凝眺着那盧森堡花園遙遠而廣漠的白銀世界，一個理想中的映象從他的內心發出，好像一陣蕩漾的微波環繞着他。

『哦，知友狄基，我是曉得的。』他慢騰騰地說，『我知道他的第一位夫人是女界中最美麗的一個。但是第二位夫人所受底奇異的天賦也不爲較小呀！他們我都很熱烈的愛憐着，雖然關於這點我並不會說及一字。我想恩傑琳尤其美麗動人，憐愛人們都願抱諸膝上撫摸她一回。……然而這椿事情並不如你所說。……』

惘然與不寧緊緊地擁抱着我。這事的眞相我將終於不能得到了！然則我就此灰心而罷手？還是繼續探求呢？那時我不但什麼也沒有懷疑，並對他說道：

『哦！我的朋友，你將給我以什麼助力呢？』

不久我的可憐的心是平靜些了。

『請快告訴我吧！這事的經過情形。』

但他似乎不會聽見。他的眼光仍一瞬不瞬地凝視着盧森堡花園。直到最後，他纔囁語般的發出聲音來。但他所講的彷彿是創作着的人物和事情。

『當恩傑琳十二歲時，她就有歡愉和悲哀的深情。女人家的一切愛情已和快樂憂愁一塊兒在她的心中絢爛地開花成熟了。她很妒忌後母。她每天看到後母在父親懷抱中，她就感着痛苦，猶如做了可賤的叛謀。因這對伉儷不僅侮辱她的生母，並且如受嚴刑而挖出他的心了。……每夜她聽到生母的靈魂從墳墓中歸來叫她。有一天晚上，她終爲痛苦和深情所征服，這十二歲年紀的女孩遂悄悄地將一把小刀往心胸裏自戳。……』

我不禁喊了起來。

『唔！上帝，這事情是可能的嗎？』

『在第二天這事情尤其可怕呢！』

他不顧我的話，仍在繼續着說下去。

『當狄基和夫人發見她的胸膛上刺着一把利刃躺在小眠床的血泊中時，不覺嚇呆了。因爲他倆那時正要到羅馬去游歷呵！……這屋中除了一個撫育恩傑琳長大的老僕外，什麼也沒有。他倆抖顫着，恐怕被鄰居議論，因此就召這僕人幫助着把這小屍體埋葬在宅後一所暖花房旁邊的一株橘樹之下。直等到他夫婦倆死了之後，這老僕才把這事情宣布出來。……』

疑團環繞着我，我於是很焦急的反問他。

『是否這故事是你所創造的？』

『哦！這事眞的可以相信嗎？已死的恩傑琳每夜能够回來？並能答應那神秘之處的慘叫麼？』

這時他看着天花板，並縱情的微笑着。

『回來的，我的朋友！這是什麼緣故？因爲無論誰都要回來的。那末爲什麼不承認這可愛小女孩的靈魂依舊可以到她受撫愛和受苦痛的所在呢？假使你聽到一種聲音在叫她，這是表示她的生命尚不能够再生，但是不久終會得超生的。你亦是如此的呀！因爲一切衆生誰都要再生的。而且天下沒有一去不復返的東西，愛情和美麗亦何獨不然呢」恩傑琳，恩傑琳！你將誕生在光天化日和絢爛花架之下啊」』

他這些似是而非的話既不能使我信服，又不能安慰我；我的老詩人和這女孩的靈魂只有帶我走進更加苦悶之域了。我想他一定是在自創其說，雖和一切夢想家一樣。但他或許神妙地在揭示奧隱的眞理呢！

『你所告訴我的都是十分可靠的吧？』

我最後大膽的笑着問他。他呢，亦變成歡樂的樣子，並說道：

『什麼？這自然是眞的囉！……這難道不是無限的眞實嗎？』

這是最後一次的會面，因爲以後我不得不暫時離開巴黎。然而我仍舊不時想念到他沈思地凝視着浴在雪中的盧森堡花園的神情。他是如此體念到他的永存的夢想，而同時我呢，則不得不爲這不可靠的眞實所束縛着了。

一年多過去了。因無端的煩惱同愉快的情緒的刺激，我不得不向外邊去跑了。但我的知覺中常有自遠而至的「恩傑琳」「恩傑琳」的悲慘的呼聲。我一聽見這可怕的喊聲，總不期然會心驚肉跳。煩悶圍攻着我；急切的欲知其眞相的自擾苦惱；以致我不能忘卻，而我僅有的苦惱也天天在增進。

我不能够解答這事如何竟會如此遭逢。是六月中一個美麗的下午，我騎了自由車無目的地、又經過這條路。而那座怪屋也接觸着我的眼簾了。我究竟是否眞的願意走近它，還是下意識的離開這大道呢？大概六點鐘的光景，但是因爲這幾天是一年中最悠長的緣故，燦爛之落日仍然焚燒在金黃與蔚藍而無害的天空。這是如何輕微澀澁的微颸！芬芳幽媚的花草！一切均溫柔恬靜，充滿着廣大的鄉村風味。

啊！這是第一次的觀面，當我經過拉瑣凡吉屋旁，我覺不由自主地

跳下車而躑躅觀望着。這屋的形式已經大大改觀了。一座莊嚴而新式的花園在夕照之下反映着紅橙色的光輝。而周圍的園籬也已煥然一新。至於那屋因爲隱沒在濃蔭之下很難瞧得清楚。但似已呈現着少年蓬勃的氣象。這難道正如我友所謂「再生」嗎？恩傑琳亦回復其生命而能答應那呼喚的聲音嗎？我呆立在道旁，麻木與驚異互相交織着。直到有人走過身旁，我方才如做夢般的嚇醒了。那走近我身旁的你道是誰，原來就是禿遜脫媽媽。她剛纔從鄉村的牧場上牽着一頭小犢來。

「禿遜脫媽媽！他們住在那裏，難道不怕的嗎？」

我手指着那屋問她。她也似乎還認識我，就立刻放下那頭小犢。

「唉！先生，他們這班人對於萬能的上帝的足踝都要踐踏的呀！……去年此時這屋主才買了這屋。他是一個畫家，名字叫做昆式，這你是曉得的，凡藝術家總是無法無天的。……」

她說畢牽了牛走了幾步，卻又回轉身來聳一聳肩膀說道：

「是的，先生！你將來可以睜着眼睛看他所得的結果啊！」

他是一個富於創造力而且有優美作風的藝術家。他曾經描寫過許多巴黎的美女和婦人。我和他曾有一面之雅。有時我們在街道上，戲園中，或者在展覽會場中偶然相遇，常常是握手爲禮的。

不料我覺爲一種不能控制的情欲所抓牢而企圖進去訪謁他藉以明瞭這房屋的神秘之史。一點也不顧慮到自己所穿的這件滿佈灰塵的外衣是否有礙觀瞻。那時我扭着機括馳向一株叢絡着枯籐的大樹之下。在門口用力撳着電鈴，不久一個僕人出來，我便取出一張名刺給他去通報主人。

當我四週觀望時，我的好奇心格外濃厚了。

那屋的外表已修理得很整潔：——不再見蜥蜴和鬆弛的磚塊。——在踏階上點綴着幾叢玫瑰花；幸運似的門檻微笑着歡迎它。生氣蓬勃的窗子現在也露着笑容在說他們潔白的帷幔之中是充滿着幸福與快樂。至於園內的荊棘蔓草，也不見它的蹤影了。因爲受着純潔的雨露和光明的太陽之浸潤與曬曝，花壇上的各種花草已變成香氣氤氳；籬邊的枯木也重發新枝欣欣向榮了。

僕人再出來領導我走入一間房中；他對我說，主人是到鄉村去了，但不久就要回來的。我坐着等待，很耐心的觀察着屋內的一切。四周的物事如濃厚的地毯，絲織的帷幔，懸掛物，沙發，安樂椅等都很奢華的陳設着。至於說到那垂幔之富麗堂皇，竟使我對於光陰消逝的迅速也要發生懷疑啊！

不久黑暗完全佔據了全室。我對於等了多少時刻，也覺得茫然起來，因爲我早已忘懷一切了。我危坐在黑暗之中重新憶起這全部悲慘的故事。且終爲幻想所征服。恩傑琳是否被人暗殺？抑係她自己以刀剸腹的呢？我承認我是獨坐在這神秘的屋內，因爲四周更加黑暗了，我幾於完全爲恐怖所簸弄。——起初只有一點兒害怕，真的，我皮膚上僅微微地墳起小粟。但是後來我覺得自頂至踵寒戰漸漸地加劇，甚至於要

引我走進瘋狂的狀態中了。

最初，我在暗處聽到一種模糊的聲音，——無疑的它自從地板深處發出。——似乎是掩抑的哭聲，阻塞着的哽咽，以及鬼的低澀的脚步聲。這悽楚的聲音慢慢地移近，以致全房間充滿着可怕的陰森。突然間一種來勢頗急尖厲而可怖的喊着「恩傑琳」「恩傑琳，」同時並覺得一陣陰風吹過我的身旁。那時一扇房門呀然的開着，而恩傑琳就閃電般的過去了。她向這邊經過，似乎沒有看見我，但我卻已在微光之下看到她穿過一間有燈的套房中去了。我想這定然是十二歲的恩傑琳無疑。她非常美麗，淡黃的頭髮披到肩上，身上穿着一襲縞素的衣裳，——一種陰界所用的可怕的白色。——她靜悄悄地經過這房而隱沒。這時遠遠的門外又發出很尖厲的「恩傑琳」「恩傑琳」的叫聲。接着又是一陣可怕的怪風，我被嚇得毛髮直豎，汗流浹背，木木然直立着竟至於不能動彈。

過了一會，我方才驚魂漸定，而僕人已將電燈燃着。同時並覺得主人已立在面前了。他同我握了握手，並說了許多抱歉的話。我素來是沒有裝腔作偽的脾氣的，所以不待他說完我便把方纔所遇的怪事告訴他。他聽了我的話，並不見驚異的神色，只是發出誠摯的笑聲，說並沒有這回事。

『親愛的朋友！你顯然沒有知道我就是狄基夫人的堂弟吧。唉！可憐的夫人！人家都異口同聲說他謀害女兒，——其實這女兒是她所最寵愛的。當她死時，這後母的悲悼正不讓其父親咧！至於你說這小孩的屍身，確是埋在這裏，——並不是她自殺，（上帝都不許。）其實她是一個突然發生的熱病下的犧牲者。她的雙親因爲嫌惡這屋的關係，後來就遷徙到別處去了。——這正可以解釋這屋當時爲什麼沒有人受租。——直到他倆去世後，爲着不斷的訟事的糾葛，以致這屋不能立刻脫售。但我覺得很需要它，雖然我是靜候了許多年……末了我可以人格的擔保這屋內決沒有所謂陰間之客——鬼。』

他說完了，我仍微微地震顫着並譫語似的說：

『那末一秒鐘前恩傑琳我是清清楚楚看見在這室內，一種令人毛骨悚然的喊聲在叫她，而她也就飄然的經過了這室。這又怎麼說呢？』

他疑訝似的瞧我一下，以爲我是有點神經不清了。我倆靜默了一會，他忽然發出一種得意忘形的笑聲。

『噢！是的，你方纔所見的是我的少女呀！狄基先生是她的義父。因爲紀念她的緣故，就替我的小女命名爲恩傑琳。剛纔一定是她的母親叫她，所以她向這邊經過吧？』

他說完，遂順手推開房門，並高聲喊着：「恩傑琳」「恩傑琳，」立刻這個天真可愛的女孩又復現面前。呵！我所見的真的就是她！——全身縞素的衣服和着可愛的金黃色的頭髮披在肩上，同我剛才所見真是一模一樣——她是如此的美麗，如此的孕育着愛的情緒以致她直

是『春』的化身，因而給與世界以愛情的種子和悠長快樂的人生。

如今可愛的女郎是再生了！——我的老友詩人維翁，他並沒有說謊。『凡物不是一去不復返的；一切衆生都要再生的。美麗和愛情亦何獨不然呢？造物主的命令召回以往的少女，未來的愛侶；但不久又得會在光天化日之下和絢爛花架之旁復生的。』——而這個復活的女郎，從前是爲這屋內的厲鬼，但是今天卻又於歡樂中變成活潑美麗的少女而恢復原狀有其永久的生命了！

此篇原名恩傑琳。其中事實充滿陰森氣氛；述纏綿情況，有令人莫測端涯之概！然綜全篇作意，亦有可得而述者：一爲誨言之可畏；一爲詩人之語的具體化。不知諸君讀了作何感想？

譯者附識

蒼海中有水珠的晶瑩（德國海涅作，關佛羅譯）

何德明重譯

蒼海中有水珠的晶瑩，
　碧天上有繁星的澄清；
但我的心靈，我的心靈裏，
　我的心靈裏有愛情深深。

偉大的是蒼海和碧天，
　但更偉大的是我心靈；
純潔的是閃耀水珠和繁星，
　但更純潔的還是我那愛情。

你這嬌小的年輕底女人，
　請來到我這偉大心兒裏藏隱；
我底心兒，蒼海，和碧天，
　都將與那愛情溶解而消盡！

東京小品

盧隱

九　烈士夫人

異國的生涯；使我時時感到陌生和飄泊，自從遷到市外以來，陳樸和我們隔得太遠，就連這唯一的朋友，也很難有見面的機會。我同建只好終日幽囚在幾張蓆子的日本式的房屋裏讀書寫文章——當然這也是我們的本分生活，一向所企求的，還有什麼不滿足；不過人總是羣居的動物，不能長久過這種單調的生活而不感到不滿意。

在一天早飯後，我們正在那臨着草原的窗子前站着，——這一帶的風景本不壞，遠遠有滴翠的羣峯，稍近有萬株矗立的松柯，草原上雖僅僅長些婆娑同野菊，但色彩也極鮮明，不過天天看，也感不到什麼趣味。我們正發出無聊的嘆息時，忽見，從松林後面轉出一位中年以上的女人。她穿着黑色白花紋的和服，拖着木屐往我們的住所的方向走來，漸漸近了我們認出正是那位嫁給中國人的柯太太。唉！這眞彷彿是那稀有而陡然發現的空谷足音，使我們驚喜了，我同建含笑的向她點頭。

來到我們屋門口，她脫了木屐上來了，我們請她在矮几旁的墊子上坐下，她溫和的說：

『怎樣，你們住得慣嗎？』

『還算好，只是太寂寞些！』我有些悵然的說。

『眞的，』建接着說：『這四周都是日本人，我們和他們言語不通，很難發生什麼關係。』

柯太太似乎很了解我們的苦悶，在她沉思之後，便替我們出了以下的一條計策。她說：『我方才想起在這後面西川方裏住着一位老太婆，她從前曾嫁給一個四川人，她對於中國人非常好，并且她會燒中國菜，也懂得幾句中國話，她原是在一個中國人家裏幫忙，現在她因身體不好，暫且在這裏休息。我可以去找她來，替你們介紹，以後有事情儘可請她幫忙。』

『那眞好極了，就是又要麻煩柯太太了！』我說。

『哦，那沒有什麼，黃樸太太客氣了，』柯太太一面謙遜着，一面站起來，穿了她的木屐，繞過我們的小院子，往後面那所房裏去。我同建很高興的把坐墊放好，我又到廚房打開瓦斯管，燒上一壺開水。一切都安派好了，恰好柯太太領着那位老太婆進來，——她是一個古銅色面孔，而滿嘴裝着金牙的碩胖的老女人，在那些外表上自然引不起任何人的

美感，不過當她慈和同情的眼神射在我們身上時，便不知不覺想同她親近起來。我們請她坐下，她非常謙恭伏在蓆上向我們問候。我們雖不能直接了解她的言辭，但那種態度已夠使我們清楚她的和藹與厚意了。我們請柯太太當翻譯隨意的談着。

在這一次的會見之後，我們的廚房裏和院子中便時常看見她那頎大而和藹的身影。當然，我對於煮飯洗衣服是特別的生手，所以飯鍋裏發出焦臭的氣味，和不曾擰乾的衣服，從晒竿上往下流水，等一類的事情是常有的；每當這種時候，全虧了那位老太婆來解圍。

那一天上午因爲忙着讀一本新買來的日語文語，煮飯的時候完全「心不在焉，」直到焦臭的氣味一陣陣衝到鼻管時，我才連忙放下書，然而一鍋的白米飯，除了表面還有幾顆淡黄色的米粒可以辨認，其餘的簡直成了焦炭。我正在不知所措的時候，那位老太婆也爲着這種濃重的焦臭氣味趕了來。她不說什麼，立刻先把瓦斯管關閉，然後把飯鍋裏的飯完全傾在鉛筒裏，把鍋拿到井邊刷洗乾淨；這才從新放上米，小心的燒起來。直到我們開始吃的時候，她才含笑的走了。

我們在異國陌生的環境裏，居然遇到這樣熱腸無私的好人，使我們忘記了國籍，以及一切的不和諧，常想同她親近。她的住室只和我們隔着一個小院子。當我們來到小院子裏汲水時，便能看見她站在後窗前向我們微笑；有時她也來幫我，抬那笨重的鉛筒，有時開了她便請我們到她房裏去坐，於是她從櫥裏拿出各式各種的糖食來請我們吃，并教我們那些糖食的名辭；我們也教她些中國話。就在這種情形之下，大家漸漸也能各抒所懷了。

在一個星期六的下午，建同我都不到學校去。天氣有些陰，陣陣初秋的涼風吹動院子裏的小松樹，發出辣辣的響聲。我們覺得有些煩悶，但又不想出去，我便提議到附近點心鋪裏買些食品，請那位老太婆來吃茶；既可解悶，又應酬了她。建也贊成這個提議。

不久我們三個人已團團圍坐在地蓆上的一張小矮几旁，喝着中國的香片茶。談話的時候，我們便問到她的身世，——我們自從和她相識以來，雖然已經一個多月了，而我們還不知道她的姓名，平常只以「オバサン」（伯母之意）相稱。當這個問題發出之後，她寧靜的心不知不覺受了撩撥，在她充滿青春餘輝的眸子中宣示了她一向深藏的秘密。

『我姓齋藤，名叫半子，』她這樣的告訴我們以後，忽然由地蓆上站了起來，一面向我鞠躬道：『請二位稍等一等我去取些東西給你們看。』她匆匆的去了，建同我都不約而同的感到一種新奇的期待，我們互相沉默的猜想着等候她。約莫過了十分鐘她回來了，手裏拿着一個淡灰色綿綢的小包，放在我們的小茶几上。於是我們從新圍着矮几坐下，她珍重的將那綿綢包袱打開。只見裏面有許多張的照片，她先揀了一張四寸半身的照像遞給我們看，一面嘆息着道：『這是我二十三年前的小照，光陰比流水還快，唉，現在已這般老了。你們看我那時是多麼

有生機?實在的，我那時有着青春的嬝娜——雖然現在是老了!』我聽了她的話，心裏也不免充滿無限的惆悵，默然的看着她青春時的小照。我彷彿看見可怕的流光的錘子，在搗毀一切青春的藝術。現在的她和從前的她簡直相差太遠了，除了臉的輪廓還依稀保有舊時的樣子，其餘的一切都已經被流光傷害了。那照片中的她，是一個細弱的身材，明媚的目睛，溫柔的表情，的確可以使一般青年沉醉的，我正在呆呆的癡想時，她又另遞給我一張兩人的合影；除了年青的她以外，身旁還站着一個英姿煥發的中國青年。

『這位是誰?』建很質直的問她。

『哦，那位嗎?就是我已死去的丈夫呵!』她答着話時，兩頰上露出可怕的慘白色，同時她的眼圈紅着。我同建不敢多向她看，連忙想用別的話混過去，但是她握着我的手，悲切的說道：『唉，他是你們貴國一個可欽佩的好青年呢，他抱着絕大的志願，最後他是作了黃花岡七十二個烈士中的一個，——他死的時候僅僅二十四歲呢，也正是我們同居後的第三年……』

老太婆說到這些事上，似乎受不住悲傷回憶的壓迫。她低下頭撫着那些像片，同時又在那些像片堆裏找出一張六寸的照像遞給我們看道：『你看這個小孩怎樣?』我接過照片一看，只見是個十五六歲的男孩，穿着學生裝含笑的站在那裏，一雙英敏的眼睛很和那位烈士相像，因此我一點不遲疑的說道：『這就是你們的少爺嗎?』她點頭微笑道：『是的，他很有他父親的氣概咧。』

『他現在多大了，在什麼地方住，怎麼我們不曾見過呢?』

『唉!』她嘆了一口氣道，『他今年二十一歲了，已經進了大學，但是，』說到這裏，她的眼皮垂下來了，鼻端不住的掀動，似乎正在那裏嚥她的辛酸淚液；這使我覺得窘迫了，連忙裝作拿開水對茶走出去了!建也明白我的用意，站起來到外面房子裏去拿點心；過了些時我們纔從新坐下，請她喝茶吃糖果，她向我們嘆口氣道：『我相信你們是很同情我的，所以我情願將我的歷史告訴你們：』

『我家裏的環境，一向都不很寬裕，所以在我十八歲的時候，我便到東京來找點職業作。後來遇到一個朋友，她介紹我在一個中國人的家裏當使女，每月有十五塊錢的工資，同時吃飯住房子都不成問題。這是對於我很合宜的，所以就答應下來。及至到了那裏，纔知道那是兩個中國學生合組的貸家，他們沒有家眷，每天到大學裏去聽講，下午才回來。事情很簡單，這更使我覺得滿意，於是就這樣答應下來。我從此每天為他們收拾房間，煮飯洗衣服，此外有的是空閒的時間，我便自己把從前在高等學校所讀過的書溫習溫習，有時也看些雜志，遇到不明白的地方，常去請求那兩位中國學生替我解釋。他們對於我的勤勉，似乎都很為感動，在星期日沒什麼事情的時候，便和我談論日本的婦女問題，等等。這兩個青年中有一位姓余的，他是四川人，對我更覺親切。漸漸的我們倆人中間就發生了戀愛，不久便在東京私自結了婚。我們自從結

婚後，的確過着很甜密的生活；所使我們覺得美中不滿足的，就是我的家族不承認這個婚姻，因此我們只能過着祕密的結婚生活。兩年後我便懷了孕，而余君便在那一年的暑假回國。回國以後正碰見中國革命黨預備起事的時期，他爲了愛祖國，不顧一切的加入工作，所以暑假後他就不曾回日本來。過了半年多，便接到黃花岡七十二烈士遭難的消息，而他的噩耗也同時傳了來。唉！可憐我的小孩，也就在他死的那一個月中誕生了。唉！這個可憐的一生下來就沒有父親的小孩，叫我怎樣安派？而且我的家族既不承認我和余君的婚姻，那末這個小孩簡直就算、是個私生子，絕不容我把他養在身邊。我沒有辦法，恰好我的妹子和妹夫來看我，見了我這種爲難，就把孩子帶回去作爲她的孩子了。從此以後，我的孩子便姓了我妹夫的姓，與我斷絕母子關係；而我呢，仍在外面幫人家作事，不知不覺已過了二十多年……』

『呵，原來她還是烈士夫人呢！』建悄悄的對我說。

『可不是嗎？……但她的境遇也就夠可憐了，』我說。

建和我都不免爲她嘆息，她似乎很感激我們對她的同情，緊緊握着我的手，好久纔說道：『你們眞好呵！』一面含笑將綢包收起告辭走了。

……………………………

過了兩個月，天氣漸漸冷了，每天自己作飯洗碗夠使人麻煩的，我便如建商議請那位烈士夫人幫幫我們。但我們經濟很窮，只能每月出一半的價錢，不知道她肯不肯就近幫幫忙，因此我便去找柯太太請她代我們接洽。

那時柯太太正坐在迴廊上曬太陽，見我們去了，便讓我們也坐在那裏談話，於是我便把來意告訴她，柯太太笑了笑道：『這事太不巧，……不然的話那個老太婆爲人極忠厚，絕不會不幫你們的。不過現在她正預備嫁人，恐怕沒有工夫吧！』

『呀，嫁人嗎？』我不禁陡然的驚叫起來道：『這眞是想不到的事，她現在將近五十歲的人，怎麼忽然間又思起凡來呢？』

柯太太聽了這話也不禁笑了起來，但同時又嘆了一口氣道，『自然，她也有她的苦痛，照我們看來，以爲她既已守了二十多年寡，斷不至再嫁了。不過，她從前的結婚始終是不曾公佈的，她娘家父母仍認爲她沒有結婚，并且余先生家裏她勢不能回去。而她的年紀漸漸老上來，孤孤單單一個無依無靠的人，將來死了都找不到歸宿，所以她現在決定嫁了。』

『嫁給什麼人呢？』建問。

『一個日本老商人，今年有五十歲吧！』

『倒也是個辦法！』建含笑的說。

他這句話不知爲什麼惹得我們全笑起來，我們談到這裏，便告辭回來。在路上恰好遇見那位烈士夫人，據說她本月就要結婚，但她臉上依然憔悴頹敗，再也看不出將要結婚的喜悅來。

眞的人們都傳說，『她是爲了找死所而結婚呢！』呵！婦女們原來還有這種特別的苦痛！……

婦女談叢

考古探險家安得羅夫婦的離婚消息

仲華

以發見恐龍之卵而馳名學術界的美國考古探險家安得羅氏（Roy Chapman Andrews），於今年春間結束了他的工作回到北平小憩的時候，忽然得了他夫人從巴黎遞來的一封已經辦妥離婚手續的通知書。這對在向來被稱為「考古探險界最能合作的夫婦」於十七年的患難的同居生活和經過三萬五千里長途的蜜月旅行之後，竟落得這樣的慘淡的收梢，使一般關心於他們的，和知道這對夫婦的歷史的人發生不小的驚異。

最奇怪的這次的離婚請求是由安得羅夫人提出的，提出的理由是丈夫的遺棄。其實安得羅夫婦從亞洲中部的沙漠回來，在北平經過一度的歡宴，夫人就起程到巴黎，安氏自己留在北平，其間並沒有經過一些爭執；而「平地一聲雷」，夫人所提出的離婚的理由竟是丈夫的遺棄，誠令人難以懸測。當然，遺棄不過是一種藉口而已，促成離婚的必有他種重要的理由。因為這樣，在各方面竟傳說着種種關於他們夫婦的談資。其中最有趣味的是他們早年的浪漫的故事，與在三萬五千里的蜜月旅行途中所經歷的種種新奇險怪的遭遇。

據說，安得羅夫人本來是一個隨從美國的公使到巴黎（後來到柏林）的軍官的女兒。在歐戰之前，她在法德的國際交際界度過多年的綺妮溫馨的生活。她出入於德皇威廉的宮廷，她有着多種貴族式的嗜好。她的早年是充滿着華麗的愉快的經驗。

在一九一二年，她隨着她父親回國去度一個假期。那時，她的哥哥喬治·包羅（George Borup）剛隨着潘萊

氏探險北極歸來。他們有一個很熱鬧的歡慶會。在那會席上，她遇到了後來成爲她丈夫的安得羅氏，那是她哥哥的一個很好的朋友。

喬治·包羅和安得羅有着一種相同的嗜好，就是愛看北冰洋的深綠色的大鯨。他們一同出外遊玩，而不幸喬治·包羅竟在海中溺死了。安得羅將這悲慘的消息帶給那位弱小的妹妹。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打擊；但這竟成爲他們二人結合的引線。

當這個身材高大而膚色櫻赤的探險家把消息帶給那位幼小的妹妹時，她的回答是這樣慘淡的話，『我在家裏沒有人伴我了。』

這給安得羅以一個傾吐胸懷的機會，『失去了喬治，你有了我！好小姐，我謙卑地以全個心全個體放在你的面前。』這個人的求愛雖然是十分的舊式，但竟得到了勝利。在三天後，他們告訴人說要結婚了，接着，向友朋輩告別，乘着一輛汽車，駛向赫得遜河而去。這樣，他們跨越了太平洋，到中國西藏的荒漠間作了十八個月的蜜月旅行。旅行完畢，安得羅夫人在北平生下了她的第一個男孩，接着又作第二度的考古探險。

安得羅夫人自己曾經對人說出她在這十八月中所得到的經驗：

『這是一個眞正的蜜月，沒有人家的蜜月和牠相同的。我們旅行了三萬五千里。有二千里路程是在馬上過去的。大半時候我們睡在「睡袋」中。黑夜中四處聽得猨號，還有可怕的野犬的足音，有時候我們蹤跡一隻猛虎到牠的窠邊，等機會射死了牠，然後敢回來安睡。我們曾經被土匪轟擊，但沒有受傷。這樣我們從亞洲的中部帶回了三千多種古物標本。』

從安得羅夫人的簡略的敍述中，我們知道了這使人驚羨的蜜月的大概。解去了新裝，換上跋涉風塵的獵衣，拋開了燈紅酒綠的喜筵，跨上長途征塵的馬背，這在許多婦女是做不到的。但安得羅夫人竟一點也不怕。非但不怕，在十八個月的蜜月旅行之後，她還繼續和她丈夫作了十多年的考古探險工作。一定有人要說這是夫婦合作精神的表現了。

在十多年的荒漠探險中，有不少驚心蕩魄的經驗。可喜的是夫婦能共同經歷着。據安得羅夫人說，她還救出她丈夫的性命多次呢。關於涉漠中最可怕的野犬的襲擊，安得羅夫人在事後對人說及時猶有些膽戰。這裏我們不妨把她親口對人所說的錄下來：

『有一天，在途程中，十四隻野犬追蹤我們而來。顯然的，只要着了牠們的牙齒一下就會把人的頸子折斷。我丈夫立刻回頭放了一鎗，打死了二隻。其他的十二隻怯嚇了一下，盤旋着發出巨聲嘷嘷。

『於是牠們圍着那死的啖牠們的肉，口中繼續不息的咆哮着。當這時候，我也試着將手鎗放一下過去。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的放鎗，但結果卻不壞。我使那些野犬知道我也不是好惹的。

『這是我們第一次的遇到野犬。第二次是在二夜之後遇着的。我們正睡伏在蓬帳中，每個人據着一個「睡袋」睡意非常的濃。一個手

鎗則放在大家都伸手拿得到的地方。

『突然我醒了過來，覺得有什麼危險東西要近來的樣子。一道飛快的獸目的閃光證實了我的疑慮。我握住了我丈夫的臂膀，喊起來——「那犬又來了！那犬又來了！」聽着本能的指使，他拿起手鎗放了出去。一轉瞬間，大家避了開去。我們算是倖免了。』

這樣被野犬襲擊不止二次。每次都瀕於危險；但靠着大家的警覺，總算沒有做成犬牙的犧牲者。

在探險的途中，攝影的職務是由安得羅夫人專司的。一個在巴黎柏林的交際界享過安逸生活的女子，要在漫長的荒漠中背起六尺見方的橡皮暗房，眞是苦不堪言的事情，但她卻能忍耐。在難得遇到的樹蔭下，有時氣候溫度在一百零五度左右，她把影片洗了出來；而結果覺都是意外的良好。

想不到的是這樣共患難共死生的探險合作的夫婦會在成功的歸來後發生離婚。那當然要使人驚怪。據有些人說，在北平的歡慶宴上，安得羅夫人曾經露出厭倦了荒漠探險生活的意思，那或者就是這次分裂主因了。

在那時的席上有一個女子談起科學家的性情，與他們愛心的分用，說科學家是把一半的愛放在妻子的身上，一半的愛放在工作上面。另一個補上說，恰恰是一半一樣，愛工作的心不會比愛妻子的心超出一些些。

然而安得羅夫人卻淡淡的說：『有時也會把百分之七十五放在工作上，把其餘的給妻子的。有時候，在某種人，確是如此。而我是親身經歷過了。』

這話使人疑惑安得羅夫婦之間有一個陰影罩上去了。而沒有過得多久，安得羅夫婦的離婚息消覺傳出來了。

日本中等女教員聯合與空前的大會

竹中繁

——主張男女共學爲教育的大道——

中等女教員向來沒有具體的組織，在封建社會漸漸崩潰，女權運動步步緊張的重要關頭，將來到社會去築設去奮鬪的中堅分子，當然正是現在有機會受中等教育的女子。這個時代，可說是訓練和準備的時候，女權的發展和衰頽，全繫於這一支生力軍的教養怎樣。因此，負擔這個重大使命的中等女教員們，決不能只爲自己的飯碗着想，但求一個安身立命的場所；非放大眼界，闊斧寬刀的爲受壓迫的女性闢一條坦道，則女權運動，終無實現的可能，結果，個人的生存，也無多大的意味。

昭和六年八月二日，中等女教員最初的大會居然實現了，這是日本有史以來中等女教員的新記錄。凡事有組織才有力量，日本女子教育，因着她們的聯合，必有一番新氣象的實現。日本對於教育的改革，尤其是女子教育，過於拘泥，戴絨帽繫帶子，演些「杞人憂天」的把戲，近

鄰中華民國，教育上的進步看來似乎一日千里，然靜言思之未免失之浮泛，偏重形式。日本過於嚴酷，中華民國失之藻飾，假設兩國婦女同志正真要想東亞婦女有揚眉吐氣之一日，從此須實際下工夫，自身嚴密組織起來，好好訓練一隊生力軍。

第一次全國中等學校女教員大會，於八月二日午前九時，在東京本鄉區元町櫻蔭女學校舉行開會典禮，到會者約四百人，朝鮮，臺灣各地，也不遠千里而來，文部大臣田中夫人也以櫻蔭會員的資格惠然出席。

本會的主體，有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出身者所組織的團體——櫻蔭會，奈良女高師同窗會所組織的團體——佐保會，女學校長協會，三個團體開始主催，招集全國的中等學校女教員。在大會的動議，中等學校女教員須要這個具體的組織永續的存在，定名「全國中等學校女教員會」每年開大會一次，發表女教員的要求和執行種種實際運動。

是日，岡山市興備高等女校西森元女史就議長席，開始會議。最初因着文部省的諮問案，發表種種意見。

「鑑於日本的現狀，對於女子中等教育應特別注意的事項如何？」

……文部省諮問案。

「官公立女學校也要女子做校長。」……意見。

「不由男女共學的大道，人間的薰陶不可能。」……意見。

而且對於以上的意見，有強硬的主張。

其次，佐保會提出第一號議案：

「爲求中等學校女教員質的向上方法如何？」

這個議案由九段精華女校，坂口女史說明：

「中等學校的女教員的數目將與男教員的數目相等，但是做校長的公立只有一名，私立只占五十名，任何場所總把女教員的地位降低；但是我們自身做校長也好，做教務主任也好，非持這種自信力不可。」

後由櫻蔭會提出第二號議案：

「女子中等學校的教育內容改善方法如何？」

這個議案，由文化高等女校斯波安女史說明。家政學院大江女史又補充以下的意見：

「欲設備完善，教師優良，非鉅款不爲功，但是對於教育事業，銀行不貸款，文部省和內務省又無通融資金，欲事之舉，其難立見。須向政府建議，對於教育事業，設立貸付資金。」

大江女史，就題發揮，多爲不刊之論。

東京府立第一高女校長市川源三氏，因爲她是女學的校長，也得出席。女學校長協會提出第三號的議案：

「女教員的擔任，適當的校務及教授，訓練，體育上的分野如何？」

這個議案，遂由男性的校長市川氏說明：

「女教員不能不有女教員的分野；譬如學級擔任，音樂，生理，體育，

言語等科，在女學校由男教員擔任，倒不大好，那就非確立女教員的分野不行；關於獲得這個特權，是女教員的急務。」

市川氏很得意的申說以上的主張。府立第六高等女校數學主任櫻井女史，憤然起立，發表她的意見：

「女子任何事都可以做，有些學科，以女子負責做去，方能實現真的女子教育，感情的分野，絕對反對。」

至此，市川氏啞然若失，滿場掌聲雷動，櫻井女史的足音，隨着歡呼的聲調，緩緩步下講臺。結果，諸問案以及議案，都付託委員會審查，午後四時散會。

翌日，八月三日，繁盛一天，繼續在櫻蔭高等女學校開會，對於文部省的諸問案，可決左方的答申案：

（一）學校長及教育文官等，多採用女子事。

（二）女子中等學校的訓育，以女教員作中心事。

（三）學校生活，盡量使其自治，并多多使其有受公民訓練的機會事。

（四）速急予女子的公民權及參政權，徹底實行公民教育事。

（五）使其留意地方，國家及國際等財政經濟事。

（六）應個性及境遇和社會事情等，不使其誤擇職業和學校事。

（七）劃除偏重選手運動的弊病，使普及事。

——以上答申案——

關於「中等學校女教員質的向上方法如何？」的議題；決定「改善并設置女子高等教育機關事。」「大學，各種專門學校，門戶開放事。」「爲視察研究的女教員，多使其有派遣赴海外考察的機會事。」關於「女子中等學校的教育內容改善，」議決「使學生注意關於社會及時事問題的政治及經濟思想，努力貫輸科學知識。」

會的終結，有「女子參與教育行政」的提案，提案者大發議論，就是文部大臣，女子也可以做，窮年累月的鬱氣，爲之一洩。這次的大會，發前人所不敢發的言論，以身作則，作女權運動的急先鋒，極望着她們不斷的努力與奮鬬。

全亞洲婦女大會的議決案　仲華

由全亞洲婦女同盟發起的全亞洲婦女大會，於今年一月開會於拉呼爾（Lahore）地方。到會的有日本，緬甸，波斯，爪哇，阿富汗，錫蘭以及印度各處的婦女代表。我國並沒有婦女前往參與。會開時，由各代表公推印度的革命領袖奈都夫人爲大會的會長。接着有許多代表發表對於大會所抱種種的厚望的言論。會中最受注意的人物爲印度波奈爾大學的馬拉維亞（Mohan Malaviya）埃及的阿勃陀·巴哈女士，希歐德里教授，猶太婦女平權大會的會長拉哈克立斯南教授（Prof. Radhakrisnan），與敍利亞的婦女領袖諾亞·哈麥達。

聲氣的。這個全亞洲婦女同盟是和歐洲的國際婦女參政平權協會互通聲氣的。會中所討論的問題的性質也和後者相彷彿。大會通過了十一條議決案，是關於教育，宗教，飲酒，毒物，衛生，教化，男女地位的平等，兒童的權利，自由發表的權利，世界和平，婦女勞動，與禁止婦女兒童的販賣等事項的，現在我就把它們錄在下面，給我國婦女參看：

第一條主張亞洲每個男女兒童的強迫教育。

第二條主張爲提倡宗教自由的精神，與社會團體間的和諧同情起見，對於世界各種宗教與宗教領袖的生活思想，可在學校中給學生自由研究。

第三條主張限止酒精，雅片，與毒藥的運輸，并在學生間宜傳這種物品的害處。

第四條主張亞洲的各個國家（除日本之外）都須以更大的經費從事衛生設施，并建立學院研究關於東方的特殊的病症，同時介紹西方最新的醫學。

第五條主張提倡一種高尙的精神文化，使東方的婦女不受物質潮流的過多弊害的影響。

第六條主張廢除多妻制度，并給婦女以保護親生兒女，財產保有，離婚，在合法年齡參與選舉，以至嫁後不失國籍等和男子同樣的權利。

第七條主張國家訂立保護兒童的法令，并禁止童婚。

第八條是說，『爲要使各個國家的人民都有發表言論的自由權起見，大會希望亞洲的國家都應有良好的能代表民意的政府。』

第九條主張努力擁護國際聯盟。

第十條主張禁止公開的妓院，并將法定合婚的年齡提高爲十八歲，男女相同。

第十一條主張要求國家制定關於婦女工作的時間與薪給的法令，并努力謀疾病的，意外傷害的，老年的，母性特殊保護的與醫藥補貼的設施的普及。

世界網球女王海倫威爾斯的經驗談

仲　華

在世界的網球比賽中，美國曾產了二個特出的人物，一個是男子網球王鐵爾登（Tilden），一個是女子網球王海倫・威爾斯(Helen Wills，即馬迪夫人。）鐵爾登現在已經由業餘改爲專業，今年不出現於英國的溫布爾盾爭霸中；而海倫女士也因爲私事的牽阻，使她放棄了溫布爾盾的女子單打錦標，給德國的奧森女士取去。然而在再度現身於國內的比賽時，海倫女士乃以直落三擊敗了許多溫布爾盾的女將，即如英國最精彩的納霍脫女士，也被她毫不費事的擊敗。這可以證明溫布爾盾的錦標雖爲他人取去，而海倫女士仍不失爲世界女子網球單打的霸王。

海倫女士是在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地方生長的。她先在貝克萊的

安娜女校讀書，後來升入加利福尼亞大學。拍網球是因爲幼時看見了她父親的幾個精巧的網拍而開始發生興趣的。她繼續不息的拍，進了學校的幾年也一直沒有停歇。這樣她就練成了非常健美的身體，而拍球的技能也高人一等。她曾經獲得許多比賽的錦標。但是，據她自己說，她的繼續不息的拍網球並不是爲着得錦標，她有着比這虛榮的目的更切實的意見。

在一個記者對她採訪意見時，她發表了下面的談話。那是她多年網球生活的經驗談，而也是對於球類運動漸增興趣的我國婦女值得作爲參考的意見。

『拍網球增進一個婦女的健美。它給婦女以潤澤的皮膚，鮮艷的顏色和靈動有神的眼珠。因爲拍網球使人健康，而健康即是美。每個人都可以由運動而改進身體，但沒有一種運動比得上網球的有趣味。

『當然，拍網球不能改變一個人的狀貌。它不能使一個醜婦變爲美女。倘使能夠這樣，我想，恐怕網球場上要擠滿人了。但它的能增進一個現代婦女所必需的由健康而顯出的美感卻是真實的。舊時代的孅小纖弱的女子已經跟着她們的長裙細腰逝去了。現在我們所讚頌的是健康，活潑和自然。這幾點都可以由拍網球而養成。

『但拍網球的主要目的是爲快樂。試看有誰玩過這種運動的就會發生很大的興趣。不是爲了比賽中有千萬人的歡呼，不是爲了在球場上能接觸到各式各樣型性的婦女，是爲了對於這種運動的純粹的愛好，使人非常常去拍不可。在事實上，對於錦標的比賽我看得和在家中練習時一樣的平常。得到錦標和沒有得到有什麼分別！使一個婦女去拍網球的是生在她體內的遊戲的本能。若使不是發於遊戲的本能，那麼實在不必去拍。

『其實，像這樣的一種運動中當然沒有包含什麼秘密的詭術的。譬如，我的所以能夠得到錦標，就不過是常常拍而已。不過，在我的心理中，這樣常常拍也與普通的練習不同。普通的練習似乎目的在學得拍網球的手術方法，與遊戲的主意是異途的。當你完全爲着遊戲的心向而去玩時，你決不會覺得倦乏，因爲在玩着的時間中你的精神是被這遊戲所鼓舞起來了。在我個人，每星期拍球四次，每次拍一點又一刻鐘，從十二歲時我父親帶我到球場上學拍以後一直繼續到現在，未曾間斷過。在拍着玩時，頭髮迎着風飄拂耳際，我感到了敏速的動作中的至高的興趣。我心裏想着這球場是世界上最快樂的處所了。

『誰培練我成爲世界女子網球的錦標主？可以說，沒有人。是我的父親麼？不，他拍得非常壞，那是說，他只能像普通的拍拍。但他引導我愛好這種遊戲，而且敎起我對於這種運動的興趣，使我覺得不能離開它似的。

『但若使我們把別種事情拋開了，以全部的時間拍球，那遊戲反變成工作，而疲勞也會將樂趣完全掩過去了。若使僅在閒暇的時候根據遊戲的目的而去玩，則風的輕拂，日的斜照與球影的飛舞，足以消去

我們的懶意，恢復我們的精神，使我們重有了勇氣去從事工作。每個下午拍二個30個球，繼續拍到一年，誰都可以成爲一個健康的有精神的人了。

『除了網球以外，我也從事於別種運動，例如開汽車，打高而夫，游泳，但我覺得這些於我都不相合。』

『我自己覺得網球是最好的運動，但各人對於運動都有適合於自己的特殊的嗜好，那是在於看法的不同。我的意思以爲在職業婦女，若要消卻工作的疲勞，拍網球實是很好的方法。』

『一個現代的婦女必須鍛鍊自己的體格，我們可以看出現代許多婦女的身體姿態是在退化，因爲她們的筋肉缺乏伸展運用。這種筋肉在原始時代卻是用以攀樹，爬山與遠行疾走的主要工具。在多用腦筋少用體力的現代生活中，許多體格上的美點是被犧牲了。結果我們的筋肉呆鈍而又豐肥，失去了青春的活力。譬如在每天一個婦女平均的工作時間有時甚至會忙到十五小時，而她只動着身體上的幾根筋肉。許多筋肉的失用使身體的發達失了平衡，於是我們就發見了各種各樣的病態的婦女出現在社會。現在是非補救不可了。攀樹，蹺板，鋸木，爬山，打拳，籃球，游泳，騎馬，跳舞，以及打高而夫都是補救這種弊病，養成婦女的健美的方法；但網球是最最合宜的一種。』

本誌下期要目預告

婚姻之買賣與新婦女……高耘暉
改進中國農工婦女生活的途徑……朱霽梅
辭職（小說）……黎三林
甚麼是胎教……黃石
一個女子的飄零史（小說）（莫泊桑）……文林
心病（長篇小說）……李健吾
新式家庭中之科學常識……維哲
生產的常識……周枕雲
兒童身心的發展與健康……程瀚章

鬼池（中篇小說）（續）

——法國香治桑著——

陳君涵譯

五　小彼藹

那灰色馬是又小，又好看，而且又強壯。牠不費勁的負着兩個人，耳朵貼後豎着，嘴在咬着口勒，牠儼然就像匹神采弈弈的小馬。由牧場前頭走過，牠瞧見了牠的媽媽，牠媽的名字叫做「老灰，」牠自己就叫做「小灰，」牠嬌嗜着和牠的媽告別。老灰走近籬笆，翬起牠的足蹄，牠想沿着田埂奔向牠的女兒；後來看見牠走起快步來了，那母馬就悲喚着，牠回頭立着，帶一種不安的形狀，牠的鼻在嗤着氣，牠的嘴裏啣滿了草，牠並不想吃。

『那可，憐的牲口常常念到牠的下人哩，』謝赫曼說，他想解慰瑪麗的惱悶。『這倒提醒起我來了，在我動身之前我還沒有和我的小彼藹親過嘴呢。這個會鬧的孩子又不在那兒。昨天晚上他要我答應他把他帶住在一起的，他還在床上哭了一個鐘頭。今天早上也哭的，他想出種種的方法來說服我。哦，他是何等的刁頑，何等的媚人啊！不過在他知道他不能够有把握的時候，這位小先生可就發脾氣了。他跑到田裏去，我整天都沒有看見他。』

『我看見他的，』小瑪麗說，堅持的在忍着她的眼淚；『他同蘇拉家的孩子到犂田裏去的，我確信他已經離家好些時了，他因爲餓了他就吃些野莓和些桑子。我把我中飯的麵包給他，他說「謝謝你，親愛的瑪麗；你到我家去的時候，我就把些餅餅給你。」他是一個可愛的小孩子呀，謝赫曼。』

『喂，他是，』那農夫答；『可是我把他簡直沒辦法。要是他的祖母不比我精明點的話，我就不能够管得住他，在我看見他哭的時候，他的小心好像要裂了似的。』

『現在你爲甚麽不把他帶住的呢，謝赫曼？他一點也不會累你。你要是歡喜他，他是很乖的。』

『他說不定已經在我去的這條路上。至少慕理斯太爺是這樣想。不然，我就想看他們如何的找到他。因爲沒有人會對這樣可愛的小孩施以善意的。不過在家裏他們叫我不必把所有的家事外揚。我不知道爲什麽我把這話對你講的，小瑪麗呀；你可不知道罷。』

『哦，是的，我知道；我知道你要出外結婚去；這話是我的媽告訴我的，並且關照我別對一個人講，不問在家裏不問在外邊，可是不必害怕；我是不會漏出一個字兒來的。』

『你是很好的。可是事體還沒有成。也許我不滿意這個女人。』

『我希望你滿意，謝赫曼；你爲什麽要不滿意她呢？』

『誰知道呢？我有三個孩子，她不是他們的母親，那卻是給她一個重負哩。』

『千眞萬確。但你家的小孩不是和別人家的孩子不同嗎？』

『你這樣想嗎？』

『他們可愛的好像小天使，並且教養得這樣的好叫你不會找出更好的孩子來。』

『你看西爾萬罷。他是並不溫順。』

『他是很小的。他禁不住不鬧的呀。他卻是很聰明的。』

『他是聰明，那是不錯的，並且還很勇敢。他不怕公牛不怕母牛，假如要聽隨他自己的便，他早已就要同着他的大哥爬到馬背上去了。』

『如果我要是你的話，我就已經把大孩子帶住了。眞是人會馬上看中你哩，爲着你有這樣一個可愛的小孩。』

『喂，也要一個女人喜歡小孩才行。但是假如她不——』

『難道還有女人不愛小孩子的嗎？』

『自然有些，我想不見得有很多，這便是使我不安的地方了。』

『你現在簡直不認識這個女人嗎？』

『不見得比你強，就是在我看見過她之後我恐怕還不認識她呢。我並非心思不定。因爲人把美妙的事體告訴我的時候，我都相信他們，但是不止一次我已是很懊悔的，因爲言語不是事實。』

『他們說她是一個很好的女人哩。』

『誰這樣說？慕理斯太爺？』

『嗯，你的丈人。』

『那一點都不錯。但他也是不認識她的。』

『喔，你馬上就曉得了。特別的當心，依我們想你是不會受騙的。』

『我有了。小瑪麗呀，假如你肯在你直截到奧赫姆之前先往那人家去一忽兒，我就不勝感謝之至了。你是機敏的；你一向看上去不是個笨人，沒有一樁事體透過你的眼睛的。要是你看見無論什麽事而引起你的懷疑來的話，你得很秘密的把它告訴我。』

『哦！不，謝赫曼，我不做那樁事；我可怕闖個禍來呢；而况，假如一句不相干的話叫你拒絕了這個婚姻，你的家裏就要對我懷恨，可是我現在已有許許多多的煩惱了，我再也不多添點給我的可憐的好姆媽了。』

當他們在如此的談着，那灰子豎起了牠的耳朵並且驚跳了起來；牠回頭走，牠跑到矮樹跟前去，在那兒牠才認出最初使牠驚嚇的東西來。謝赫曼擊目望着樹叢，並且在一條在仍然密茂而碧綠的一棵矮橡

樹底下的小溝當中他看見了他當做一隻羊的東西。

『這個小造物還是迷失路還是死了的，因爲牠動也不動的。也許有人在找着牠哩；我們得瞧下看。』

『牠又不是一個畜牲，』小瑪麗喊了；『那是一個睡覺的小孩。他是你的小彼薾。』

『天呀！』謝赫曼跳下馬來說；『看這個小壞蛋罷，睡在離家這麼遠的地方，而且睡在一條溝裏，這溝裏有蛇會咬他的啊！』

他把那孩子抱了起來，他睜開眼睛微笑着，伸出他的膀臂圍住他爸爸的頸子說，『親愛的小爸，他要把我一同帶了去。』

『哦，是的；老是這一句話罷。你到那兒去有什麼事，你這淘氣的彼薾？』

『我在等着我的小爸走過呢。我守着路，我守得很累了我就睡着了。』

『要是我看不見你走過去呢，你就整夜的在外面嘍，就會有狼來把你吃掉的。』

『喔，我很曉得你會看見我的，』小彼薾自信的答。

『嗯，現在親親我罷，和我告別，趕快的回家去，要不然你就不要想和他們一起兒吃晚飯了。』

『你現在又想不帶我一同去了麼？』小孩子問了，開始揉着他的眼睛表示他想哭了。

『你是很曉得的公公和婆婆都不願意你去的呵，』謝赫曼說，用他上人的權勢來掩護他自己，好像一個自己不能作主的人。

那孩不肯信。他儘量的哭了起來，說他的爸既然帶着小瑪麗，他就可以同樣的也帶住他。他們說他們必要經過充滿着吃小孩子的野獸的大樹林。那灰馬又不能載帶三個人；在他們起程的當兒她也這樣說，還說在他們要去的那鄉下，那兒沒有床又沒有晚飯給小孩吃。所有的這些好理由都不能說服小彼薾；他投身到地上，打滾，大聲喊着他的小爸不愛他了，並且說假使他不帶着他去，他就永遠不回到家裏去了。

謝赫曼有一個慈父的心腸，溫柔而脆弱得好像婦人的心腸一樣。他的妻之死，和他專對小孩們的關心，無異乎這些無母的孤兒需要厚愛的思想，合排在一道使他這樣。所以在他的心中有這樣一種慘痛的掙扎，多半因爲他是害羞他的脆弱，並且他想在小瑪麗的面前隱飾他的羞愧，他的頸上發出了汗來，他的眼睛轉紅幾乎要哭了。最後他想發怒了，但他轉向着小瑪麗了，好讓她看見他的壯志，他看見了那好姑娘的臉上被眼淚淌濕了；他所有的勇氣都不由他，他亦拿不下心意來隨他呵責與威嚇了。

『眞是你的心太很了，』小瑪麗最後說，『至於我自己，我知道我就決不肯拒絕一個心裏很難過的小孩。來罷，謝赫曼讓我們帶住他罷。你的馬是很够載得住兩個大人同一個小孩的，因爲你是曉得的你的舅爺同他的夫人，她比我重得多呀，每星期六到鎮市上去都帶着他們

的小孩同騎在這匹有用的牲口的背上的把他騎上馬罷坐在你的前面。並且我寧願一個人步行卻不欲叫這小孩受這樣的痛苦。』

『不關事，』謝赫曼答他終覺肯讓步了。『孩子是強壯的，假如牠背上有空地的話，是能夠載兩個以上的人哩。但把這孩子帶在路上叫我們怎麼辦呢？他要是冷了餓了呢，早晚有誰來照應他，安置他上床，替他洗沐，替他穿衣呢？我是不敢把這種困難事給一個我所不認識的女人做的，無疑的，她會以為我是極其自由而且容易同她開始在一道的。』

『信託我罷，謝赫曼，你馬上就會從她表示的仁愛或是性急便要知道她了。假如她不居心帶住你的彼薅，我願意自己擔任待他。我就明天到她家去替他穿衣，把他帶到牧場上去。我願終日同他玩，加倍的關心他，他是不會弄什麼的。』

『他會把你累死呢，我可憐的姑娘，把你麻煩煞哩。一個整日是個長時候啊。』

『完全不；那會叫我高興哩；他可以伴着我，他可以叫我第一天在新地方上不會悲傷。我會覺得就同仍在家裏一樣。』

看見小瑪麗在央求着他，那孩子扯住了她的衣裾，緊緊地扯着，他們遂拗他，順便就撕下它來。當他瞥見了他的父親在意屈的時候，他握住了瑪麗的手在他的焦熱的小手裏，還親吻了她，歡喜得在跳躍，隨着他們的意，用他小孩子的耐不住的急情把她拖向馬前。

『同來罷，』那年青的姑娘說，把他抱在手裏；『讓我們勉力來安靜他可憐的小心罷，它在驚跳着好像一隻小鳥似的；到晚上你要是覺得怕冷的時候，告訴我，我的彼薅，我就把你裹在我的披肩裏的。親親你的爸爸罷，求求他饒恕你的胡鬧。告訴他你不鬧了，再也不這樣了。你聽見麼？』

『嗯，嗯，我常常依他行的。是不是？』謝赫曼，用他的手絹揩乾那小孩的眼睛。『瑪麗，你把這小流氓弄壞了。不過你眞是太好了，小瑪麗。我不懂你為什麼你在去年聖約翰日不到我們家裏當看羊的。你要肯看待我的小孩子們，為着他們的原故，我很願意出許多錢的，卻不出去尋找一個女人，假如她不嫌厭他們，也許她會以為她給我一個大的恩惠呢。』

『你不應該在事的壞的方面着想，』小瑪麗答，握着馬韁，同時謝赫曼把他的兒子坐在遮着羊皮的大鞍前面。『假如尊夫人不看護小孩子的話，明年就雇用我；你可以確信，我將帶他們玩得很好，他們就不想別的什麼的。』

六 在草原上

『喔唷，』謝赫曼說，在他們走了幾步遠之後，『他們看不見這個小人兒的時候，他們要怎樣說呢？全家都怕要焦煩，要到各處去找他了。』

『你可以告訴那在那兒修路的人，就說你把他帶住一起了，請他

對你家裏說罷。』

『那倒很不錯哩，瑪麗；你可沒有忘記，我就沒有想起曖尼一定在那兒。』

『他住得靠近莊子，不會不替你帶個信的。』

當他們有了這個預備的時候，謝赫曼策馬快行了，小彼薾是快樂得非常，以致他一時忘記了他是沒有吃飯出來的；但那馬的行動給他的肚子裏有空空的感覺，可是在一哩格臨了的時候，他開始打呵欠了臉又變白了。並且自己直說他要餓死了。

『這纔是他的開始，』謝赫曼說。『我早料到我們不會走得過遠，這位小先生不以飢餓得哭叫。』

『我很渴哩！』小彼薾說。

『很好呀，那麼，讓我們到高萊芮拜克太太家的「黎明」酒館去——一面漂亮的招牌卻是一處不堪的下宿。你也要弄點東西喝喝罷，要不要，瑪麗？』

『不；不；我什麼都不要的，你同孩子去，我看住馬。』

『我可記起了，我的姑娘呀，你把你的早點麪包給了我的彼薾了。你沒有吃到什麼的。在家裏你又不肯同我們一起吃飯；你什麼都不肯祇是哭。』

『哦，我是不餓的；我覺得太傷心了，我對你說，即使現在我還是不想吃哩。』

『你得勉強你自己吃呀，小姑娘，不然你要病倒的。我們還要走一段的長路的，到了那兒幾乎餓得半死，我們不先向人請安便先要麪包，那是不行的。我拿自己給你作個好比罷，雖然我是不很餓的！我相信我是可以的，因爲，一直我又沒有吃點什麼的。我看見你們哭，你同你媽，使我覺得難過。一道去，我就把灰子繫在門外。我願你下來罷。』

三人一道兒進了酒店，不到一刻鐘的工夫那位又肥又跛的主婦就把一塊好看的鷄蛋糕，一些黃麪包，還有一瓶淡酒放在他們的面前了。

鄉下人是不快快吃的，小彼薾吃得很慢，在謝赫曼再要起程之前整整一個鐘點過去了。起初呢，小瑪麗吃得很勉強；後來她漸漸地餓起來了。因爲，年方十六歲，一個姑娘是不能長久節食的，可是鄉氣是傲岸的。

謝赫曼知道如何安慰她和壯她勇氣的溫和的話，發生出它們的效力來了。她很勉力的來解勸她自己了，七個月馬上就會過去的，當她再看到她的家庭和她的村莊的時候，就想起了爲她預存着的快樂；因爲塞理斯太爺和謝赫曼都答應雇用她了。但正當她開始高興和小彼薾玩耍的時候，謝赫曼如此的殺風景得從酒店的窗子把那凌巒的可愛的景緻指給她看，從這高處可以看見那美景的全部，並且看起來是如此的快樂蒼翠而且繁茂。

瑪麗眺望了並且問拜萊爾的莊屋是不是可以看見。

『不成問題，』謝赫曼說，『還有農舍，甚至你家的屋子——聽！那個小灰點子離高大家的大白楊不遠的地方，在鐘樓底下。』

『嗄，我看着了，』那小姑娘說；隨時她哭起來了。

『我真沒有要你想到它的，』謝赫曼說。『我今天祇做些傻事來罷，瑪麗；讓我們動身罷，日天是短的，祇要一個鐘頭的工夫，月亮就上升了！天就不熱了。』

他們再登他們的行程走過那大的草原，因爲怕那年青的姑娘和小孩被奔走得太速而疲倦，謝赫曼不能把灰子趕得很快。太陽已經落山了，那時他們已離了大路走進樹林了。

謝赫曼認得這條路是和到馬尼爾去一樣遠，但他想不走香太爾勃，而由勃銳斯萊同啦塞布耳杜爾路下去，彷此較抄近些，一條往集去的他所不熟習的路。他迷失他的途徑了，花費了好多的時候纔來到這個樹林的。甚至他現在還沒有走得上正路呢，然而他可沒有看出他的錯來，所以他背着飄墟而走上往阿爾當脫的方向了。

薄暮冥冥的時候下着濃霧，他被阻擱得更外摸不着他的途徑了；秋日的晚霧，再有白色的月光把他們，弄得更外的無法而且格外的捉摸不定。那四散在林中草地上的大水池，蒸發出很濃厚的烟氣，當灰子涉行過去的時候，他們的前面祇知道一陣跋水的聲音，和牠把足蹄從汙泥裏拔出來的困難罷了，

最後他們走上了一條又好又直的路了，當他們來到了這路的盡頭的時候，謝赫曼想看他在什麼地方，他知道他是迷失路途了。因爲泰理斯太爺已經告訴了他，那時他給他說，在離開樹林的時候，他得要下一個很陡的山坡，走過一塊寬大的草地，還要跋兩次河。他甚至還警告他要當心的過這條河哩；爲的是，在那季的開頭，那兒下過滂沱的雨，那水罷也許比平常更增高了。看不見山坡，看不着田野，更看不見河，祇是一遍荒野的地方平坦而白得像蒙着一層雪，謝赫曼停住了，四顧想尋一所房屋，並且想等一個過路的人，但他簡直找不出什麼來指導他。然後他又回頭重進了樹林。不過那霧靄仍是格外的濃厚，那月亮完全隱藏起來了，路是討厭，泥地又是深深。兩次那灰子幾乎跌伏。牠的重載、使牠失去了勇氣，雖則牠保持了十二分的機敏躲掉樹幹，牠却不能使得牠的騎者避免掉那在他們頭上的橫亙着路的大樹枝的碰擊，和躲避了他們的巨大的危險。在這些擾亂裏有一次謝赫曼失去了他的帽，經了許多的困難才把它尋得。小彼爾已經睡熟了，像一隻包袱似的躺在他父親的臂裏，因此累得他簡直不能夠坐直又不能指揮那馬。

『我相信我們是被迷着了，』謝赫曼喊，停着了；『因爲這樹林是不算頂大給迷失在裏面，假如一個是沒有吃醉了酒的話，在這裏我們巴經轉來轉去的至少有兩個鐘頭了，都沒有找着一條路出去。在灰子牠只有一個意思，那便是回家去。這是牠騙着我的。假如我們願意回家去的話，我們祇有隨牠了。但我們這時也許只兩步路便抵我們行程的底頭了，要是中途作罷而趕回去這麼一條長路這才是發傻呢。可是我

仍然沒有辦法。我又看不見天看不見地的，我很害怕如果我停留在這可恨的霧裏這孩子會着熱的，或者他會被壓在我們的體重之下假如馬向前跌覆的時候。』

『我們不必久持着罷，』小瑪麗說。『讓我們下馬，謝赫曼。把孩子給我；我能够抱住他非常之好哩，我更比你會得如何的叫外套不散開來並且叫他不露在外面。你來着馬韁。我們要是比較靠近地面的時候，也許我們將看得格外清楚些。

這種準備祇是在保持着他們不跌倒罷，因爲那霧降得低並且看來好像附着在濕地上似的。

他們的前進是艱苦的遲緩，他們馬上便很疲倦的停住步了那時他們到了一塊在大橡下的乾地。

小瑪麗滿身是大汗，但她不叫一句怨言，她更不埋怨什麼。祇是擔心着小孩，她坐在沙土上，把他放在膝上，那時謝赫曼細心的觀察了臨近的地方在他把灰子的韁繩拴在棵樹枝上之後。

但那灰子對這次的行程非常的不快，牠忽然的立了起來，韁繩鬆斷了，崩裂掉牠的肚帶，因爲踢了五六次，高過牠的頭頂，牠奔過了墾田，很顯然的表示她不需一個人指點牠的歸路。

『嗯，現在我們步行了，』謝赫曼在那馬溜韁之後說，『假如我們上了好路的話，牠對我們現在是沒有好處的，因爲我們一定要足跋過河的，而况這些路又滿是水，我們可以確定草田怕全被淹沒了。我們又不認識別的路。我們必得等這霧消掉這又不會延長到一兩個多鐘頭的；一俟我們能够看得清楚時，我們將去找一個人家，第一我們要來到樹林的旁邊。不過目前我們不可以亂離此地。那兒有一條溝和一個池塘在哩。天曉得何者在我們的前面，何者在我們的後頭，我現在不會說，因爲我已經忘記了我們來的那條路了。』

七　大橡樹底下

『嗯，我們必得要耐住心才行，謝赫曼呀，』小瑪麗說。『我們在這小土坵上不爲居於逆境，雨又透不過這些大的橡樹葉，我們還可以升個火，因爲我可以摸點已然零落的枯枝，它們乾得很够燒的。你有火麼，謝赫曼，你有沒有？幾分鐘前你還在抽煙的。』

『我有的；我的火柴盒是在馬鞍上的袋子裏，還有野味我是帶去送給所謂我的新婦去的，但是那壞馬把所有的東西都帶跑了，甚至連我的外套都帶去，牠恐怕要把它遺失要被各個樹枝扯壞了哩。』

『不，不，謝赫曼，馬鞍外套和袋子都在地上，在你的脚跟前。那灰子把肚帶弄斷了，在牠跑開去的時候，把什麼都扔下來了。』

『真是的，謝謝上帝，』那勞工高聲說；『假如我們能够在暗中找得一點枯木來，我們就可以烘乾我們自己又取取煖了。』

『那不難啊，』小瑪麗說；『枯的樹枝在我們採上它的時候常常發響的。但你肯把馬鞍給我麼？』

『你要它有什麼用呀？』

『給孩子做張床。不，不是那樣。倒過來他就不會滾到凹坳裏去，而且這東西還是很熱的呢。把它的四圍用石塊抵起來，你看那兒有。』

『我一塊石頭都看不見；你準是有貓兒的眼睛哩。』

『看，完全成功了罷，謝赫曼。把你的外套拿給我，這樣你才可以把他的小腳包起來，再把我的披肩蓋在他的身上。你看雖是不比他在他自己的床上舒服，看他是多麼的溫煖罷。』

『你的確是會得領帶小孩子的，瑪麗呀。』

『做那樣的事我不欲做出一個老虔婆的樣子的；現在你從袋裏把你的火柴盒子拿出來罷，我就理木材。』

『這木材怕不會燒得着；它是太潮濕了。』

『你老是疑心打惑的，謝赫曼呀。你不記得你做牧童的時候，在田裏正在雨中着起大火來了嗎？』

『是呀，那是看羊的小孩們的玩意兒；不過我纔會行走的時候我就放牛了。』

『那怪不得你的膀條有勁手又快的呢！喲，火着起來了；你看它是不是還有沒有燒着的罷。把火給我還有一把乾草，那行了。現在吹罷；你沒有痨病吧，你？』

『那我可不曉得，』謝赫曼說，如像一個冶工的風箱在吹着。一忽兒工夫火頭上來了，發出一種紅的火焰，終於它起了一種淡青色的烟氣和橡樹枝底下的霧露交會着，於是漸漸的把周圍十尺地方的空氣薰乾了。

『現在我去坐在小孩子的旁邊，好叫火花不致落在他的身上，』那年青的姑娘說。『把木材堆起來，把火提提着，謝赫曼在這裏我們是不會受涼不會發熱的，我敢擔保。』

『的確，你是一個聰明的姑娘哩，』謝赫曼說；『你還會得好像一個夜裏的小仙人如何的升起一個火來。我覺得完全的氣力復原了，我的勇氣又回來了；我爲着我的腿濕到膝蓋爲着這樣的登着直到天亮的念頭，我剛才是非常的生氣。』

『可是當人們在生氣的時候，他們什麼都不顧的，』小瑪麗答。

『你從不曾生氣過麼？』

『沒有，從沒有；生氣又有什麼好處呢？』

『哦，當然沒有好處的；不過在你有困難的時候你如何的可以忍得住呢？可是天曉得你沒有缺少過困難的，我的小姑娘；因爲你沒有常常的快樂過。』

『眞是的，我的媽同我已經受死苦了。我們雖然有憂愁，但我們從不曾灰過心。』

『我決不肯灰心的，不管我的工作是如何的艱苦，』謝赫曼說，『不過貧窮怕會叫我很傷心；因爲我一直沒缺乏過什麼。我的妻使我有錢，我現在仍然有錢；我想就這樣長此的做着農事下去；我希望永遠是這

樣。不過人必有苦難的！我的苦難又是一種樣子。』

『嗯；你已經喪了你的夫人。那是很傷心的。』

『可不是嗎？』

『嘎，謝赫曼，我為她哭泣過好多次了。他是很溫和的啊！不過別讓我們再談起她罷，因為我又要想哭了。我所有的苦惱怕今天要回到我身上來了。』

『眞是的，她是親切的疼愛你的，小瑪麗呀。她常是器重你同你的媽的。你哭了嗎？來，我的姑娘，我就不想哭……』

『你是在哭着了，謝赫曼！你在哭得和我一樣的難堪哩。為什麽一個男人家為他的妻哭泣要怕難為情呢？別讓我為難你罷。我的悲哀反正和你的一樣。』

『你是有仁心的啊，瑪麗，這是叫我很痛快的和你一起兒哭。把你的脚朝火跟前放放；你的裙子也全濕了，可憐的小姑娘。我來坐在你的地方擋住小孩。你近火前移移。』

『我是熱得很，』瑪麗說；『假如你願意坐下來，就坐在外套的衣角上。我是十分的舒服呢。』

『說眞話這裏不算頂壞哩，』謝赫曼說，當他坐在她的旁邊的時候。『祗是我又覺得很餓了呢。現在差不多九點鐘了，我經了這樣的困難走着這些壞路我覺得十分的累了。難道你也不餓嗎？小瑪麗？』

『我？——完全不。我還沒有弄得慣像你一天要吃四頓飯而且我很常不吃晚飯即入睡的，再有一次於我是不要緊的。』

『一個婦人要像你是很便宜的；她什麽都不費，』謝赫曼說，微笑着。

『我不是一個婦人，』瑪麗率直的高聲說，並不理會那農說的用意。『你在空想麽？』

『嗯，我相信我準是在空想哩，』謝赫曼答。『也許飢餓是在叫我的心神不定。』

『你是多麽的饞啊，』她帶着怡悅的聲調答。『喔，假如你要有五六個鐘頭不吃的話，你是不能過了；你不是有野味在你的袋子裏用火來烤牠啊？』

『天神呀，那倒是個好想頭哩！但對我未來的丈人的禮物怎麽辦呢？』

『你有六隻野鷄和一隻野兎呀！我想你是不須全拿牠們來滿足你的食慾吧。』

『但是沒有又沒有柴叫我們如何可以烤牠們呢？牠們會被燒成一攤灰哩！』

『完全不，』小瑪麗說；『我保管我能够把牠們烤得在焦枯底下而沒有烟味給你吃。你沒有在田裏捉過百鷸把牠們放在兩塊石頭中間燒麽？喔！不錯——我老是忘記你是不曾做過牧童的。來，把野鷄毛拔掉。一點不難的！你倒要把皮兒撕去了。』

「你可以弄別一隻給我看!」

「然則你想吃兩隻麼?你是好一個饞鬼呀!它們都弄好了。我就來烤它們了。」

「你倒像一個十足的小從軍姑娘了,瑪麗,但是倒霉呢,你沒有酒壺吧,我想在這池子裏弄點水喝!」

「你想弄點酒麼,你要不要?也許你說不定寧可要咖啡呀。你還以爲你自己在集上的樹林底下呢。把老板喊來弄點酒來給這位拜萊爾的有用的農夫啊。」

「你這小巫婆,你在拿我開心!假如你有的話你還要弄點酒喝嗎?」

「我今天晚上同你在芮拜克太太店裏,我喝了一點是我生平的第二次。不過假如你是很高興的話,我就要給幾乎滿滿的一瓶,並且還是頂好的。」

「甚麼?瑪麗,我眞的相信你是一個巫婆子了!」

「儍得很,你不是在客店裏喊了兩瓶酒的麼?你同你的小兒子同喝一瓶,另外一瓶便放在我的面前,我僅僅喝了三滿,你不問一下覺付了兩瓶的錢。」

「後來怎樣?」

「那麼,我就把滿的一瓶放在我的籃子裏了,因爲我想你或者你的小孩會在路上渴起來的。這兒便是。」

「你是個極細心的姑娘,我是素來知道的。當我們在離開酒館的時候,雖然那可憐的孩在哭着卻沒有阻攔得住她在記罣着旁人,小瑪麗呀,人要娶到你他方不是個儍子呢。」

「我希望這樣,因爲我不喜歡儍子的。來罷,吃你的野鷄;牠們都好了,可是沒有麵包,你必定很高興栗子的。」

「你這鬼在什麼地方找到栗子來的喲?」

「這就奇了!我們在一道兒走的時候,我沿路就把它們從樹枝上摘下裝在我的衣袋裏了。」

「它們也燒好了麼?」

「難道我覺得不知道在火才着的時把栗子放進去嗎?這是我們在田裏常常做的呀。」

「好,我們就一齊兒吃晚飯罷,小瑪麗呀。我來喝杯酒祝你的健康並且祝你有一個好丈夫,一種確好適配你的人。告訴我你要那種樣的人。」

「我覺得非常的困難哩,謝赫曼呀,因爲我還沒有想到這件事。」

「甚麼,完全都沒有從不麼?」謝赫曼說,他在開始他勞工大嚼,並且留下那比較嫩些的肉塊給他的同伴,她堅持的拒絕,祇用一點栗子自己當飽。

「告訴我,小瑪麗呀,」他繼續說,看見她沒有答他的意思,「難道你從來不想出嫁麼?你也很大了?」

「也許罷,」她說,「不過我是太窮了。我至少要有一百個克朗才

出嫁呢，我得要苦五六年才積蓄得起來。」

「可憐的姑娘呀，我想慕理斯太爺是願意送給你一百克朗的禮金的。」

「謝謝你的美意，謝赫曼呀。你想想看，人們要怎樣說我呢？」

「你願意他們怎樣說你呢？他們都很知道呀，我要你是太大了。他們決不會相信我——你——」

「瞧，謝赫曼，你的孩子醒了，」小瑪麗說。

八　晚餐

小彼蘭已經舉起他的頭來在看着他一種想心思的樣子。

「喔，這是他常做的老玩意，只要在他聽見吃的聲音的時候，」謝赫曼說。「就是炮聲的爆裂都不會喚醒他，不過假如你要靠近牙床動一動，他馬上便睜開他的眼睛的。」

「你有他這麼大的時候你準是和他一樣，」小瑪麗說，帶着一種羞澀的微笑。「瞧！我的小彼蘭，你在看着你的天蓬。今天晚上一切都是綠的了；我的孩子；可是你的爸爸還在吃他的晚飯呢。你要同他一起吃嗎？你的一份我沒有吃；我以為你可以吃它的。」

「瑪麗，我願意你吃，」農夫喊說；「我再不動別一塊了。我是一個貪食好吃的人。你為着我們而刻苦自己了。這是不公平。我過意不去。我是吃飽足了。你也不吃點兒，我就不許我的兒子吃他的晚飯。」

「隨我們罷，」小瑪麗說；「你沒有鑰匙開下我們的食量的。我的食量今天緊緊的閉起了，不過你的彼蘭的就同一隻小餓狼的大開着一樣。你看他是怎樣的在掄他的食物呀。他將來也會成一個強壯的工人的！」

的確，小彼蘭馬上便給人看出他是誰家的兒子來了，雖然是纔醒，又全不知他在什麼地方和他怎樣的來到了那兒，他就開始大吃起來。當他吃飽了的時候，鼓舞起孩子們所有的感情，超越了他慣有的習慣，他比平常更有才智，更好奇，更有見地。他要他們淸楚的告訴他在什麼地方，和他何時到樹林子裏來，他有點兒害怕起來了。

「在這樹林裏可有厲害的野獸呀？」他問他的父親。

「不，不一個沒有的。別害怕。」

「先頭你說了謊的，假如我同你到大樹林裏的話，狼就會把我吃掉。」

「看這位論理學家罷，」謝赫曼受窘的說。

「他是對的，」小瑪麗答。「那是你告訴他的話。他的記心好，沒有忘記。不過，小彼蘭，你得知道，你的爸爸從沒有講過謊的。我們經過了大的森林那時你在睡覺，現在我們是在小的森林裏，這兒是沒有猛獸的。」

「小樹林離那大樹林很遠嗎？」

「遠得很罷；不過，狼是不會從大樹林裏跑出來的。這時，假如有些

要跑到這裏來的話，你的爸爸要殺死它們的。」

「你，也會嗎，小瑪麗？」

「是的，我也能，可是你也要幫忙的，我的小彼爵。你不害怕吧，你？你可要痛痛的打它們麼？」

「嗯，當然呀，」那孩子驕傲的說，他還做出一種英武的樣子來；「我們要殺死它們。」

「沒有一個人像你這樣同小孩子談談而談得叫他們聽話的，」謝赫曼對小瑪麗說。「委實，這還沒有多久的事哩，你自己還是一個小孩子呢，你可沒有忘記你的母親常這樣喊你的吧。我相信一個年紀比較輕些的人，越是和小孩子們處得來的。我是非常的害怕一個三十歲尚不知道怎樣做個母親的婦人，就會覺得很不容易和小孩們說說閒話並使他們聽話的。」

「怎麼，謝赫曼？我不曉得你對這個女人為什麼有這樣的偏壞念頭；你要變心了。」

「鬼纔要那個女人！」謝赫曼喊着。「我願意我永遠的和她不見面。幹麼我要一個我所不認識的女人呢？」

「小爸，」那孩子說，「你為什麼今天老是說你的女人，她倒死掉了？」

「你可是也沒有忘記你的可憐的親媽吧？」

「沒有；因為我看見她在一個好看的白木的箱子裏的，祖母領我到她跟前去親吻她還向她道別。她是很蒼白很僵硬的，每天晚上舅母叫我禱祝上帝祝她上天到他那兒去並且會再活哩。你可以為她現在是在那兒麼？」

「我希望是這樣，我的孩子；不過你得常常的禱祝的喲。這樣你顯示給你的媽你是愛她。」

「我要做禱祝了，」那孩答。「今晚我倒忘記了。因為我常常忘記事情的。小瑪麗必得幫助我才是。」

「是了，我的彼爵，我幫助你，」年青的姑娘說。「來跪在我的膝上罷。」

那孩便跪在姑娘的裙裾上。他合起他的小手開始來唸禱告了，起始是十分的當心並且帶着虔誠，因為他開頭唸得很熟，後來便弛緩，並且格外的口訥了，終於一句一句的跟着瑪麗重覆，當他禱告唸到這樣的時候，瞌睡便不懈的來逼他，他可從沒有把禱告學念完過。這時他專心一意的努力和他自己高聲的單調又引起了它們的慣有的効力來了。他唸出那最後的音節的時候，非常的困難，還要在把它們再三重覆之後。

他的頭漸漸的沉重了，並且落到瑪麗的胸上；他的手又不合着了，分開了，垂在他的膝上了。因為有野火的光亮，謝赫曼望着他的小乖兒，靜睡在小姑娘的心懷裏，這姑娘，她在抱着他並且用她芬芳的呼吸溫煖他的美髮，已經沉於一種聖潔的奇想中並且在靜默的禱祝着嘉蓋

麗之靈。

謝赫曼被感動了。他想對小瑪麗說他感謝的敬意，但他卻不能找出適當的話來。

他走近她來吻他的兒子，她抱住他緊靠在她的胸上，他幾乎不能夠將他的嘴唇離開小彼蘊的臉上了。

『你吻得太凶了，』瑪麗說，輕輕的把那農夫的頭推開去。『你還要把他弄醒了呢。讓我還把他安放到床上去罷，因爲這孩子已經離開了我們到黑甜鄉裏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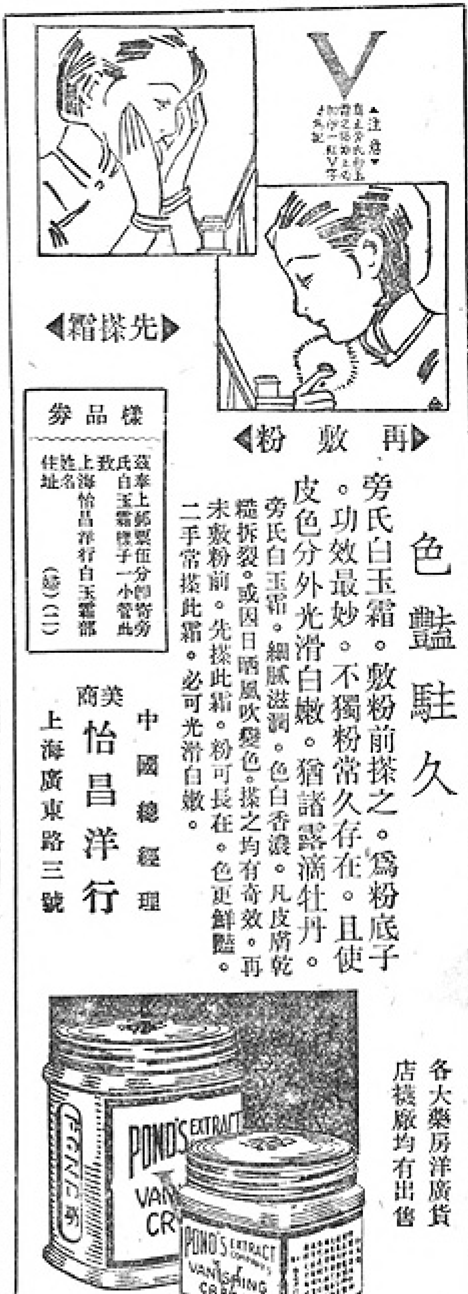
那孩子肯讓瑪麗把他睡下來，但是覺得羊皮是在馬鞍上，他問他是不是在灰子身上。然後他睜開他大的碧眼，不轉的在望着樹枝一會工夫，他雖是在全醒着，看來好像在做夢似的或者被日間的幌過他心頭的個意像所觸發似的，並且裝做一種顯近於入睡的樣子。

『小爸，』他說，『假如你要給我找個新媽媽的話，我希望就是小瑪麗。』

他不等待一句回話，就合上眼睡着了。

（未完）〔留〕


國貨味母
調味珍品
味母為烹調肴饌
妙品不論葷素加入
少許便成佳味
各處均有出售
上海天一味母廠出品


先搽霜
再敷粉
樣品券
茲奉上郵票伍分即寄旁
氏白玉霜樣子一小管此
致
上海怡昌洋行白玉霜部
姓名
住址
(婦)(二)
色豔駐久
旁氏白玉霜。敷粉前搽之。為粉底子。功效最妙。不獨粉常久存在。且使皮色分外光滑白嫩。猶諸露滴牡丹。
旁氏白玉霜。細膩滋潤。色白香濃。凡皮膚乾糙拆裂。或因日曬風吹變色。搽之均有奇效。再未敷粉前。先搽此霜。粉可長在。色更鮮豔。二手常搽此霜。必可光滑白嫩。
中國總經理
美商 怡昌洋行
上海廣東路三號
各大藥房洋廣貨店棧廠均有出售
POND'S EXTRACT VANISHING CREAM
旁氏白玉霜

心病（長篇小說）（續）

李健吾

八　陳蔚成自記（上）

她說我看着她，眼睛動也不動，把她看的害怕起來。她坐在牀邊，我坐在她對面桌旁的軟椅上。我曉得我盯住她——很長，很長；我竭盡我的力量追憶。我沒有方法形容她的閨秀的美麗；她的五官沒有一個地方配置的不非常勻適；她的手是柔膩的，細長的；她的全身平均地發展着；她的美麗帶些貴族的氣息，天下有這樣十全的美人嗎？她一定另是一個人，這慢慢地，慢慢地來到我的腦內。我懷疑着；我盯住她；我不懷疑了——天呀！這不是我的童年的女伴，我從來沒有想過「芳」的美麗；我同她處在平等的地位，天眞的，友誼的。然而這位新婦第一個使在我的眼裏的便是她的無上的美麗：在人性以外，在領會力以外，並且在接近以外。

那麼她是誰呢？這裏一定有絕大的誤會：我所娶的——這樣地名貴嗎？

沒有疑惑，她現在是我的新婦。她坐在我的對面，畏縮的覷着我；屋內的陳設是溫暖的，馨豔的，華侈的；紅色主宰着一切。但是我從來沒有見過她，她是這樣地美麗！我只是一個從鄉間來底孩子！這和我成了仙一樣。那麼，我可以摟抱她嗎？

我有些想入非非了。她一定是人。方纔她還哭來的，哭的那樣哀婉，那樣悲慟，滿臉懸着珍珠似的眼淚，透出觖望的氣色。還有那位老太太，她的母親。那樣華嚴的富麗的老太太會忽然跪下來。還有比這可笑的嗎？她大約很傷心。她說她有一件事對不起女兒：什麼事呢？老年人對不起兒女在人情上是再可憐莫過了。難怪她哭。還有那醜惡的男子，嚷着，鬧着，和一匹瘋狗一樣。他是新婦的舅父。怎樣不與我的舅父相似呀！她的舅父是非常地兇狠的。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醜惡的活劇：牠的眞實只有醜惡的人生纔有。她一定是人。

那位老太太在我的腦內有一個淡淡的影子，太模糊了，我記不起在那裏和她見過。我從前見過那樣一個低陋的鼻子；她的鼻子低。得眞可笑！那低陋的鼻子……是的，我認識牠！

讓我來問她，我的好看的新婦。但是窗外忽然傳來那麼多的女孩子的嬉笑的愉快的聲音。老媽推開風門，進來打起棉簾，隨着好像擠進一株一株的明豔的[illegible]眞的鮮花。我奇怪人世會有這麼多的年輕的女

孩子。她們的笑聲我彷彿聽見過，在我的心裏有一種節奏應和着。那陡然而來底幸福的輕利的笑聲……在憂愁猝不及防底時候。

何以她們看我總是帶着一種怪的意味呢？好幾次她們看着我，那天真的燦爛的笑聲便忽然停止了，隨後她們檢點出這種疏忽，於是勉強地繼續着她們的談笑：然而沒有一個人用力掩藏各自的勉強。這些神秘的好羞的女孩子們！我曉得她們有些注意我的白手套。我很不舒帖。我希望她們離開我們的新房。她們要鬧到夜裏什麼時候爲止呢？

漸漸她們都走了。

只有一個還留在屋裏，新婦扯住她的手，帶着哀懇的眼色，不肯放她走。她們坐攏在一起，手握手，肩摩肩。新婦俯在她的耳際細語着。她的柔和的聲音顫擻着，和古琴彈出來底幽怨一樣，和弦子要折了一樣。那是她的妹妹；容貌是煥發的，英麗的，鼓舞的；她的神情拒絕一切魔鬼的誘引。她撫藉着新婦。她們以爲我聽不見她們的細語。我知道她們在談論我，因爲她們的授意的眼神不時瞥向我這邊來，隨即又急急地縮回去。

——妹妹！

新婦差不多要哭出來。

——姐姐，你害怕嗎？

新婦掙扎着。

——我……我……你走罷！

於是她們沈默下來。她們顯然被一種深情感動着。那是什麼呢？這位妹妹坐在牀邊好像忘掉夜深的樣子。她的心靈一定是透明的。爲什麼她在這裏反而像一個生人呢？她把我同新婦扔在光明的陰影裏頭。她好像踩住我的呼吸。我在椅子上杌隉着她看出我的心思。

——好，姐姐，我走了。我還要照料別的事。我叫張媽就來。

她從牀邊立起，走過我的身旁；她在我的身旁停住。在離開新房以前，她毅然向我道：

——姐夫，姐姐膽子小，你多多體諒她些罷！

這是向我說的。我看着她，又看着新婦。在我的迷惘中，她悄悄地離開屋子。

新房就賸下我同新婦。我們都沒有動。

——她是什麼意思呢？是不是她讓我不要欺負你呢？

我笨頭笨腦地問她。我想起舅母告訴我底那些關於結婚的話。

她飛紅起臉，低下頭。

老媽進來，她一直走到牀前，向新婦道：

——大小姐，您起來坐在這邊小椅上好了。

新婦委委曲曲地換過座位。我們都看着老媽抖開新大紅緞被。漸漸我覺出方纔我那句問話的野蠻來，我招惱了新婦也說不定，我的精神彷彿在我的肉體以外呼籲道：

——不！

我慢然四顧。聲音大的屋內未免都可以聽見。老媽在牀頭放平長枕，回身驚訝地問新婦道：

——小姐，您說什麼？

這「不」字是新婦嚷出來的嗎？我簡直不敢憑信我的耳朵。這好像從我的末亡底靈魂裏掙札出來，震動我的全身。

——我沒有說！

新婦煩躁地回答着。老媽露出微笑，過在我們的中間，向我們道：

——請新姑爺同新姑奶奶將息將息罷！太太房裏燈已經熄了。大小姐，您用我幫忙嗎？

新婦差不多惱怒起來，嗔着她。

——你走罷！我不用你！

我聽清她的聲音。我不懷疑了，那聲否定的呼喊是她脫口而出的。老媽帶笑走出屋子。全院靜下來。新婦依然執拗地坐在牀邊的小椅上。她的神情是冰冷的，凜然的，憎惱的；看着我走到門邊，用左手把門從內倒栓住。我始終沒有摘下我的白手套。我知道她看着我的右臂。現在是我佔有她底時間了；但是我們中間的距離是非常地遙遠的，和重峰疊巒一樣，她的美麗，我的疑惑，她的美麗，我的疑惑，隔着我同她的距離。

屋內的嚴肅的空氣壓在我們的心上。我立在棹邊，思索着我的疑團。我們變的很固執。

如果她不是「芳」，她又是誰呢？

——你能告訴我，你姓什麼嗎？

我的奇突的問語使她詫異地看住我。她一點沒有想到我這樣同她開始談話。她以為我在取笑她，不做聲，然而分明杌隉起來。

我繼續向她懇切地解釋道：

——我從來沒有見過你。我沒有想到和我成親的是你；你太好看！我沒有想到你這……這樣地好看！你不是我所想底那個姑娘。你……你……太好看！

我的真摯感動了她，但是同時引起她的疑心。

——你所想的是誰呢？

她的聲音頗柔柔的，我說不出那落在我的心上底深湛的美感。我沒有回應。燈光太強，差不多擾亂着我的思路。我走到門邊扭熄了一盞。屋內只賸下牀前的一盞。我站在發暗的這面，看着她在明亮的燈光之下戰擻着。

——那位老太太我好像見過一次。我指你母親說。她有一個低鼻子，低得有些可笑。為什麼她跪在地上，說有一件事對不起你呢？

我繼續向她問着。我的話有些傷她的心，然而把她戟刺起來。

——你真不知道我是誰嗎？

她幾乎一個字一個字地咬出口。她的鮮豔的櫻桃似的嘴唇微動着；她伸上手理着她的鬢髮。她的頭髮是烏鍱的，在光下和黑玉一樣；她的手是細膩的，嫩白的。她的脚縮在椅子下面的黑影中。何以我先前沒

有注意到她的腳呢？那是不是很小，和菱角一樣，可以握在手心，和舅母的修整的小腳一樣呢？我急於看見她的玲瓏的腳的樣式。

——你把腳伸在燈底下不好嗎？

我差不多帶着情火呼籲着。她的粉容忽然紅起上來，把小腿更往椅子下面伸着，伸着，同時兩膝繃平裙幅，發出粹縩的響聲。我的腦內充滿了淫慾的聯想。所有的疑難都在牠的火熱之下消溶了。

但是我聽見了什麼聲音，怪怪的，怪怪的，漸漸來到我的敏銳的耳官。我聽不清這是什麼聲音；然而牠使我煩躁，我不得不把心神移在這奇異的音響上面。在這沒有月光的黯靜的星夜裏頭，什麼東西這樣淒涼地叫着？好像要喚醒癡迷而留連於人海底靈魂。我走近門後；我的煩躁變成一種懊惱的痛苦。我想看看那淒切的聲音；牠這樣地觸着我的同情。我回身望着新婦，她移在窗下出神地諦聽着。

——過大雁哪！過大雁哪！

我不禁向她感動地嚷出來。我的手停在門閂上。但是她慢慢地，慢慢地搖着頭，臉色慢慢慢慢地泛上白來。她傾注全神在聽，她的兩手搭扶在椅背上，上身斜倚向前，一條腿半跪在椅墊上，一條腿拄在地上。她的姿態多麼妖冶呀！一剎那我忘掉那驚心動魄的斷續的聲音。我踮足向她那裏縮過去。她的面孔向着紙窗。忽然她低低地自語似地道：

——那是舅舅，他在哭哪！

她沒有覺察出我站在她的身後。我的心迸躍着。她的鞋面是粉紅的花緞的；牠的玷着微塵底新皮底正向着我；但是這不是舅母那樣可以捏在手心底櫻桃的小腳。我趦趄着。忽然我支持不住了，撲在椅邊，扶住她的腳脛狂吻着那粉紅的正絲襪。

她驚醒過來，從椅子上跳轉身子，推開我。

——不！不！你太難看了！

她恐懼的不意地喊出來。她向牀邊退縮着。

我的左手扶住椅座立起來；我倚住棹角，我失望地慚愧地看着她的睜大底怯怯的眼睛。她的倩麗的粉腮透出處女的尊嚴，怒氣在我的胸裏漸漸發作起來。

——你是說我難看嗎？

她的紅唇戰索着。我雖積奇慮地問道：

——你說我什麼？

——我沒有……沒有說你什麼。

她倚住白紗帳，低下頭來，和一株雨夜的罌粟花一樣。銀亮的帳鈎在她的身右擺動着。

——但是我聽清了你說我難看的！

我加重語氣，向她侮蔑地重複着。但是我納罕實際上我究竟是什麼模樣？何以她厭憎我呢？難道我真變了形貌不成？我想起牆角的衣櫃，左面的半扇鑲着一塊狹長的鏡子。

我不記得我在鏡前站了多少時間。但是時間對我有什麼用呢？那

裏面的窺陋的奇醜的像貌是——天呀！——是我自己嗎？無怪乎她的厭惡和憎懼。但是那究竟是我嗎？我不記得我是這樣的：然而那是誰呢？我伸過手挨着那平滑的鏡面牠的冰冷把我引到現實。我極力追憶着我的最近的過去。忽然我轉過身向她遲遲地問道：

——你這裏有我的照像嗎？

我隨着她的目光望着一個黑邊的小鏡框，掛在右牆上。我過去摘下牠來，捧在手心，走回衣櫃前，和鏡裏的異我對照着。我不知道我發呆了多久，好像很短，又好像很久。那短的抽搐底頸項！那枯瘦的慘白的面孔！那鬼樣樣！我認識這張照像上的圓胖胖的英挺的容貌；因為牠，我曾經驕傲，自憎而自愛。但是現在呢？我憎惡我自己！這不是我！這不是我！然而這是的！這是的！我怎麼能夠否認我自己呢？我的醜惡存在着。這和我的靈魂一樣地破敗。我算完全頹圮了。

她站在牀邊疑懼地望着我。那無上的美麗的天仙！在她的眼裏閃灼着淚水；在她的嘴角顯露出憐愍。我看着她；我們都沒有言語。我們的生活上有一點錯誤——那是什麼呢？是我們的結合！我想着。我看着她。那個小鏡框從我的左手溜在地上；玻璃在我的腳前發出破裂的聲音。我看着她；我努力在追憶。

——你是秦繡雲！

我忽然憬悟過來。她點着頭。我支持不住我的全身的重量，癱瘓在身旁的沙發上。

——那電！那電！那電！

我呢喃着。最近的過去和一個火花一樣，暗埋在心裏，忽然燃着炸開了，每個隙孔都充滿了牠的焦炙的存在。我慢慢地褪下我的手套，露出我的乾皺的結痂底右手。我的眼裏湧滿了淚水。我聽見她的語聲，然而沒有聽清她說什麼。她駐起臉，帶着好奇和同情，走近我的身旁。她看着我的受傷底右手。

——你這手是怎麼的？

她迂徐地柔和地問着。

我遲疑一下，然後答道：

——在學校做化學試驗，讓鏹水燒的。

我向她撒謊。然而我何必告訴她我的痛苦的經驗呢？

——哦！那養養不會就好的嗎？

我觖望地向她點着頭。她出奇地看着我，然後憐惜道：

——那不痛嗎？

我搖搖頭。我變成了一個小孩子；她的女性的溫存潤適住我的痛苦的心情，然而同時使我煩躁。

——離我遠些！

我申斥她。

她帶着眼淚向牀幔那邊縮過去。我看着她全身失掉力氣地坐在牀沿，隨後倒在那血一樣紅的錦被上。我只看見她的下身，其餘讓白紗

帳影住。她嗚咽着她嗚咽着她的艱絕的運命。我坐在沙發上再沒有起來，想着，空白似地想着；漸漸她的泣聲變弱，終於止住。她大約睡熟了。我蹲曲在沙發上，想着，空白似地無效地想着。再寂靜不過的夜了。我聽淸從院外傳來底哀號：那是什麼呢？好像在哭泣着我的不幸的運命。

九　陳蔚成自記（中）

她的舅父大哭大鬧，說我的新婦在他的姐姐的面前下了讒言，把他撵回家鄉。新婦恨他這門親戚窮，怕在新姑爺的眼邊丟臉。但是他絕不在這裏停留了，每一片瓦他看都帶灰氣。男僕淸早打發他上了火車。

這位男僕從車站回來，向大家說：他好像在站臺上看見洪先生，正要上前招呼，轉眼在人叢裏不見了。秦太太說他也許是送朋友上車。男僕以爲他的打扮很像走遠路底樣子，手裏還提着大竹簍子。他看淸在簍子頂上塞着洪少爺的紅氈帽。

我很沈默，同新婦偶然交談幾句，都是她先發問。她的表情對我緩和下來，然而我的杌隉越見濃重。臨到黃昏的時分，她簡直有些溫存的情意；我看出她用力來掩飾她的厭惱，特別當着母親和妹妹的面前。但是我們大半時是靜默的，各自思量着怎樣解決目前的人生。我覺出她的可憐的方法：承受一切。這容忍的女性的美德！但是我呢？我痛苦地無力地思索着。我仍然堅持着我在沙發上過夜。她的感謝的目光逼直向我射來。我倚在沙發上懶懶地想着。她從紗帳裏取出一條紅被覆在我的身上。

（未完）（箇）

散文賞選

秋令隨筆

劉 恆女士

秋檐點滴

這不是文，也不是詩。只是和秋雨似的曾經在我心檐上滴溼過的一些感觸。於是我將它寫出來，雖說是一點意義也沒有的。

——作者誌——

一

的確，
幾見盛夏的綠蔭，
又飄早秋的紅葉。
聽啊！
這戶外
風又颯颯，
雨又瀟瀟；
吹落了梧桐，
剪細了芭蕉；
已涼未寒的秋光，
原來又回到江南了。

二

微風吹動帷幄，
細雨飄上窗櫺，

窗台上的落葉，
　濺上許多雨痕。
寒雁從樓頭飛過，
　呷呷呷……地叫着，
愈顯得這是個梧桐更兼細雨的黃昏。

三

雨後晚晴。
眉月換了銀色輕裝，
　預備赴鏡溪晚浴，
剛掠過柳梢頭，
瞥見柳絲穿住一串串雨珠，
　和夜珠一樣地射出寶光，
　和繁星一樣地發出微笑，
於是牠鉤住柳梢頭，
將明亮的雨珠掛在頸項上，
　任柔風將自己攜搖。

四

草場羚羊幾隻，
陌上晴嵐一抹，
　薄薄閒雲，
　擁抱了遠樹的纖腰，
樹蔭裏的斜陽，
　射出微弱金光閃灼地籠罩在墻塘。
忽的，
　蓼花深處，
游來三兩只白鴨，
　撲拍幾聲，
金色的墻水頓時掀起一圈波浪。

五

園籬上的雲雀，
　吱吱喳喳，
從這個牆頭飛上那個牆頭，
　有的銜了些枯草，
在洞口攢進攢出。
　西風一緊，
雀兒們悄然，
天空為雲向東逃去，
　唯恐給西風抓住，

秋之愁聲

大學西後門橋上的暮笳，
　卻眞個給西風咽哽了。

六

夜雨滴茅檐，
淒淒淅淅，
這脆弱的心弦，
　幾乎敲斷。
更何處的客窗，
　和出深夜的簫聲；
『我家在何方？
天涯地角，
一望渺茫。
嘆此身如萍梗，
　幸福都消磨在異鄉！
看來世上人情險巇，
　無論到何方，
我思念父母兄弟姊妹，
　睡夢中也難忘。』

游絲

一九三一，滬西尾，

八月十四日

入了秋來個人惱得不好開交，好像秋是一股惱性結成的。今天菊都開了花，在花間立了一會，所有的愁鬱不覺都忘卻；我願意就此永遠在花間過去，但是菊花能幾天好看呢？我不覺惘然了。

母親說我入了秋來又瘦了許多，大概我是中了浮生六記裏的句：『秋來人瘦菊花肥』毒氣罷？

晚上蟋蟀叫得很起勁，天氣似乎擺正秋天的模樣。這樣坐在廊下，聽牠們唱得好聽，一年中也是難得的幾天，我很歡喜。

八月十七日

昨天折來瓶中的菊花今天萎敗了，像一個垂死的美人，慘白了顏，實在可憐，我深深地懊悔不該昨天折了牠；但是一想到自己的遭遇，這樣，有誰來可憐，那我又何必去可憐牠呢？

八月二十日

眼看的就是黃葉，耳聽的就是風聲，在這種秋的威脅下，大自然都消失了春時的笑容。

秋意侵入了心裏，要不去想牠也不能夠；只教一開眼，就是滿眼像禿頭的枯枝和黃葉，我又怎麼抵制不去想牠呢？

夜飯吃過有月亮，鮮明地照上大地，愈顯出秋的特徵。讀了李後主那首相見歡，又細辨了那句：『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鈎，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起來，我好像要哭了。

八月二十二日

獨個兒到山上去逛，滿山的紅葉真好看。大風裏吹落幾片飄在我頭上，我擇了一片最美麗的丟在河裏；我口裏念着：『慇懃寄去接流人』！但是接到的是什麼人，我不得而知了。

下午的天氣覺冷了，想起了孑身在外的小弟弟；又想起了校裏唱過的寒衣曲，多麼給我難堪呀！弟弟你可曉得我在這裏思念得你正苦呢？唉！

八月二十四日

驟然地下起大雨，整個世界似披了一件雨衣。

不能出門，坐在屋裏念書，窗外送進粒粒的細雨來，衣上綴滿細碎的雨點，威迫我不能不離開。

想起了當年的秋瑾女士，使我不敢念出『秋雨秋風愁煞人』的句子，因為要觸起女士的靈魂不安。

八月二十五日

只叫撕一張日歷，我就少嘗了一天秋天的風味。

天仍下雨，一些和昨天分不出兩樣；只有從口頭上聽見日子又換了一天。

夜裏不能安睡，起來讀歐陽修的秋聲賦，好教秋氣襲進了我的心，結果了我的命罷？

八月二十七日

天氣又晴了。

秋風嚴肅地在大地光耀，牠好像是一隻帶了傷的野獸，牠要尋小動物來吃滿足牠的恨心。

睡來睡去沒興趣，看了幾本書；但是所得的結果呀！又換了許多悲哀。深恨我從小不做個農夫，這樣綠油油的稻子不久又收成到手

中，無愁無憂的度過一生。

八月二十八日

秋天的滋味嘗偏了。媽，哥，都說我有點神經，那裏曉得我在做悲秋的宋玉了。內心的不暢，自己都莫名其妙，大概這莫名的悲傷，是秋送我的禮物罷！

今天風起了極大，六七月的天氣，會使我們好像是隔世。不知多少游子，今天起了悲傷，鄉思。想起小弟弟現在怎樣呢？唉！一個人自己悲了不够，還要去悲到別人，天爺爺太苦了我了。

吃蟹

王浩英

舅舅是一個出名的酒仙，他最愛的下酒物是八隻脚的橫行公子。在秋天，這兩件東西是不會離開牠的。

我在一個小雨霏霏的下午趕回家裏。媽媽知道我在外邊不容易嘗到蟹的美味，特地到漁家買來了十幾隻肥大的。當然，舅舅也被請了來。

我把一隻隻蟹倒入水桶裏，幫着媽媽洗濯。我一壁捏住了圓臍，一壁和媽媽談天。媽媽也聽得高興，不意桶裏的活貨，趁着我們不注意，都偷偷地爬出了桶外。我慌了，媽媽也慌了，忙亂的撳着，我更用脚踏住爬向陰溝去的一隻。小妹也帶嚷帶跑的出來幫我們捉拿。卻不料她嫩嫩的小手指給蟹螯鉗住了，急得她哭了出來。

憑牠怎麼強橫，一隻隻終於都給我們燒得黃黃了。小妹妹咬緊了牙關在燒熟了的蟹背上用筷子恨恨地打着，駡着，似乎在嘔氣。

媽媽說：「九月雌十月雄。幾隻大的都是雌的，留着我們吃；小孩子懂得什麼，讓她們把雄的分了罷！」

我，舅舅和媽媽，每人都是二隻雌的。雄弟是一隻雌和一隻雄。小妹妹和敏妹各人分得了兩隻小雄蟹。

媽媽是喝酒的，她和舅舅一壁喝着酒，一壁嚼着蟹肉。我因爲不喝酒，只忙着在殼裏揀肉吃。雄弟還能勉強的吃乾淨蟹蓋裏的黃；小妹妹和敏妹卻只會嚼嚼脚尖，再也不敢嘗試咬一咬大的螯和胖的腿。雄弟就幫着小妹妹剝，我幫着敏妹。

我正在告訴媽媽哈同死的消息，和他巨大遺產之可驚。——顯得非常起勁，卻無意的把我替敏妹剝好的一條蟹脚肉咽了下去。敏妹正用着小手撑住小臉，等候那一條胖肉遞過去。

——你吃了我的脚！敏妹如笑非笑的拍着我的手背。

我發覺了，笑；媽媽知道了，也笑；舅父把擒到嘴邊的酒杯放了下來，笑着說：「阿敏！究竟是你的脚還是蟹的脚？」這句話，引得小妹妹也笑了。敏紅着臉有些不好意思。我悄悄的剝出了我自己的一隻蟹脚，送到了她的嘴裏，纔始了事。

突然，小妹妹提出了一個難以解答之問

題，她說：「怎的蟹燒熱了之後會變黃的？」

敏不加思索的回答道：「那一定牠的蟹黃燒到蟹殼裏去了。」

雄弟卻表示了另一種見解，他說：「因爲熱，所以黃的。我們熱了臉上不是也紅的嗎？」

我同媽媽相視而笑，讓着她們辯論下去。舅舅開口了，他說：「蟹的殼是一種石灰質的東西。牠死了之後，就會改變原來的性質的。這是所以黃的理由。」

大家揑着蟹殼在細細地撫弄，似乎在發現什麽異理似的。雄弟和敏妹大概對於舅舅的解釋表示了贊同，因爲她們又在開始嚼蟹肉了。獨有小妹妹，歪側了頭，好像若有所思。一忽，她拉着舅舅的手問道：

「你說蟹因爲死了，所以黃的。那末死了的人怎麽反白的呢？我親眼看見三婆婆死了的面孔。」

「怎麽好跟人比，儍孩子」舅舅有些不耐煩。

「怪怕的，不要講三婆婆。」敏着急了，挨近了一點媽媽。

還是我做了個和事老，我勸着小妹妹：「算了吧，你把這一個問題明天去問先生，他一定會告訴你的。」

小妹妹心裏總覺得怏怏。

西子湖邊的秋色

珍

春天固是一年中最華麗而最使人留戀的一季，她把這世界點綴得濃豔熱烈，激勵了青年們的心，產生了多多的戀愛韻事。但秋天卻比春日更富有詩意，她好似淡雅宜人性情高尚的少女，更使人們追慕。那些美妙的詩歌，大半這個時期產生的。春花秋月，同爲人們所讚頌，但秋日的黃花紅葉，卻比春日的芬芳桃李，更值得欣賞，何況還有那一輪皎潔的明月呢。

我嘗遍了人生的苦樂，難得有空閒的時間，給我儘量的享受自然的樂趣。我是怎樣的感謝病魔呢？它雖給我肉體上無限的痛苦，但同時因爲它我纔能安安逸逸的睡在西子的懷中，從濃桃豔李看到紅葉黃花，從柳絮漫天的時候看到光明美麗的秋月。她——西湖——洗去我一切的愁慮，她趕出我一切的病痛，她給我無上的安慰，她給我多多的同情。啊！她賜給我的禮物，是怎樣的豐富偉大呢！

我是住在六橋邊的一角紅樓裏。在秋日早上，那太陽好似睡了一夜，精神十分充足地射出萬道金光，天上魚鱗片似的薄薄的白雲，也慢慢的退去，換上光怪離奇的色彩。這種色彩，無論大畫家與大文豪也只能取得片段，決寫不完全的。那湖水也隨着太陽來變幻她的新裝。什麽名匠，也織不出這種美麗的衣料。

籬畔庭前，淺淺深深的各色菊花，沾了晨露，睡眼惺忪的臨風欲笑。有時，我沒有梳洗，披了一件外衣，就下樓坐在湖邊石級上。水中魚兒十分活潑地在敗梗斷荷中穿來穿去游着。牠們看見人來，就躲到水之深處；但見你沒有

惡這，仍舊聚在一塊兒爭食了。

我最愛到雷峯去看紅葉。在春天，雷峯一叢叢陰鬱森森的綠樹；到現在，她的葉兒大半黃了，有的離開她們的母親——老幹——輕輕的落在地下，過這隨風飄泊供人蹂躪踐踏的生涯。但有些樹，是很驕傲的脫了綠衣，換上豔紅的衫子，立在蕭條的樹林中，映着陽光，更顯得美麗奪目。在這山之高處，或是雷峯塔的遺址，我尋一個遊人不到僻靜的樹林裏，坐着。高高的碧天，貼着三兩片白雲。地下鋪了厚厚的枯黃葉兒，還雜着幾片剛飄下來的紅葉。綠的湖水，被那遊船小槳，攪拌起一團團的灰泥，每一個船後的圓圈，一個比一個小的接着，光波瀲灩，跟着船走。南屏山，葛嶺，北高峯，南高峯等山，環繞我的周圍。這些山裏凋殘的樹林中，雜立着三株四株楓樹，是怎樣的美妙！這時，我不知心到那裏，身在何處，腦中沒有一點意念，不知天地間還有我的存在，常常癡癡的盤天坐在這裏。只有古寺鐘聲，林外人語，把我驚醒來。秋之大自然啊！你的魔力是怎樣的大呢！

在夜涼如水的月下，我叫吳媽把樓上下的燈通通熄了。月兒高掛碧空中，她把銀白色的寒光，籠罩着大地，世界上一切的醜惡，都浴化在這美妙境地中。微微的一陣風，帶着桂香的氣息。湖面銀波也吹皺了。各種樹木花草，都動搖她地上的影兒。沿湖的柳樹，低垂着她枯瘦的斷枝，想起以前榮耀的一頁，暗暗的哭泣了。水中疏疏的清影，也在那裏擺頭了。牆下草中的蟋蟀，唧唧的唱着秋之曲。遠方飛來的秋雁，高叫一聲，衝破了靜默的空氣，驚碎了旅客們的心！我在沿湖的曲廊內徘徊，欄干上長春籐的細碎玲瓏的影子，篩滿了我湖色的衫子上。這望着那些湖邊衰草，無力的發出他生命的最後的嘆息。水中還浮着殘菱，那些枯荷，翠葉離披，在月光下更顯得十分憔悴。在這冷靜淒清的園內，松娥——吳媽之女——依在母親的懷裏，呼呼的睡去。月兒從長春籐的疏處，偷偷的吻着她含着天真的笑的臉兒。吳媽低了頭呆呆的看着她，臉上露出快慰的神氣。啊！她們是何等幸福，我又是何等孤獨呢！月兒呀！你普照大地，今夜也看見離我千里的慈母，摟着幼小的瑛妹，說起她的愛兒嗎？她臉上添了幾許皺紋？嫦娥還欺凌她麼？她生多了女，是她之罪嗎？在你的天之闕裏月之宮裏的男女仙人，也是同人類一樣的不平等嗎？月兒呀！你爲什麼掩着雲綃帕不回答我呢？我願變做松娥罷，她睡在母親懷裏，是多麼快樂！像我這樣有家歸不得的遊子情緒，你叫我放到何處好呢？

星期日

宗　植

雖則已到該涼的天時，幾天前梧桐也落過些許葉片，但酷暑的餘威還在發着回光。午後，寒暑表上的水銀柱又升到八十度。人似乎非常倦，想打盹。

於是拋下改卷子的藍墨水筆，仰倒在籐椅背上，深深的打了個呵欠。院子裏非常靜，小學生的喧吵現在聽不見了；有的是唧唧的麻雀，還有不知那裏鳴着催人眠的殘蟬。

一若毫無氣力而輕輕地躺了一刻，一轉念的卻從沈迷中警惕地清醒轉來。

為了索薪鬨，今天校長和何先生都進了城，細鈴則回家做母親的生日，校裏只留得我一個教員了，一個人不太寂寞麼？找兩個學生來陪陪罷。

走出房門，對側門口喊着茶房：

「寵順寵順！」

單獨一個人站在院子裏時，對於偌大的庭院，感到說不出的淸冷，好像喊叫也有回聲隱隱地縈繞在後面大廳上。

寵順懶洋洋地走了來。

「在什麼地方的呢？叫都叫不應。」我略微有點不高興，吩咐他去叫雲先來，然後再回進房來。

雲先是四年級的學生，住在本鎮，極討人歡喜。

把愛好的學生作為自己的伴侶，而可以自由支配着的權利，恐怕除了小學教員是沒有誰能享受的了，我想。

約摸又改了五本作文模樣，院子裏纔有了女孩兒們嘻笑的聲音。

「誰？」

半真半假地問着，我拖開椅子便笑向房門站着。

「我們哩！」跨進來兩個圓臉的學生，後面跟着又是一個。

「吳先生！」

「吳先生！」

「好哇，秀珍你也來了，喲，還有淑……」

要是你把這羣孩子看作快樂的源泉的話，那是一絲一毫也不會錯的。她們那不亞於小雀的活潑，那不讓於春燕的喧鬧好說話，即刻間會把沈靜的空氣給全般轉換過來。我之在無處不欠薪的教育界上做事，所以還能自慰者，不過這一點而已。

工作在純真的生命間，比日與靜物相處的生活，也不同在這一點而已能？

「你曉得這是什麼？」當雲先注意到我在看她手中的玻璃方匣時，她便舉着直送到我面前來問着。

「你曉得這裏面的蟲叫什麼？」我捉住了她的手反問。

「你猜！」

「我要你說。」

「我說麼——」她把頭一偏「——呂先生。」

「呂先生？」

「是哩！」她摸劇地笑了。

這一笑笑醒了我：——呂先生是細鈴，這蟲的名字卻正名作「錫鈴」。於是我也笑了。

「錫鈴」學名不詳，上海俗名「金鈴兒」

李石岑著

超人哲學淺說

一册 定價四角

本書的構成,包含下列各章:(一)緒言,(二)尼采小傳,(三)尼采思想發展的程序,(四)尼采與斯迪納,(五)尼采與叔本華,(六)尼采的人生觀,(七)尼采的宇宙觀,(八)尼采的價值觀,(九)尼采的進化觀,(十)尼采的道德觀,(十一)尼采的藝術觀,(十二)結論。著者對於尼采哲學信仰最深理解最切今以犀利的筆鋒,爲系統的介紹尤能根據尼采的思想批評中國民族的傳統觀念眞是醫治中國民族的一味興奮劑。

李石岑著

人生哲學

卷上 一元六角

商務印書館出版

商務印書館出版

十三月新曆法

高夢旦著

定價七角

現行陽曆,每月日數及星期,參差不齊。著者有鑒於此,曾在三十年前創作十三月新曆。其法每月四星期,二十八日。每年十三月,五十二星期,三百六十四日。所餘之一日有奇,不計入月及星期中,使每月日數及星期,均甚整齊。近來國際聯盟召集改曆會議,著者即以此書提出於該會。書中詳述中外古今曆法之沿革、利弊,與近世改曆之種種方式,互相比較。末附紀年、度量衡、錢幣、利率、數位之分節等,皆爲有關彩數之作,甚切實用。

兒童心身的發展與健康

程瀚章

一 疲勞

疲勞是因爲身體缺乏發生能力的物質和組織內分解的物質堆積而起的現象。這種疲勞可以妨礙注意力和工作力的，兒童若現疲勞的時候，受課中起萎靡的狀態，這是腦力已經疲勞的徵候。像那長時間練習較難題目的算術，他們的姿勢便起變動，身體向左右搖曳，同時連發呵欠。

從一點看來，可以知道家庭或學校中過度的教育，影響於兒童們的精神，非常利害。所以凡是使用腦力的時候，確有常令休養的必要。倘若不注意疲勞的現象而儘量驅使精神的時候，那兒童的談話一定要雜亂，引起頭痛，終致陷於神經弱衰。可是疲勞並不是一種病，這是因爲精神和身體的過度使用而起的，只要休息一下，就能立刻恢復。就像我們成人，也是這樣，精神和身體勞役太久，都要發生疲勞；但到了休息之後，或睡了一晚，便見恢復。所以我們教育兒童的成人，都應當知道這一點，使他們的精神和身體的工作，恰好到適宜的程度。

1. 疲勞的徵兆　我們怎樣可以發見兒童疲勞的徵兆呢？上面已經大略講過的，例如他們的注意力先起紛亂，寫的字體大小不一，握筆的姿勢不能正規；身體的姿勢傾側，頭部也歪斜搖動；眼內和顏面發紅，屢次想離開教室去小便等，這些都是呈現疲勞之徵兆。

所以凡是現出這許多徵兆時，應該叫他休息。就是使他到屋外行深呼吸或散步，以圖恢復。尤其是虛弱兒和貧血兒等，很容易疲勞，更要特別注意。

2. 疲勞的測定法　測定疲勞的方法，東西各國都有研究。有許多學者創製精密的器械用來測定疲勞；但使用的繁複和解釋的困難，自不待言。我們現在只介紹簡單的方法。

有一種測定法，是利用精神方面的，就是觀察兒童皮膚的感覺和手的運動等的活動力是否減退。

這種測定，只要看兒童寫字的情形，便得明白。這時候，先要分配同等程度的兒童聚在一處，預先叫他們全體記清內容和形式都是簡單的文字，使他們在上課之前和上課之後，一定時間，各寫一遍，把其中的錯字比較起來，就可以知道由於受課而來的疲勞程度了。

還有一種測定法，使被測者的左手握二百克到二百五十克的啞鈴，右手握三百到三百五十克的啞鈴，伸臂和肩平均，然後使他的臂所

能達的高度，使兩腕作鐘擺狀運動，同時左右兩足，輪流向外方迴轉，姿跟着臂的運動的這樣之後，漸漸起肌肉的疲勞，就見臂的降下。從運動開始到臂的下降將時間的長短，各別記出，就能分別明白各個兒童的疲勞度。

二　精神的感動

兒童的身體，由於精神的磨練和發達而得活潑與爽快。但若過度刺戟精神，並且持續的十分使精神努力，可以減弱體力。凡是滿腹時，空腹時，或夜間使用精神的事情，決不可做的。

在保健上很有關係的，是精神感動。精神感動，一部分是刺戟性，一部分是感情性作用的。若遇愉快，那就可以增進血液循環；倘若突然受了精神刺戟，往往有一時昏暈而致人事不省的。

對於兒童，尤其應當注意精神感動。所以應當常常使他們充滿活潑的生氣和愉快。做父母的若是常常講起憂愁的談話，兒童們聽了之後，便要深刻的進入他們的腦內，很像毒素的作用，使精神萎縮。因此，容易感受疾病，身體陷於衰弱。所以在兒童面前，切勿講憂愁悲痛的談話。

精神若安靜愉快，那末身體各部的機能，都得順調；若精神上起了不良的感動，那身體全部器官便受障礙，而於健康狀態發生極大影響。

三　精神的健康法

上面已經講過精神爽快，對於兒童身體，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如果精神憂鬱和滯鈍，可以使兒童陷於神經衰弱，甚至成為低能兒的。

我們在打算得到精神健康之前，先要行精神檢查法，就是智力檢查法。這種檢查法，有三點重要的任務：第一，可以鑑別低能兒；第二，可以發見兒童所有的缺陷；第三，檢查的結果，可以行職業的選擇。

精神（智力）檢查法，隨兒童年齡的大小而有不同；在西洋各國，教育家和哲學家創設種種方法：像法國的比內氏法，德國的莫衰曼氏法，美國的得爾孟氏法，日本的久保氏法等，都是。但都祇能適合於各國自己的兒童的。

檢查智力的結果，如發見兒童的精神，僅有稍微的遲鈍的，只要從訓育方法，就可以慢慢得到精神的發達。尤其應當使他們多行運動，增加睡眠的時間，以及空氣浴日光浴，以增進精神的愉快。又如旅行，遊山，都能促進兒童的精神愉快的。

四　兒童身體的缺點和職業的選擇法

凡兒童出了學校，若要立就職業的，最要顧慮他的身體方面。倘使某種職業可以誘致他的精神疲勞的，久而久之，往往有引起喪身之禍。所以小學校中務必請高明的校醫，在將近畢業之前，行一回特別的身體檢查，注意兒童應避那一種職業，通知他們的父兄；那麼，於兒童一生的幸福上是非常的有利。

下面記的，是兒童身體的某種缺點，對於一定的職業是不適當的；凡是做父母的或保護人的，都可以參考一下：

身體缺點　不適當的職業

近視　精細機械工，時記匠，照相修理師，交通職員，理髮匠，刺繡女工。

色盲　玻璃工，眼鏡工，金銀工匠，象牙工匠，染色工，鞣皮工，印刷工，彩色石印工，園丁，理髮匠，海員，照相師，畫師，美容師，裁縫，美術工，幼稚園保姆。

難聽　樂器工，冶工，紗廠工，時計匠，泥水匠，機器重力工匠，電話接線生，速記。

發音障礙　教師，商人，電話接線生。

嗅覺障礙　化妝品商人，藥劑師，廚司。

肺病　鍍匠，翻砂匠，鑄型匠，電氣工，拋銅工，器具工，綿紗工，機械工，以及肌肉勞動者，多塵埃的工作，在高溫中或低溫中處理酸類，煤氣蒸汽等工作，製造捲烟，及食物嗜好品的工作等。

心臟病　園丁，鍍匠，翻砂匠，鑄型匠，金屬印刷工，鍛冶工，鞣皮工，木工，石工，廚司，人力車夫，汽車夫，飛行家。

皮膚病　電池工，漆匠，旋盤工，糖菓工，化學工，印刷工，釀酒工，家具工，金屬工，染匠，泥水匠，煙突掃除，琢磨工，彫刻匠，照相師，藥劑師，理髮匠，店員，廚司。

手汗者　鞍工，金屬細工，器具工，機器工，眼鏡工，旋盤工，時計匠，鍍金。

脚氣　機器工，其他須直立工作及長途步行之職業。牙科技士，排字工，農業。

癲癇　昇降樓梯，處理機器，或尖銳之物，處理酸類，火伕等職業。

五　劣等兒的教育和身體方面之顧慮

學校中有所謂呆笨滯鈍的小兒，一經身體檢查的結果，便得發見他們的鼻內有些障礙，倘行一回外科手術之後，就判若兩人的，這種實例很多。又有成績不良的小兒，每五年行身體檢查的結果，測定近視眼的，請他們的家長去配戴適度的眼鏡後，成績忽變優良的實例。照這樣講起來，所謂劣等兒，我們切不可一律看待，至少要分做下面三個等級：就是，（a）身體的劣等兒，（b）智能的劣等兒，（c）道德的劣等兒。其中b、c二種，是特殊的，普通身體雖很健全而總不能恢復的。但a種身體的劣等兒，倘使把他們的身體改善之後，往往有反而變為優等兒的。所以使身體的劣等兒改變為優等兒的方法，也可算是健康法的一種。

現在我再把身體方面和成績優劣的關係，列記在下面：

1. 身體發育　身體發育欠缺的，成績不良的居多，這是事實。德國某市對於兒童的調查統計，落第者的多數，其體重身長胸圍的發育大概不良；反之，發育良的，其成績也好，這就是精神發育佳良之徵。日本東京市也曾就學童調查，學業成績甲等的，身長體重，胸圍的發育，常勝過

乙等的。

2.頭顱的大小　頭顱的大小，和學業成績的優劣很有關係，是大家知道的。頭顱愈大，尤其是頭顱的前後徑愈大的，優等兒愈多。

3.視官障礙　視覺器官的障礙，大多數是屈光異常（近視，遠視，亂視。）有這類異常時，在教室內不能明視黑板或掛圖，因而學業不能充分；又若勉強觀看的時候，眼球因之疲勞，可以成為神經衰弱之原因，結果列入劣等兒中。

4.聽官障礙　小兒也有因為耳患重聽而致學業成績不良，被看作劣等兒的。然若能使他聽力恢復，學業成績往往有忽變為優良的。

5.齒牙不良　牙齒有齲蝕的小兒，成績往往不良，美國有幾處地方曾經把學校中的兒童凡是牙齒不良的，都替他們治療，在治療前後行智力檢查，顯然見有進步云。

6.腺狀增殖　兒童患腺狀增殖症的，成績一定不良；治療之後，很容易見進步。所以教育家和做父母的，都應當注意於這種疾患。

此外像扁桃腺肥大，腸寄生蟲，鼻呼吸狀態等，都和兒童們的學業成績的優劣有關係。小學校中任校醫的，以及當教師的，切不可單把體格檢查認為平凡的故事，務必仔細謹慎，以期發見兒童的缺點，免得使他們受劣等兒的委屈待遇纔行。

徵求

本社僅為雙方介紹，不負其他責任

敬啟者，鄙人現欲徵求婦女雜誌「女學生號」「生活專號」「美術專號」各一冊，每冊願以大洋壹元為酬。來件請寄「杭州火藥局街第三十號周嘉學收。」汚損及後至者璧還。

周嘉學啟

鄙人現欲徵求婦女雜誌各種專號，每冊當以倍價現洋為酬，以答雅意。惟後至與汚損缺頁及少圖畫者璧還。限期至國曆十月底為止。如蒙讀者諸君割愛見讓，請寄至「安徽亳縣縣黨部孔春普收」可也。

孔春普謹啟

醫事衛生顧問

程瀚章醫師

——規　則——

（一）每函以四事，皆以關於本人者爲限。
（二）每問至多不得過一百字。
（三）問者必書明眞實姓名年齡性別及通訊地址。
（四）信件須直寄本社。

（一千一百七十七）

問　內人今年廿四歲，于二月間生產一男，產後之第一日（卽其翌日）仍有多量之水排出，不知何故？并產後至今約有月餘，而乳頭尙覺疼痛，不知有危險否？有方法可使其不痛否？祈先生一一指敎。　　餘姚沈沛生

答　產後翌日，尙有多量的水流出，係助產婆手術惡劣，留存胎盤和羊水在子宮內的緣故。幸而沒有發熱，乳頭疼痛，是乳頭知覺敏銳之故，久之自愈，不必用藥，塗些凝油或麻油就可減輕。

（一千一百七十八）

問　予年廿四，月經常不調，（我已結婚，但未婚時仍不準確）有時來潮時每日所攜出的血量很少，日數須十幾天才止；若這樣則頗昏。但有時來時，每日所流的血不多也不少，四五天便止；精神也好。我曾給醫生診過，皆以無病，但旣是無病，何以這樣？請示知！Agomensine（Ciba 的）可常服否？服食宜在何時？（仿單不詳載）請示知！　　李翼華

答　你的病，據我看來，是月經困難，這醫生說的沒有病，或許未曾仔細留意月經的狀態之故。Agomensine 雖可服，但 Hormotone 片的內服更見有效。

（五）答案均披露本欄，概不直接答覆。
（六）關於複雜之病須經詳細診斷者，概不答覆。
（七）關於製藥之性質須詳細分析者，概不答覆。
（八）關於兩性間問題之不便答覆者，概不答覆。

（一千一百七十九）

問　（一）鄙人近數月來，大便經常祕結，遇大便時，必實出血，甚爲疼痛，曾服兜安氏清導丸及旅行藥庫之潤腸片，均不見效，且較前病反重，請示醫法，及應用何藥？（二）近年鄙人上半身，生有很多紅斑痕，若小瘡然，不痛，不甚癢，隨愈隨發，但又不能全癒。請示其故及治方。

答　（一）須改良生活，多食菜蔬，多吃油類，每日練習運動一二時；服藥不過是一時的，久之反成習慣而沒有效驗了。（二）須診斷後纔得確定；但大概是和梅毒有關係。

（一千一百八十）

問　（一）舍妹年廿二歲，左腋下，有數處皮膚成白色，有稱爲「白癜瘋」，是否確實？該疾如蔓延至頸部，深爲不利，能否治愈？可否用X光或電療等法醫治？上海醫院甚多，治此種疾何醫院爲最佳？（二）患肺病吃魚肝油，用意何在？普通身體不強者，醫生們囑吃魚肝油，何故？身體過弱者又何不能用魚肝油，何故？　　周紀農

答　（一）白癜瘋，是這樣的；將來一定要蔓延到他部的。現在如果能治愈，已變白色，不能再轉膚色。但可保不致蔓延了。治療可不拘那一醫院的。（二）因爲魚肝油是滋養最富，生活素最多的食品。身體太弱的如其消化器沒有疾患，也得用魚肝油；否則怕……容易

消化較緩。

（一千一百八十一）

問　鄙人有一個親戚（女性年四十餘歲）患肺病已入第二期，熱度最高時達壹百零一度。近擬延醫用「脫貝爾克靈」醫治，是否相宜？敬乞指示，又除上法以外，能有其他妥當辦法否？並乞見告！　姚味香

答　肺癆而有熱度一百〇一度的時候，萬不用「結核菌素」（Tuberculin）醫治。這時候只有依賴食滋養品或注射 Novalgin 或內服健胃劑及退熱劑等，以待其恢復元氣。

（一千一百八十二）

問　（一）余現年二十三歲，身體頗稱壯健，但近一二年來，常於行經前三數日，每覺腹痛異常，且每次經期內首一日，腹部似痛非痛，常發一種脹悶之狀，但於經後則無此態，惟每月行經，總是不準的，或先或後，或多或少，總非一定，且經色常呈淡赤色，此是何症？對於身體及結婚生育有無妨礙？祈高明醫師示我為幸，並請示用何藥可治癒及能使其準期來潮？（二）余性好觀書籍，遇暇常仰臥觀書，（不論日夜）皆是如此，但今不知何故，雙目視物，每覺異常眩若注視久些，則目眩，須閉眼靜俟片時，始可恢復其原狀。如此之症，是否由於仰臥觀書所致？將來有妨礙眼目嗎？有何防預法可治？　陳如月

答　（一）是月經困難的徵象，可常服 Hormotone 片，一天三次，每次二片，連服十多天，有效。（二）這是仰臥觀書，頭部充血之故，以後應該禁止這種不良習慣，就可預防危害了。

（一千一百八十三）

問　（一）我的脚趾的旁邊，發生脫皮和奇癢已經數年，每天無論用冷水或熱水洗滌之後，必覺奇癢難堪，雖又必要將所有浮起的白皮用手盡量撕去方覺愉快，雖用藥許多方法皆不能徹底，未知此種病症對於水土和鞋襪有無關係？（因余兩用革履）用何藥可以治癒？請示知！　（二）臭狐一症是最惹人討厭的，我亦患了此病許久，求知有沒有良藥可

以治好？請示知！　（三）我的脚底和脚趾生了雞眼數粒，每當行路的時候，常覺痛苦難堪，未知市上所售的藥水可用否？或另有別的藥可治呢？請示知！　陳少俠

答　（一）可向藥房中買 Ervo 油膏塗擦發痒部位，就好。　（二）將石粉和以上等氯化鋅粉撒布在腋下或將 Yatron-Talcum 一匣撒布該部。　（三）須切除並行燒灼，以絕他的根蒂。

（一千一百八十四）

問　（一）余妹今年十九歲，十五歲發育後，因身體懦弱，已患白帶，且經期不準確，請問有何藥可治？　（二）家慈患咳已逾十餘年，服盡各藥均無見效，聽說魚肝油極效，未知是否。　余雲民

答　（一）一方面服「解百勒」滲精魚肝油血色素，一方面服 Hormotone 藥片，久之自癒。　（二）試服帕拉托（含鎮怪）但未必有確效，因年齡大而病又久之故。

（一千一百八十五）

問　我的表妹，有腋下狐臭之病，到暑天尤甚。不悉西藥房有專療此病之藥否？抑別有方法可以自療？　萬穗芬

答　可向藥房購 Yatron-Talcum 撒布在腋下，或用滑石粉和氯化鋅粉等分研和撒布，使腋下汗液減少分解，臭氣就止。

（一千一百八十六）

問　我現年十五歲，因幼年時曾生過癩病，以致毛根破壞，不能生毛，極其難看。近聞上海有「電氣植髮」的地方，但不知確否？　張文周

答　毛根既已破壞，決難再生粗髮了。所謂「電氣植髮」的事，一定是欺人的。

（一千一百八十七）

問　（一）余身體素柔弱，前年時懷孕三個月後墮胎，其後每日至醫生處就診，如是者十數日，未悉子宮有壞否？　（二）以後可能再懷孕否？　（三）有何法可能令再懷孕，及有何藥品可令身體壯健？　（四）近今數月近腰帶之脊骨常發痛，未知因子宮發炎所

數，抑骨節間發炎？祈詳示知！　　林濃貞

答　（一）醫生診斷是什麼病？　（二）如果月經準期之後，可望再孕。　（三）不妨常服補血藥劑。　（四）或係子宮內膜有病，並非關節發炎的徵象。

（一千一百八十八）

問　（一）余年十五，在去年五月初旬，即初次來經，經期只有三天的光景，而且血液甚少，後至下旬又來一次，但血液較前更少，自此次去後，到今已十月餘矣，迄未來過，不知是否身體不健之故？後聞人言，服玉液金丹服之不一日，即可行經，但余先服一丸，並不見效，次日又服一丸，至今服後將近半月，而經仍不通行，甚爲憂慮，不知有何藥可治？　（二）前見先生八百七十二答案，謂吃亞鉛錠可以美髮，但不知爲女性可服否？食之此藥對於身體有無害處？譬如像我現在停經過多之時，可以服否？　　朱澹吉

答　（一）可常服 Hormotone。　（二）這就是亞鉛錠丸，女性亦可服。對於身體並無害處，但須從少量服起，月經不調更宜服用。

（一千一百八十九）

問　（一）鄙人身體也不很弱，可是終不會肥，是什麼道理？有什麼藥可以用來吃肥的？（我今年廿三歲）　（二）我每早操練十五分鐘，可是除了早操之外，我還想實行太陽浴，但不知太陽浴宜於何季何時，早或晚每次應多少時候？還是運動以後還是運動以前？種種都請您詳細賜覆！　（三）中國人的經濟力大半是不能享受那貴族式的紫光電燈，太陽浴是不是可以代替那紫光燈的？　　周幹中

答　（一）可常服魚肝油。（二）除夏秋二季外，於十月上旬起，每晨運動以後，在日光中半小時或一小時，嚴冬則每日午後溫暖時間施行，衣服須全脫去，兩目用黑布遮蔽。（三）可以代替的。

（一千一百九十）

問　（一）先天不強健，及現在神經衰弱者，讓從事于勞働的工作，（現在的職業是勞心的。）不知于身體上有無妨礙？或從事于勞働的工作後，身體不健及神經衰弱能否獲癒？　（二）患病後耳聾耳鳴，（已十年）服藥無效，因之致晚間不能安眠，（須天明四五點方能合眼，午時十一二點方能起身）此實于職業上大有妨礙，耳鳴可否用鐳錠劑？如可用，務請開示藥方及其詳細服法！　　香佩四

答　（一）可以痊癒。　（二）可暫服鎮靜藥像 Allonal 等，但不可多服常服。

（一千一百九十一）

問　鄙人男性，三十九歲，體格平常，惟四五年來，胸部時作隱痛，咯痰時偶發見有血絲。二年前赴上海療養院驗體格，用X光檢驗胸部，發見如下：considerable fibrosis in the hilum of the lungs 聽診 few rales over right lung 診斷 chronic phthisis　（一）phthisis 是否肺結核？　（二）除空氣療法及滋養品外，有無根本治療的藥餌？　（三）此症若聽其自然，（不服藥並照常操作）有否日漸嚴重之趨勢？　（四）市上所售『三那星』Sanosin 是否可靠，對於本症是否適合？　　黃訪雲

答　（一）是的。　（二）尚未見根本治療的藥，日本有馬氏的 A.O. 可以試行注射。（三）只要營養調理兩方面得宜，雖不服藥，也不致進行。　（四）報紙上登載的成藥，我們例不答覆。

（一千一百九十二）

問　我患有一種多鼻涕症（痰也很多）已將數年了，我也不知道起在何時，去年經醫生介紹吃帕勒托魚肝油，但是亦無用，現在痰內忽有些血絲，不知什麼道理？鼻涕多對于腦有影響否？此種病症有何藥吃？請一一相告！　　司雄

答　這是呼吸道黏膜分泌太多的緣故，於腦並無影響，但容易染肺病，須注意。最好請醫處方服藥。

（一千一百九十三）

問　（一）鄙人於上年患咯血，不久即愈。去年又發數次，近且加劇，每一二月而發，因之精神恐羸，精神恍惚，稍受刺激，輒心跳不止。且午後有微熱，頭暈，夜間盜汗，腸鳴，肚臍左旁

有塊甚堅。惟咳嗽不常有，痰亦不多。醫治無效。西醫云是肺癆，中醫謂是肝臟損傷。未知此究是何症？請詳指示為幸！（二）近聞人工太陽燈用於肺病，照射甚效。不知患咯血者，能照射否？（三）魚肝油何種最佳？牛肉汁好否？咯血是否可服？（四）關於肺結核者，請介紹幾種，以資瀏覽。　　朱紀鴻

答（一）除於肺病外，更有別的疾病，須診斷後可定。但中醫之說荒謬之至。（二）無效。（三）魚肝油可服。牛肉汁，不過是調味品，實非補品。（四）商務書館出版的肺療養法，可以購閱。

（一千一百九十四）

問（一）我們女人有白頭髮，是多少難看的事！但是我苦無方法去治。市上雖有黑髮劑，但不多幾天仍舊發白。我又在醫書搜取幾種方法試驗，也屬無效。先生高明，乞賜教。（二）我常患頭痛，每致睡三二分鐘即醒。屢經醫生醫治，沒有什麼效果。何故？（三）何法可治神經衰弱。　　沈友貞

答（一）白髮的治療，除暫時染黑外，實在沒有方法，所以不必去治。只要在有事時，臨時染黑就行。（二）可向藥房買 Compral 片，每頭痛時服一片。（三）只有休養一法。

（一千一百九十五）

問（一）婦女經期不準，此是何故？應可用何藥治之？（二）舊式女子為纏足所苦，今欲求解放，可有何良法？　　黃蘊炘

答（一）經期不準，原因很多；有的因為身體衰弱，有的因為子宮內有疾病。所以須診察後可定治法。（二）纏足解放很難，至多不過稍肥大些，因為骨骼已變形之故。

（一千一百九十六）

問（一）予為一年逾二十之青年，體質雖弱，疾病尚少。約三年前，忽得手顫之症，書寫極感吃力，雖時甚時輕，而迄未痊愈。亦嘗就醫診問，惟未得明確之答覆。不知究係何病症？病源安在？有何法可以補救！但予並無嗜酒之嗜好，未婚。（二）予於約十年前，喉頭之扁桃腺，忽然腫出，至今未消。然局部並無絲毫痛苦，嚥物亦不感不便。不知此為何症？（三）予每於春氣發動或夏季炎熱之時，有嗜睡之病。病發則終日昏睡，四肢疲軟，不知為何病症？（四）予性嗜運動，然苦四肢骨骼不健，每於運動過後，四肢極感疼痛，需二三日始能恢復。不知此種體格對於運動有害否？　　江夢華

答（一）是右手運動神經有些障礙，或因過度運動之故。宜休養若干期間。（二）是扁桃腺腫脹，應請咽喉科專家切除。（三）是神經疲勞之徵。（四）體質力不耐甚時運動之故，但久練自能恢復正常。

（一千一百九十七）

問（一）鄙人常發痧症，每次當初發時，手足冷逆，肌膚緊起，面色青白，腹部疼痛。每遇發時，都依舊法用瓷碗或玻璃敲碎，取其尖銳的，刺十個手指的指甲根部，出了許多暗色血液，即時就痊愈。此種急救法，俗名「放痧。」欲不用此法治療，有何法可治？（二）每年春間，上面所述之症，發一次危險的，就是剛覺手足冷逆，即暈倒於地，人事不知，施行了上述的急救法，才慢慢的舒醒。此種危險症已繼續發了三年，將來於生育上有無妨礙？生命有無危險？有何方法挽救？（三）我的母親同我的姊妹，也是常發痧症，此種病症是否遺傳？（四）我結婚已經兩年了，沒有孕，是不是因常發痧症而妨礙生育？　　秦玉鐸

答（一）這種方法，原是一種瀉血法。凡腦內充血而起這種病狀的，都可用瀉血法的。但此外也可用熱水浴，芥末擦絡，頭部貼冰囊等。（二）對於生育上和生命，都沒有障礙。（三）大概你們血族上是多血質的，所以有這現象。（四）難說另外有什麼疾病，須診斷後可知。

（一千一百九十八）

問　鄙人近三年來，鼻孔的鼻淵分泌完全停止，每日乾燥異常，痛苦不堪。常請中醫診治，終未見效。究竟此係何症？因何而得此病？已得三年之久，現在是否能療治全愈？　　谷作棣

答　這是鼻粘膜萎縮之故。只有每天用硼酸水洗淨鼻道，再點滴 Mistol。然治愈很難

不容易。

（一千一百九十九）

問 余妻學陶于去年秋間覺肛門四週每大便時微覺疼痛，并帶血少許。當時疑為大腸火，遂未在意。孰知至今九個月，不唯未見稍愈，反較前更劇。現時肛門四週已起形如核桃大小之肉瘤三四個，每當便時即痛楚難忍，血流不止。雖經中西醫師診治，亦未見愈。此症能否割除？割何藥能全愈？ 呂文錦

答 是痔核。最好割除他；但倘能常通大便，也可自愈。多食蔬菜，水菓，油類，都能通大便的。

（一千二百）

問 （一）余于數月前早晨常吐痰內中含有血絲，並鼻孔中亦流許多血，現今竟又如從前一般，但鼻孔並無流血，僅當手指鈎時，鼻屎中含有少許血色；夜中有時被中太暖，睡時也會流過少許汗液；但身體不大瘦削，食量也多。是否肺病初期？望告知。 （二）在校中生活，若初患肺病，應服何種藥劑，與應怎樣修養呢？亦望指示。 馮平流

答 （一）並不是肺病，是因為鼻道太乾燥之故，可向藥房購一瓶 Mistol 油點入鼻道。 （二）你既不是肺病，可不必服藥。

（一千二百零一）

問 （一）我患沙眼，不覺經年。初時我在廣州就一位曾留學日本的眼科專家處醫，據云須用一個月方可全愈。繼他施用手術割去顆粒，每天并要他洗一次（取費二毛），足足費了兩個月時間，仍不能治愈。今年我來上海讀書，又在一位曾留日的眼科醫生處繼續醫治，經他又用手術割去顆粒，再用電燒（每次手術費十元，）每天并要去洗一次（取費一元，）現仍不能全愈。精神上既受莫大痛苦，金錢上更受無限損耗。現特請教于先生，究竟用何良法才能治愈？ （二）敝友患肛門裂，每下便後用紙抹時略見血痕，前日在上海某藥房一位醫生處診過，這位醫生叫他取費四十元包醫全愈，永不復發。這話可靠嗎？請指教一方法自療！ 黃士傑

答 （一）可自己向藥房配一瓶百分之五的 Argyrol 水每天點眼，雖不能全愈，但決不會發作的。你所耗的金錢，原來沒有什麼意思的。 （二） Kavidol 錠劑和油膏搽入肛口，一天一二回，自然治愈。四十元的取費太貴了。

（一千二百零二）

問 （一）余母自余父棄世後，悲慟過甚，致全身虛腫。遇天氣稍熱，則手足及面部更甚（尤以早間為最）。請問何故？或云係氣滯所致，是否？有何藥可治？ （二）余妻於去年夏間誕生一男，係由她自己哺乳。但自產後一月起月經即照常來潮，如此是否身體衰弱的現象？有何法可治？ 陳 璞

答 （一）似已患腎臟病或心臟病，宜請醫師處方用強心利尿諸藥。又新鮮牛乳，可常服，於他有利。 （二）也不一定虛弱，但須檢查身體。

（一千二百零三）

問 余大齒齲蝕，日久朽壞，深入如孔。食物時則覺痛，有何良藥可治？若拔去可否？ 王友人

答 即須請牙醫拔去或嵌填齲腔。若拔去後，即要鑲補假牙。

（一千二百零四）

問 （一）鄙人現年十七歲，自幼牙齒潔白，至九歲時，將乳齒換去後，新齒色甚黃。雖每晨漱口刷牙，亦仍如是。未知有何藥能治之？乞賜良方。 （二）鄙人口內如久不講話或不動，例如夜間，即覺奇臭，不適，乞賜方。 （三）鄙人遇工作稍多時，則頭目暈眩，甚覺孤瘦，宜服何種補藥？須于他無礙者。 竇靜寰

答 （一）這是齒質的異常，恐不能變白，也沒有藥可用。 （二）宜於睡前用二千倍的過錳酸鉀液嗽口。 （三）祇須使大便通暢，內服 Compral 一片。

（一千二百零五）

問 （一）余妹處女時，曾患手足關節腫痛，延中醫治愈。今已結婚二年，手腕處又腫，不能上下活動，是否關節腫？當用何藥治之？（曾已延中醫治無效） （二）余表姑年二

十一歲已結婚。月經不調,三月二月或二十日一次,爽妊娠是否有礙?

牛甫山

答　是慢性關節炎,應檢查身體其他部分有無結核或別的慢性病,然後可談治法。

(二)月經不調大都要妨礙妊娠。

(一千二百零六)

問　(一)家母現年六十二歲,去年六月間,因爲一孫兒夭折,哀痛憤抑過度,遂發生頭暈之症。起初的半月發一次,近來漸發漸勤,三四天卽發,發時突然頭腦眩暈,目花,坐立不安,胸中作痛(胃氣痛?)如是數分鐘始止。獨身出冷汗,必靜臥片時乃愈。據中醫謂係肝陽上升所致,服中藥無效。惟飲食則並未減退,每頓可進兩三碗飯,午時吐痰頗多。敢問此在新醫究名爲何症?有何藥可治?中醫謂此症不宜進補,蓋因虛不受補云,確否?　(二)內人妊娠已五個月,近兩月來,右腿胯骨時時作痛,並有輕微抽搐現象。此是否神經痛?因「拜爾阿司匹靈」廣告知能止神經痛,確否?該藥於胎孕有妨礙否?不然者,則請先生代處一方爲感。

楊棹秋

答　(一)這是老年人腦內血管彈性減少,容易發生充血而起的現象。並非所謂「虛」,但也無需進補。只要每天多食蔬菜,多飲茶水,使大便通暢,減少腦內的血液就行。晚間睡時頭宜高而腹宜低。白天可多散步,臨睡時洗足都好。　(二)係子宮壓迫神經的現象,可用爐管等熱敷腹部,抬起些可愈。

(一千二百零七)

問　舍侄祖宜,年七歲。五歲時,卽開始讀書,天資倘稱聰穎,現已識字四千,並讀國語多册。惟腹部時痛,然亦不過數分鐘,面色倘紅潤,眼眶中亦不過白。去夏忽暈倒數分鐘,旋亦甦醒,暈倒時,面色蒼白,知覺全失。中西醫,或謂蛔蟲,或云貧血,或云脾弱,故平時常服補脾治蟲補血諸劑,亦未見成效。腹痛仍時發時已。今年住杭州,近又大發此症,敬祈詳覆,並盼賜方。

趙鐵帆

答　據你所說的症狀,似是蛔蟲或別的腸寄生蟲,須檢查大便中有無蟲卵,就可確實斷定。如果是蛔蟲,可向藥房購買 Tabloid Santonin with Calomel,每回服一粒到二粒,服後隔數小時再服一次。惟須在空腹中服之,以便藥性直接達蟲體。

(一千二百零八)

問　鄙人於上月結婚,妻年十八歲,尚在中學讀書,深懼生育有礙求學,不知有何藥品可以制止?祈詳切指示爲荷!

楊世菊

答　用藥品制育,不如節慾爲妥。

(一千二百零九)

問　(一)我在十五歲的時候,卽患失眠頭痛症,同時心跳肺悸,記憶力思考力亦因之而減退,至今已二年了!這是否是神經衰弱?　(二)又余患此症,時輕時重,皆因失眠而爲之轉移。如連夜安眠,而頭痛心跳也就慢慢的輕了;反之則加重。如是症使之安眠能否全愈?如失眠太利害的時候,不但頭痛加重,甚至於別人視爲不污穢的東西,而已反視爲污穢;他人不注意的事物,而己反要注意起來,這是否是精神衰弱?　(三)余常常的見報紙上或醫書上載着的安眠劑,有 Sulfonal, Veronal, Medinal,鄙人不敢輕用,深恐中毒,請先生指導那一種藥爲最佳?安眠藥中有更佳于上所述的沒有?　愛莊才

答　你所患的確是神經衰弱症,宜長時休養。服安眠藥,不過是暫時之計,如萬不得已,服 Medinal 較良。